纸生态书系

国学典藏/叶匡政　主编

国学基本教材

论语卷

华语世界权威国学教材

GUOXUE JIBEN JIAOCAI
台湾中学生国学必修教材

李鍾　等著

克己，是克服己身的私欲；复礼，是回复到合乎天理的行为。一个人一旦能克己复礼，天下人都要赞许他是个仁人了。这并不是非常困难的事，只要不看、不听、不说、不做不合礼的事便是了。

孔子教导学生，最重德行之修养。
《学而》篇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故本书所辑《论语》章句，亦以德行类为先。
在德行类中，又分为"道德"、"仁爱"、"孝友"、"修养"等子目，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了解德行修养的重要性。而"仁"是孔子学说之中心，亦为道德修养最重要之一环。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弟为仁爱之本，故列于"仁爱"之后。德行修为之功夫，则在于实质之"修养"。为使学生学习目标明确，求眉目清晰，遂又区分为"自省"、"远怨"、"改过迁善"、"改恶"、"论刚毅"等子目，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所遵循。

子女有了伤病，父母必然忧虑担心。
孝顺父母之道，首先就是锻炼强健的体魄，杜绝不良的嗜欲，都是强健身体、远离疾病伤害身心，难免伤病，怎能不让父母担心呢？
有了强健的体魄，还要有健全的心灵。偏激的思维、的发展，使得父母忧心不已。因此，做子女的人，除了的美德，求取知识学问的丰硕，把自己陶冶成身心健全，之实，而有德智体群之美，父母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孟武伯是个比较霸道无礼的人，孔子用语浅意深，委婉含蓄的儒家认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在仁德的完美实践，因此结交朋友就是要之同，日常相聚，不但不可言不及义，还必须研习讲论文献典籍之学，泛的讨论，然后互敬互助，求仁行仁，实现完美的人生。

新华出版社

教材

国学“十”教材

严格忠实于原文，朴素、简要、有新意，且深入浅出，是一套很适合青少年读者的好书。

——任继愈

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

——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

ISBN 978-7-5011-8225-1

9 787501 182251 >

定价：28.80元

国学基本教材

论语卷

华语世界权威国学教材

李鏧 等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学基本教材·论语卷／李 鏘 等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12

（纸生态书系·国学典藏／叶匡政主编）

ISBN 978-7-5011-8225-1

Ⅰ.国… Ⅱ.李… Ⅲ.①国学－青少年读物②论语－青少年读物 Ⅳ.

Z126-49 B222.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92142号

高中中国文化基本教材

李 鏘 等著

© 1999 由台湾正中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中国大陆简体字版 © 2008

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台湾正中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授权

版权登记号：图字 01-2007-5599 号

国学基本教材·论语卷

作　　者：李　鏘

责任编辑：李国萍

策划编辑：王　丽

特约编辑：辛海峰　王江涛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网　　址：http://www.xinhuapub.com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100043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河北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18.5

字　　数：280 千字

版　　次：200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11-8225-1

定　　价：28.80 元

本社购书热线：(010)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010)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任继愈

教书几十年，时时与青年接触，从青年身上看到他们追求理想，敢于幻想的精神，从中受到鼓舞。我曾替一位朋友的夫人在一所中学代过课，教过初中二年级的语文。

多年来我发现了一个普遍现象：奠定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不是在大学学了哲学或政治课开始的，而是在中学时代，从十二三岁时随着身体的发育、知识的积累、意志的培养平行前进，同步开展的。再回想自己成长的过程，也是在中学时已经考虑过将来如何做人。

在应试教育的催化剂推动下，有的大学专门成立了少年班，有十四五岁的大学生，而且成绩优秀。这种情况，南方、北方各大学不乏先例。北京几所名牌大学，曾不断发生学生自杀的，也有拿到博士学位，有了工作后自杀的。

教育最终目的在于育人。人是社会的成员，社会培养他成长，成长后反过来为社会奉献他们的聪明才智。古今中外社会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对社会有用的人，不光有丰富的知识，还要关心国家大事，除了专业分工以外，还要熟悉祖国的历史、对世界大势有所了解，对艺术欣赏，辨别美丑，对人间的善恶有判断的能力。

还要具备健全的体魄，有操作现代工具的基本能力，包括语言的运用。要养成关心别人，帮助弱者，坚持真理的品格。这是一个现代公民必备的基本条件，也就是说首先是一个合格的公民，然后才是什么专家，什么大师。等等。

这样的基本要求，起码要有十几年的系统培养，十二三四岁的少年是做不到的。必要的成功和挫折，对我们的青年人都是不可缺少的宝贵

经验。

中学是为培养全面发展的幼苗打基础的阶段，只有语文课可以负担这个任务，其他课程无法替代。

王丽女士对中学语文教学有丰富的经验，更难得的是她有一颗热爱教育事业，关怀青少年的童心。她也是出入图书馆的常客。有一天她拿来一篇谈语文教育的文章给我看，其中的见解我很欣赏。这套台湾版的《中学国学基本教材》也是她让我看的。我看了选材篇目，选看了其中解说注释，认为选材精当，注解简明。按照学生的年龄理解能力，安排选材先后顺序，符合中学教学的要求。市场上见到的同类书籍中，这套教材的特色鲜明，优点突出。它不光是增加古汉语知识，对培养青少年品格全面发展也有益。

台湾和大陆，血脉文化本属同根。在众多繁茂的语文教材中增添一株奇葩也是一件好事，值得向社会推荐。

2007. 10. 23 北京

任继愈·序 …… 1

德行类 …… **1**

论道德 …… 3

论仁爱 …… 9

论孝友 …… 25

一、论孝 …… 26

二、论友 …… 36

论修养 …… 41

一、自省 …… 42

二、远怨 …… 56

三、论君子 …… 60

四、论君子与小人 …… 75

五、论好恶 …… 85

六、论刚毅 …… 90

七、论士 …… 93

言语类 …… **99**

论法语 …… 101

一、时言 …… 102

二、善言 …… 106

三、言行 …… 110

论人 …… 115

一、论古人时人 …… 116

二、记孔子 …… 130

三、孔子自述 …… 141

四、时人评孔子 …… 148
五、孔子论弟子 …… 153

政事类 …… 177
论政治 …… 179
论礼乐 …… 207

文学类 …… 215
论为学 …… 217
一、学习科目 …… 218
二、治学方法 …… 223
三、学习态度 …… 229
四、教学精神 …… 239
论　学 …… 255
论　诗 …… 261

附录一　论语概说 …… 266
附录二　孔子传略及其教育学说 …… 271
附录三　本书孔子弟子名录 …… 282

代后记：承续中断了的文化血脉 …… 2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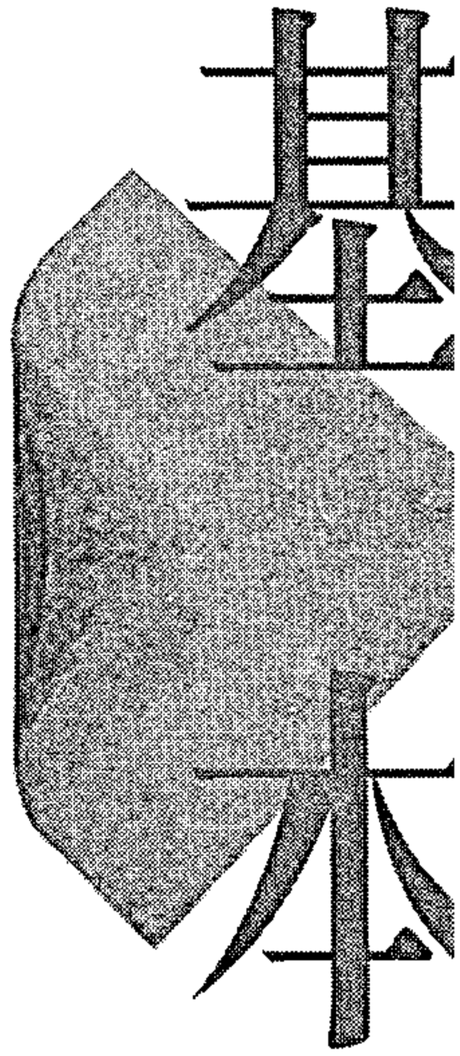
德行类

本卷属《论语》选读，为期学习者对于孔子学说能有更深入之了解，采分类汇编方式，依孔门四科，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大类，每类之下，再依选辑章句之内容性质，分为若干节目，务使义理相近之章句，得以相互阐发贯通，以见孔子学说之精髓。

孔子教导学生，最重德行之修养，《学而》篇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由此可知孔子心目中，德行是本，文艺是末。故本卷所辑《论语》章句，亦以德行类为先。

在德行类中，又分为"道德"、"仁爱"、"孝友"、"修养"四大节目。首列"道德"，意在阐明德行修为之重要性。而"仁"是孔子学说之中心，亦为道德修养最重要之一环，故次列"仁爱"。《学而》篇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弟为仁之本，其与仁之关系至为密切，故以"孝友"次于"仁爱"之后。德行修为之工夫，则在于实质之"修养"。有关修养之章句选辑亦最多，范围也最广，为求眉目清晰，遂又区分为"自省"、"远怨"、"论君子"、"论君子与小人"、"论士"、"论好恶"、"论刚毅"等子目，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更能掌握要点，得其精义。

教材本



本单元共选录五章，第一章是曾子以忠恕来阐释孔子“一以贯之”之道；第二章是孔子叙述人类道德善性的普遍性；后三章谈巧言、道听途说、乡愿。都是人类行为中的似是而非者。除了勉人向善之外，还告诫人不可为了保护自己而伤善害德。

（一）

子曰："参乎[①]！吾道一以贯之[②]。"曾子曰："唯[③]。"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④]而已矣！"（《里仁》第四·一五）

章旨

曾子以"忠恕"来解释孔子"一以贯之"之道。

注释

①参 姓曾，名参，字子舆，鲁国南武城（今山东费县西南九里）人，小孔子四十六岁，与父亲曾皙都是孔子的学生。参，音 shēn。

②一以贯之 以"一"来贯通我所有的道。

③唯 音 wéi，对长上恭敬的应答之词。《礼记·玉藻》："父命呼，唯而不诺。"

④忠恕 朱熹《论语集注》："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推己，谓推己及人。

析论

"道"是最高的理想或方法，因此它的内涵比较复杂。孔子心中最高的道是"仁"，而"忠恕"是通向仁道最基本可行的门径。"忠"是尽自己的全部能力，"恕"是推己之心来对人。"仁"是至高之德，不易晓解，而"忠恕"之道是学习者当下的工夫，人人可以尽力。因此曾子以"忠恕"之道来解释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应该是很适切的。

《论语·卫灵公》："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贡问说："有一个可以终身奉行的字吗？"孔子说："那大概是'恕'吧！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不要加在

别人的身上。”）孔子把“恕”看成是可以终身行之的德行，正好和本章相互阐发。

（二）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里仁》第四·二五）

章旨

孔子以为有德的人必定不会孤立。

析论

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之人。因此有德的人必然不会孤立，一定会有志同道合的朋友相亲近。孔子身处乱世，诸侯以力相尚，社会唯利是从；孔子修身行道，因此有三千弟子向他学习，贤者有七十二位，对后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这就说明了“德不孤，必有邻”。

《易经·系辞》上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人类追求义理因志趣相同而相聚，万物也因本质不同而分别群聚）《易经·乾卦文言》也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音色相同的乐器会互相响应，脾性相同的人物会互相吸引）这都说明了有德者必不孤的道理。

（三）

子曰：“巧言[1]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卫灵公》第一五·二六）

章旨

孔子戒人不要巧言，要小处能忍。

注释

①**巧言**　表面上看来聪明合理，但背后却是充满了权谋私利的话。

析论

“巧言”，不只是“聪明巧妙的话”，而是指表面上冠冕堂皇，悦耳动听，背后却是充满了权谋私利的话，因为它表面上冠冕堂皇，和发乎道德良知的话无法区分，久而久之，它会一点一点地腐蚀人们的道德良知。巧言说多了，说的人也会养成一种取巧弥缝的习气，凡事不从正面去做，道德良知就一天一天败坏了。

小不忍则乱大谋，历史太多这样的例子了。《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要去攻打彭越时，告诉部下大司马曹咎：“谨守成皋，汉军怎么挑战，都不要理他。我在十五天内一定杀了彭越赶回来。”项羽出去几天后，汉军天天派人挑战，辱骂曹咎，曹咎忍受不了小辱，于是出兵和汉军大战，结果大败一场。等项羽十五天后回来时，大司马曹咎已经兵败身亡了，项羽也如鸟折翼，实力大损。相反的，三国时的诸葛亮六出祁山，对司马懿百般羞辱，但是因为司马懿能忍，所以诸葛亮总是粮尽兵疲，无功而返。这就可以看出“忍”对成就大事的重要了。

（四）

子曰：“道听[①]而涂说[②]，德之弃也。”（《阳货》第一七·一四）

章旨

孔子认为随意听信或传播无根之言，是有道德者所不为的。

注释

①**道听**　在路边听没有经过查证的话而信以为真。

②**涂说**　在马路上传播没有经过证实的话。涂，道路，通“途”字。

析论

道听，听之易；途说，说之易，入于耳，出于口，没有经过心的思索或判断，因此，纵然听到善德，也不能为己所有，其德终无可成。这是从对自己修养道德这一方面来说的。

从对别人这一方面来说，道听途说，未加求证，便跟着传播，往往会造成对他人的伤害，那是不道德的。孔子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听消息，搁下不确定的，谨慎地说出确认的部分，过失便能减少。）（《论语·为政》第一八）经过"阙疑"、"慎言"的筛汰之后，便不易在德行上造成遗憾了。

《战国策》有"三人成虎"、"曾子杀人"的典故，都是这种道听途说有名的例子。一个人如果轻易地就听信未经查证的流言，那就距离"德"太遥远了。

（五）

子曰："乡原[①]，德之贼[②]也。"（《阳货》第一七·一三）

章旨

本章是写孔子对是非不分之徒的批判。

注释

①**乡原**　乡里看起来像谨厚的人。原，通"愿"，谨厚的样子。

②**贼**　伤害。

析论

乡愿，是一种看起来很忠信，做事好像很廉洁，似乎没有什么缺失的人。他对任何人都不肯批评，对任何事都没意见。他做人做事非常圆熟，不得罪任何人；反过来说，一乡的人对他也没有批评，好人说他好，恶人

也说他好。这种人会把人类社会弄得是非善恶不分。因此孔子对这种人很憎恶。《孟子·尽心》章句下说：

“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旨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

乡愿这种人，“要数说他的不是，却很难说得出；要批评他的过失，却也找不出。这种人完全和流俗同化，迎合污浊的社会。看起来像很忠信，行为像很廉洁。大家都很喜欢他，他也自以为是，但是这种人永远不合尧、舜之道”，所以这种人是“德之贼”。古今中外，乡愿到处都有。但是，如果人人都当乡愿，都不愿得罪他人，那么最后会变成恶人出头，社会的公理正义就无法维持了。这也正是孔子特别憎恶乡愿的原因吧。因此孔子并不欣赏“乡人皆好之”的乡愿，而欣赏“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的正直之士。

问题与讨论

1. 忠恕明明是两种道德，为什么曾子却以“忠恕”来解释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

2. 我们自己是否做过乡愿？既然孔子早就指出乡愿的不是，为何我们还要做乡愿？

国学基本教材

论语卷·论仁爱

本单元共选录十四章。仁是孔门哲学中最高的德行，整部《论语》共有五十九章提到“仁”字、共用了一百零九个“仁”字，但是并没有一章很明确地为“仁”下定义。因为仁是诸德圆融的最高境界，而每一个人的才性气质不同，成德的方向也不一样，所以孔子只是很具体地从各种角度开示人应如何行仁。相反地，学者也可以由孔子的开示去揣摩“仁”是什么。

以下各章都是孔子有关仁德及行仁的阐述，排列上并不依《论语》原来的篇章次序，而以弟子问仁的形式开其端，逐步引出孔子对仁的开示。章与章之间，若义理有所关联的，则予以联类。如前四章，都谈到行仁须恭敬合礼，克制自己，尊重别人；五、六章提到仁者须谨慎言行；七、八章有为仁由己，不骛高远的含意；九、十章强调交友、环境对培养仁德的重要；十一、十二章鼓励勇于行仁；十三章从反面立论，说明不仁者的困顿；最后一章则畅言立志行仁，即能无恶，以凸显行仁是不假外求的道德自觉活动。

（一）

颜渊[①]问仁。子曰："克己复礼[②]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③]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④]斯语矣。"（《颜渊》第一二·一）

章旨

孔子回答颜渊，以克己复礼为仁及实行的方法。

注释

①颜渊　姓颜，名回，字子渊。鲁国人。孔子弟子，小孔子三十岁。天资聪明，贫而好学，于孔子弟子中为最贤。年三十二岁卒，后世称为复圣。

②克己复礼　朱熹《论语集注》："克，胜也。己，谓身之私欲也。复，反也。礼者，天理之节文也。"

③归　归与，犹赞许。

④事　从事，奉行。

析论

克己，是克服己身的私欲；复礼，是回复到合乎天理的行为。一个人一旦能克己复礼，天下人都要赞许他是个仁人了。这并不是非常困难的事，只要不看、不听、不说、不做不合礼的事便是了。

仁的本质是合乎理，表现在外则是合乎礼，因此礼是合乎天理的节文，所以人只要守礼，便可合天理、达到仁的境地。当今社会鼓励多元发展，但是不能忽略对别人的尊重，否则人人以自我为中心，无视他人，上下逐利，社会秩序就会动乱不安了。

（二）

仲弓[①]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②]，使民如承大祭[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④]。"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颜渊》第一二·二）

章旨

孔子以敬、恕来回答仲弓所问行仁之道。

注释

①**仲弓**　姓冉，名雍，字仲弓。孔子弟子，小孔子二十九岁。

②**大宾**　指诸侯。

③**大祭**　指禘（音 dì，帝王夏天的宗庙祭典）、祫（音 xiá，合祭远近的祖先）等宗庙祭典。

④**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在诸侯之邦任职没有人怨他，在大夫之家任职也没有人怨他。古代天子的领属叫天下，诸侯的领属叫邦（汉初避汉高祖刘邦的名讳，改邦为国），大夫的领属叫家。

析论

行仁之道很多，"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是敬，对人敬、对事敬，凡事存着敬，便会战战兢兢，行不违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恕，能处处设身处地为人着想，便会心存忠厚，日近于仁。一个人能做到以上两点，那么当然能"在邦无怨，在家无怨"，无人而不自得了。

（三）

樊迟[①]问仁，子曰："居处[②]恭，执事[③]敬，与人忠，虽之[④]夷狄，

不可弃也。”（《子路》第一三·一九）

章旨

孔子以恭、敬、忠来回答樊迟问仁。

注释

①樊迟　姓樊，名须，字子迟，鲁国人。孔子弟子，小孔子三十六岁。

②居处　日常起居生活。

③执事　行事。

④之　往也，到也。

析论

樊迟勤学好问的精神，非常人所及。孔子曾说他是“小人”，意思是志气不够大。所以孔子回答樊迟问仁，说得非常平实，多从生活面下手。居处对人要谦恭，做事情要敬慎，与人交往要尽心尽力。这种态度，纵然到文化水准比较低的蛮夷之邦也不可废弃。由此可见，这三者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生活准则。明朝末年，朱舜水东渡日本，他不会说日本话，但是日本人对他很尊敬，纷纷向他学习，后来对“水户学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所以能达到这样的成就，应该是“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的缘故吧。

（四）

子张[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②]焉，敏则有功[③]，惠则足以使人。”（《阳货》第一七·六）

章旨

孔子教子张涵养仁心的功夫。

注释

①**子张**　姓颛孙，名师，字子张。孔子弟子，小孔子四十八岁。

②**任**　倚仗。

③**敏则有功**　做事勤快就会有效率。

析论

一个人若能以恭敬之心修己待人，自然谨慎有礼，言行有度，不会招致侮慢，这是敬慎的美德。待人之际，要能宽厚而包容，凡事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多留余地，自能获得众人的爱戴和拥护，这是宽容的气象。接物处事时，诚恳信实，无所欺瞒，自能得到长官、朋友、部属的信赖，这是真诚的品格。做事剑及履及，勤快敏捷，有效率，不拖延，自然有显著的工作绩效，以服务社会，这是勤敏力行之德。而“力行”则“近乎仁。”（语见《中庸》）如果有了利益，一定要分润给大家，而不自私独享，如此，自能让人感恩怀德，图谋报答；在做事时，大家都愿意接受任使，出力相助，这是广施泽惠的道理。总之，恭、宽、信、敏、惠都是仁心仁德的表现，而此五德必须在与人相处、与事相接之际，随时随地，力行实践，久之，自能日臻仁境了。

（五）

司马牛[①]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②]讱[③]。”曰：“其言也讱，斯[④]谓之仁矣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⑤]（《颜渊》第一二·三）

章旨

孔子指点司马牛实践仁德，宜自说话有所忍耐入手。

注释

①**司马牛**　姓司马，名耕，字子牛，孔子弟子。

②**也**　句中语气词。

③**讱**　忍，说话有所忍耐，不轻易开口。

④**斯**　则。

⑤**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　做好一件事相当难，说话怎能不有所克制忍耐，而敬慎其辞，以求言行相顾呢？

析论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司马牛“多言而躁”。从本章所记也可加以印证。孔子告诉司马牛：“仁者，其言也讱。”司马牛全然不去寻思，就立刻再问：“其言也讱，斯谓之仁矣乎？”由此可见司马牛的确是个心粗气急、多言而躁的人。孔子指点弟子修德为仁，常是“就其病而药之”，司马牛既然多言而躁，孔子于是提出克己讱言之道，示之以为仁之方。

有仁德的人，说话严谨而有节，因此，若要实践仁德，可从说话有所忍耐，力求谨慎入手。有仁德的人，言行必然相顾。要做好一件事，是相当不容易的，因此更应克制忍耐，不可轻易发言。这也是为仁之方。

孔子担心司马牛误会了“讱”就是不说话或少说话，所以拈出“说话要有所克制忍耐，并且力求言行相顾”的道理，让司马牛省思，希望他改掉“多言而躁”的毛病，克己为仁。

（六）

子曰：“刚[①]、毅[②]、木[③]、讷[④]，近仁[⑤]。”（《子路》第一三·二七）

章旨

孔子以刚、毅、木、讷近仁之质，示人当因而更加修为，以成其全功。

注释

①**刚**　公正无欲。秉性硬直，就不会见利背义。

②**毅**　果敢坚忍。立志坚定，就不会畏难苟安。

③**木**　性情质朴。宅心笃实，就不会沽名钓誉。

④**讷**　音 nè，说话迟钝，就不会巧言令色。

析论

“仁”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道理，孔子认为“仁”是一切道德最高的标准。对于其门弟子，无一轻许其为“仁”，对于颜回亦只是说：“其心三月不违仁。”本章是孔子指示一条达到“仁”之大路。

“刚、毅、木、讷”四者与“仁”之关系如何？何以孔子说“近仁”？《公冶长》篇记载孔子批评弟子申枨说：“枨也欲，焉得刚？”欲念多的人无法刚正，反之，“刚”者无欲，所以不自私，近乎“仁”。《泰伯》篇载曾子之言：“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士人志向不可不宏大刚毅，因为他的责任重大，行程遥远。以弘扬仁道为责任，这责任不重大吗？到死后才算完成责任，这行程不是很远吗？）所以“毅”者，果断坚定，能不屈不挠勇往直前，为人谋福利，能近乎“仁”。《学而》篇载孔子之语：“巧言、令色，鲜矣仁。”正与“刚、毅、木、讷”形成强烈对照。刚毅者绝无“令色”，木讷者绝不“巧言”。所以说讨人喜欢的话来谄媚人，装出讨人喜欢的脸色来奉承人的，这种人是很少具有仁心的。反之，质朴敦厚、不巧言令色的人，就不会弄虚作假而与本心大相违背，所以是近乎“仁”。

刚则无欲，毅则能果敢坚忍，木则率真笃实，讷则真诚力行，具有这四种气质的人，能渐自完成最高的人格。

（七）

子贡[①]曰：“如有博施[②]于民，而能济众[③]，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④]，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⑤]！夫[⑥]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⑦]。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⑧]。”（《雍也》第六·二八）

章旨

孔子明示子贡行仁之方，在于推己及人，不必好高骛远。

注释

①子贡　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卫人。孔子弟子，小孔子三十一岁。

②博施　广施恩德。

③济众　济助众人。

④何事于仁　何止于仁呢？言能如此，则不止于仁也。

⑤尧舜其犹病诸　言尧舜恐怕都还要为此感到遗憾。其，恐怕、或许。病，憾也，心有所不足。诸，之乎的合音。

⑥夫　音 fú，文言中的提挈词。

⑦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自己想立道，也使别人能够立道；自己想行道于世，也想别人行道于世。达，有通达、顺利、显达等意思。

⑧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是说能够就近拿自身之所欲，譬之他人，可以说是为仁的方法了。近，指“自身”。譬，比喻。方，途径、方法。

析论

子贡想从博施于民、济助众人等事功去行仁道，孔子认为那是圣人的事功，恐怕圣王如尧舜，都不一定做得到。其实求仁之道不必舍近求远，所以孔子勉子贡从浅近易行的恕道做起。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就是推己及人的恕道，也就是孟子所谓的“扩充”。“仁”是爱的扩充，所以由爱自己而扩充爱其父母、爱其儿女，推而爱一切年老的人、幼年的人。人我一体，以自身为喻，推及他人，即是行仁之道。

孔子所施的教育，总是从平易、寻常的地方入手，而不求好高骛远，这是孔子思想最可贵的特色，从本章可以得到印证。

（八）

子曰："仁远乎哉[①]？我欲仁，斯仁至矣[②]！"（《述而》第七·二九）

章旨

孔子言仁道不远，求仁不难，行之在我。

注释

①仁远乎哉 仁德离我们很远吗？谓今人不肯求仁，故以为仁离我很远，似为不易做到之事。其实仁是我心所固有的天理，不假外求，哪里会离我们很远呢？

②我欲仁斯仁至矣 是说只要尽其在我，肯向内心去求仁德，那么，仁德自然就会当下呈现。

析论

由于孔子平时不轻易以仁者的美名赞许任何人，所以弟子们总觉得"仁"是如此遥不可及的理想人格典型，其实，仁德并不遥远，就存在我们自己的心性之中，不假外求。所以孔子又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行仁须靠自己，哪能靠别人？）（《颜渊》第一二）可见仁德的体现完全由自己主宰，不可能由他人代劳。

欲或不欲，是意志的问题，一念欲仁，斯仁已至。我"欲仁"不仅是一种内心愿望的表现，也是一种肯求取仁道的努力倾向，有了这种愿望表现、这种努力倾向，仁道自然当下呈现。只要一心向慕仁德，便可专心向善，行为自然不会发生偏差，坏念头亦无从兴起。

在《论语》中，孔子一再勉人努力实践仁道，实在是"仁"为人类内心深处最真诚无私、最纯洁无瑕的一份关爱，只要有适当的机缘，便应让它发芽而萌生仁爱的行为。

（九）

子贡问为仁[①]。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②]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卫灵公》第一五·九）

章旨

孔子教子贡为仁在于事贤友仁，以成其德。

注释

①**为仁**　行仁。

②**利**　动词，使其精良。

析论

工匠希望把事情做好，就必须使用精良的工具；君子若要为仁，也必须结交仁士与贤大夫。

君子居处在一个邦国，要事奉贤能的大夫，以观摩其临民接物之方与从政治事之学，以为服务社会之资。君子择友，必属有仁德之士，其用意在于以文会友，修道辅仁。晏子曾说："吾闻君子居必择处，游必择士。居必择处，所以求士也；游必择士，所以修道也。"（我听说君子居家一定会挑处所居住，出游也会选择有修养的士人为友。居家挑处所，目的在找到好士人；出游选择有修养的士人，目的在修成道德。）（见刘向《说苑·杂言》篇）"择士以修道，交友以辅仁"，就是"友其士之仁者"的注脚。

综上所述，可知孔子指点子贡为仁当亲近贤能仁厚的师友，相观而善，熏习日久，自能涵养仁心，日进于高明。

（十）

子曰："里仁为美[①]。择不处仁[②]，焉得知[③]？"（《里仁》第四·一）

章旨

孔子教人应选择风俗仁厚的乡里作为住所。

注释

①里仁为美　乡里间具有仁厚的风俗，才是美好的地方。里，乡里。

②择不处仁　选择住所，却不居住在风俗仁厚的乡里。处，居也。

③焉得知　如何算得上明智呢。知，音 zhì，通"智"。

析论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昔日孟母三迁，主要原因就是要选择"里仁为美"的环境，使孟子能在优美的环境中成长，最后果然达到了期望的目的。可见环境对人格的成长影响有多大。处在今日社会中，良好的社区，如果大家都能携手合作，和睦相处，而又有优美的环境，相信在这种地方成长的孩子，一定是人格健全、学业进步。所以孔子告诉我们选择居住的处所不能不谨慎，不能不选择民风淳厚、环境优良的地方。

（十一）

子曰："当仁[①]，不让于师[②]。"（《卫灵公》第一五·三六）

章旨

孔子鼓励门人要勇于行仁。

注释

①**当仁**　遇到行仁之事。

②**不让于师**　不必对师长谦让。

析论

弟子对于师长凡事都必须尊敬，都必须谦让，所以有师长在，处处注意礼貌，处处以师长为先。但是唯独行仁之事，孔子却告诉我们“不让于师”。孔子的意思，不是要我们不尊师，而是认为行仁之事是出之于本心的，比尊师更具急迫性，就好比我们看到一个人要掉到水里去，我们不能因为有老师在而不急于去拯救他，要知道救命是不能谦让的。所以行仁宜勇，无须谦让，况且老师也会乐见学生勇于行仁。因为这也是一种“尽己之心”的表现。从这一章里，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思想所注重的实质意义。

（十二）

子曰：“志士仁人[①]，无求生以害仁[②]，有杀身以成仁[③]。”（《卫灵公》第一五·八）

章旨

孔子言志士仁人视仁德重于生命。

注释

①**志士仁人**　有高尚志向节操与道德的人。

②**求生以害仁**　为苟且求活命，而抛弃操守，损害仁德。

③**杀身以成仁**　牺牲生命，而成全正义、仁德。

析论

人的一生中，多处于正常的情境，但有时也会遇到非常的情境。在非

常的情境下，对于生命的诠释就和正常情境不同，这时精神意义往往会高过于实质生命，轰轰烈烈的牺牲，就毫不勉强，所以古来忠烈之士能为国殉难，保卫家园。若在危急存亡关头，只求腆颜苟活，则活着为人唾弃，生不如死，死后遗臭万年。故有志之士不屑为，仁德之人不忍为也。

宋代文天祥战败，为元兵所俘，拘燕京三年，终不被利诱，不为威屈，作“正气歌”以表明心志，从容就义。尝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这正是“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表现，文天祥不愧是个志士仁人。

（十三）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①]，不可以长处乐[②]。仁者安仁[③]，知者[④]利仁[⑤]。”（《里仁》第四·二）

章旨

孔子言仁者不因环境失其本心，易其所守。

注释

①**久处约**　指长久处于贫贱穷困的环境中。约，指贫贱穷困。

②**长处乐**　指长久处于富贵安乐的环境中。乐，指富贵安乐。

③**安仁**　指安心在仁道上，自然地依仁道而行。

④**知者**　指有智慧的人。知，音 zhì，通“智”。

⑤**利仁**　知道仁道可以利人利己而努力实践。

析论

俗话说：“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会如此的人，都是因为内心缺乏了坚定的修养，尤其是缺乏仁德的观念。由于不仁德，就无法爱人，内心只有私利，所以孔子要我们提高警觉。唯有仁德的人才能安于仁，至于

知者，因能明辨利害，也会行仁，虽不及仁者，然亦能修德，进而有利于社会国家，仍值得赞许。

孔子的思想中心是个“仁”字，颜回是孔门最杰出的学生，也是奉行仁道最努力的学生。孔子曾称赞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真是贤良啊，颜渊！吃一小筐饭，饮一瓢水，住在简陋的房子里，人人受不了这种苦，颜渊却不曾丧失他的快乐。真是贤良啊，颜渊！）（《雍也》篇）这正是可以久处约的表现，难怪孔子会那么疼爱他。

有些人“为富不仁”，那是富有人家自恃自家的财富，不知贫穷人的困难，然后以自己的财富标准，为所欲为，不顾穷人的处境；或者是富贵人家的子弟，不知道赚钱的困难，凭着父母所给予的财富，任意花费，丝毫不知爱惜，甚至产生花钱可以消灾的错误观念。为所欲为，当然会做出不仁的事情来，然后恶性循环，为富不超过三代，这正是“不仁者不可以长处乐”的现象，所以孔子要我们无论“处约”或“处乐”，都要懂得“安仁”、“利仁”，是多么有道理啊！

（十四）

子曰：“苟[①]志于仁[②]矣，无恶也。”（《里仁》第四·四）

章旨

孔子勉人立志向仁。

注释

①**苟**　果真。

②**志于仁**　立志向仁。

析论

一个人若能全心全意以“仁”为行道的依归，那么他的行为因有

“仁”做标准，自然不会做出恶事。

仁者爱人，仁者有不忍人之心。一个处处有爱心的人，所行以爱为念，以爱为鹄的，自然不会与恶为伍了。佛家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此话的积极意义可以和本章的主旨相互验明。历史故事中的“周处除三害”是极好的例子，一旦周处决心为民除害，就是“志于仁”的表现，他经此而成为善人，自然“无恶矣”。

希望社会上所有的人，都能谨记孔子所说的这句话，不仅个人可以无恶、无愧于天地父母；社会国家也必然臻于和睦安乐的境地。

问题与讨论

1. 试举史实为例，说明哪些是“杀身成仁”，哪些又是“求生害仁”的事例，分享你的感受。

2. 对于“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你较欣赏哪一种，理由为何？

3. 孔门弟子问仁，孔子为何没有固定答案？这会让人无所适从吗？

4. 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行仁似乎一点也不难，可是为什么孔子不轻易以仁许人呢？

王学基本教材

论语卷·论孝友

一、论　孝

本单元共选录九章。

百善以孝为先，孝为行仁的根本之道，因此首先以《学而》篇第二章有子的话发端。《孝经》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身体、四肢、头发、皮肤，是父母生下我们而有的，所以不敢毁伤它，注意保护它，这是孝道的开端。）因此后列《泰伯》篇第三章，说明曾子爱惜身体发肤，以克尽孝道之义。接着是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等弟子问孝各章，以见孔子论"事亲之义"在于"不辱其亲"、"不辱其身"、"敬亲"、"爱亲"、"微言劝谏"。至于《里仁》篇的"父母之年，不可不知"，《学而》篇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则是针对年岁较长的为人子女者来说的。

（一）

有子[①]曰："其为人也孝弟[②]，而好犯上者，鲜[③]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④]。君子务本[⑤]，本立而道生[⑥]。孝弟也者[⑦]，其[⑧]为仁[⑨]之本与[⑩]！"（《学而》第一·二）

章旨

有子勉人力行孝悌之德。孝悌是为仁的根本。

注释

①**有子**　姓有，名若，鲁人，孔子弟子，小孔子三十三岁。

②**孝弟**　善事父母兄长。弟，音 tì，同"悌"。

③**鲜**　音 xiǎn，少。

④**未之有也**　没有这样的事。

⑤**务本**　专心致力于基本工作。务，专力。本，指孝悌。

⑥**本立而道生**　根本树立了，实践仁的途径就由此而生。

⑦**也者**　也，助词。者，语气词，表示提顿语气。

⑧**其**　应该是。表示推断语气的助词。

⑨**为仁**　实践仁德。

⑩**与**　音 yú，同“欤”，相当于白话的“吧”。

析论

仁道宽广，不易把握。若能从浅近处体会、着手，就比较容易收效。有子使人致力实践孝弟之德，即是指点学者，从切近处把握实践仁德的方法；如此，天理本心自然日益洋溢于生命之中。

实践孝弟之德，心性必然纯和温厚。日常生活中，事奉父母，或与兄长相处，言行举止也自然循规蹈矩，合情合理，不致有冒犯的举动和暴戾的倾向；当然，也不会违法犯纪，从事非理性的活动了。

无论君子涵养德性，或是官员施政临民，都应重视孝弟之德。孟子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人人亲爱他们的亲友，尊敬他们的长辈，而后天下太平。）又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尧和舜的治国之道，最根本的是推行孝道和悌道罢了。）古圣先贤更是强调“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理念。这些见解都说明了“孝弟是为仁的根本”的道理。

有人动辄因为细故，冒犯长上；或斗殴、犯法，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世人不能体认、实践孝弟之德，不能涵养仁心天理，或许就是造成这些乱象的根本原因吧！

（二）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①]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②]而今而后[③]，吾知免夫[④]！小子[⑤]！”（《泰伯》第八·三）

章旨

曾子训勉门弟子爱护身体发肤以克尽孝道。

注释

①启　开，此处指揭开被子。

②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怀着恐惧戒慎的心情，就像在深渊的旁边，生怕坠落；又像走在薄冰上，唯恐陷溺。战战，恐惧。兢兢，戒谨。语见《诗经·小雅·小旻》篇。

③而今而后　如今以后。前“而”字，是“如”的意思。后“而”字，是关系词，同“之”。

④免夫　免于毁伤。夫，语气词。

⑤小子　指门弟子。

析论

曾子一向主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为基本孝道。因此在年老病重、弥留临终之际，让随侍在侧的弟子掀开衾被，检视手足四肢；并且反复叮咛警醒，示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善事父母之道，言教与身教同时展现，可谓极高明的教孝之方。

子女的形体、生命，莫不来自于父母，可以说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因此做子女的人，要珍惜五官、四肢，涵养生命、精神，千万别做无意义的残毁，和无价值的牺牲。这就是“不敢毁伤”的道理。有些血气方刚的人，为了逞一时之意气，或与人斗狠，或杀人，或自杀，不但伤身，而且丧德，严重违反了“战兢自惕，临深履薄”以克尽孝亲之道的真义。

至于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忠孝双全，舍生取义，像文天祥的正气长存、史可法的节烈可风，皆能体现至仁至义，延续道德生命于无穷，实践了最高的孝道。《孝经》说：“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做人处世，有名声传遗后世，以显荣父母，这是孝道的终极表现。）可做如是观。

（三）

孟懿子[①]问孝。子曰："无违[②]。"樊迟御[③]，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④]。"（《为政》第二·四）

章旨

孔子指出实践孝道，无论生养、死葬、追祭，都不可违背礼。

注释

①**孟懿子**　姓孟孙，名何忌，谥懿，孟僖子（仲孙貜，貜，音 jué）的儿子，鲁国大夫。

②**无违**　事奉双亲，不违背礼。

③**樊迟御**　樊迟为孔子驾马车。

④**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父母在世时，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要依循礼；父母去世后，办理丧葬，要合乎礼，祭祀也要合乎礼。

析论

子女克尽孝道，应体现礼的精神。古代礼仪有一定的差等，不同身份的人各有应守的礼法，不容僭越。

春秋时代，鲁国的仲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个大夫之家都是鲁桓公的后代，位高权重，经常僭礼；有时使用鲁公诸侯之礼，严重违反礼制。孟懿子属于仲孙氏这个家族，其家族成员中，事亲之际，或许有些僭越礼制的言行，因此，孔子借孟懿子问孝的机缘，扣紧"礼"的精神，阐论实践孝道之方。

父母在世时，子女事奉双亲，要和颜悦色，善体亲心，不可做出违反礼制的事情，而陷父母于不义。父母去世之后，举行丧葬、祭祀等仪节，

更须谨慎将事，严守礼制。自始至终，莫不体现礼的精神。必须如此，才算克尽孝道。

仲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个大夫之家，经常使用鲁公诸侯之礼，僭越礼法，陷亲于不义，固属不孝。现代社会中，丧祭之礼，铺张奢侈，或雇儿童，扮演二十四孝；或以电子琴花车演清凉秀，唱流行歌，置礼法于不顾，无哀戚之心情，不知“无违”之旨，怎能克尽孝道呢？故知移风易俗，孝敬父母，应自遵守礼法做起。

（四）

孟武伯[①]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②]。”（《为政》第二·六）

章旨

孔子指点孟武伯，做子女的应该身心健康，不使父母担忧，才算尽孝。

注释

①孟武伯 姓仲孙，名彘，谥武。孟懿子之子。

②父母唯其疾之忧 做父母最担忧的是子女的病痛。“其疾之忧”即“忧其疾”，其，指子女。

析论

子女有了伤病，父母必然忧虑担心。孝顺父母之道，首先就是锻炼强健的体魄，避免疾病或受伤。而适当的运动、均衡的营养、杜绝不良的嗜欲，都是强健身体、远离疾病伤痛的好办法。有些人深夜不归，好勇斗狠，戕害身心，难免伤病，怎能不让父母担心呢？

有了强健的体魄，还要有健全的心灵。偏激的思维、狠戾的性情、不正常的心理，都会影响健全人格的发展，使得父母忧心不已。因此，做子女的

人，除了锻炼体魄、不违礼法之外，还必须涵养温厚恭俭的美德，求取知识学问的丰硕，把自己陶冶成身心健全、性情敦厚的成德之人。子女的身心全无疾病伤痛之灾，而有德智体群之美，父母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孟武伯是个比较霸道无礼的人，孔子用语浅意深、委婉含蓄的言辞，指点他行孝之方，相当耐人寻味。

（五）

子游[①]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②]。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第二·七）

章旨

孔子论孝，首重恭敬父母。供养父母，衣食无缺之余，尤须体现"敬"的精神，才算克尽孝道。

注释

①子游　姓言名偃，字子游。吴人。小孔子四十五岁。

②是谓能养　只是说能供养父母就行了。养，音 yàng。

析论

子女的生命来自于父母，父母的恩德，有如天之高广，海之深邃；因此，尊敬父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一般人事奉双亲，总是以为满足物质的需求，或者克尽菽水之养，就算实践孝道了。其实根据《礼记·祭义》，那只能称为"养"，算不上"孝"。就好比犬、马等家畜，受主人饲养，可是主人对它们呼来唤去，毫无敬意；子女事奉双亲，若只是满足了父母的物质生活，却不时时对父母存着恭敬之心，表达出子女的关怀和依恋，使父母感到安慰，那么，孝养父母和饲养犬、马又有什么区别呢？孟子曾以"养志"尤重于"养口体"的道理阐发孝道，或许就是对孔子的主张，作更具体的说明吧。

（六）

子夏[①]问孝。子曰："色难[②]！有事弟子服其劳[③]；有酒食，先生馔[④]。曾是[⑤]以为孝乎？"（《为政》第二·八）

章旨

孔子教导子夏孝养双亲之际，必须和颜悦色。

注释

①**子夏**　姓卜，名商，字子夏。卫国温邑人。孔子弟子，小孔子四十四岁。

②**色难**　和颜悦色是相当不容易的。

③**有事弟子服其劳**　若有劳役之事，后生晚辈为他们（长辈）效劳。弟子，晚辈。

④**有酒食先生馔**　有酒食，让父母先享用。先生，父母兄长。馔，音zhuàn，动词，饮食。

⑤**曾是**　乃是、就算是。曾，音zēng，乃，则。

析论

子女对父母的爱慕、依恋和关怀，是发自内心，与生俱来的，因此，事奉父母时，心中自有一种祥和之气，脸上自有一种愉悦之容。但是一般人或许未必深刻的体会、体现这种亲子之情，于是与父母相处、替父母效劳时，往往忽略了表露"诚于中，形于外"的愉悦之色、和婉之容。"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虽然表现出后生晚辈的勤快恭让之德，那毕竟只是善事兄长的"悌"道。子女孝敬父母时，不只是要注重表面的、物质的供养，更重要的是，表现出内心的恭敬和顺之思，那当然要比"悌"道更进一层了。朱熹《论语集注》认为子夏的个性比较直率，而可能缺少温和的表情，因此孔子才针对子夏的个性与缺失，作了"色难"的

提醒和叮咛。

（七）

子曰："事父母，几谏[①]。见志不从，又敬不违[②]，劳而不怨[③]。"（《里仁》第四·一八）

章旨

孔子教导做子女的劝谏父母时，态度语气要恭敬委婉。

注释

①**几谏**　微言劝谏，亦即《礼记·内则》所谓"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几，音 jī，微。

②**不违**　不唐突父母而违其意。

③**劳而不怨**　内心忧劳，而无丝毫怨怼。

析论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父母若有过失，子女当然要尽量设法劝谏，希望父母避免陷入不义的处境，而达到无过的境界。劝谏父母时，子女的态度要恭敬和顺，言词要委婉含蓄，讲究说话的技巧，让父母欣然省悟，从而避免犯过，这是最理想的结果。假使父母不受劝谏，亲子没有共识，子女也千万不要气馁，更不宜怒气凌人，唐突双亲——因为规谏父母，完全是本着一腔孝敬慕爱之心哪！此时子女应该以无比的耐心，换一种方式或说法去感悟亲心。总之，在任何情况下，都别唐突父母，甚至触怒父母，更别违反孝敬父母的本心。在整个劝谏父母、从事沟通、建立共识、避免犯过的过程中，子女始终只是操心忧劳，百计千方，为成全父母之德设想，内心里不曾有一丝一毫怨怼愤怒之情。必须如此，才算克尽孝道。

（八）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①]。”（《里仁》第四·二一）

章旨

孔子提示为人子女者，当时时记得父母的年岁，及时克尽孝道。

注释

①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一方面觉得年复一年，父母依然健康，心中非常喜悦；一方面想到父母逐渐衰老，自己事奉父母的日子越来越少，心中十分惧怕。以，关系词，其下省略代名词“之”字。“之”代“父母之年”。

析论

有人对自己的生日记得很清楚，每逢生日，往往举办庆生活动。可是询及他们父母的生日时，往往就瞠目羞赧，支吾以对了。其实，孝顺父母，就必须时时将双亲的年龄记存在心，看到父母的年龄与日俱增，身体一直相当硬朗，做子女的还能承欢膝下，内心的喜悦，可想而知。这是第一点。再说，记存父母之年，也令子女忧惧。眼看着双亲渐渐衰老，怎不教人忧虑惧怕呢？这是第二点。大体来说，子女牢记父母的年岁，克尽孝道，时喜时惧的心情，有如上述。至于自己过生日、庆生之际，或许还是要感谢父母的生养鞠育之恩吧！

（九）

曾子曰：“慎终[①]追远[②]，民德归厚矣。”（《学而》第一·九）

章旨

曾子提醒为政者，应以身作则，重视丧祭礼仪，淳厚民风。

注释

①慎终　父母年迈寿终，谨慎而哀伤地举行丧葬礼仪。

②追远　按时祭祀远祖，表达虔敬追怀之思。

析论

为人子孙者，慎终追远，是情理之当然，也是合于礼法的。为政者丧尽其哀（慎终），祭尽其诚（追远），自然也是发乎至情，合乎礼法。

世俗之人在亲人去世时，往往哀痛莫名，因此举行丧葬仪节，或许会忽略了恭敬之心；一年四时，祭祀远祖，或许又显得恭敬之情有余，而思慕之情渐疏了。一个人，特别是为政者，如果能慎终追远，对于世人较易忽略或疏淡的情怀，念兹在兹，从不忽略遗忘，而体现纯诚的孝思，其为仁厚主人，自然可知。为政者笃行孝亲仁厚之德，以身作则，臣民自然起而认同，蔚成仁孝之风了。因此“民德归厚”可说是“慎终追远”的必然结果。

问题与讨论

1. 为什么有子认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2.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与“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否互相矛盾？请加以申论。

3. 事奉父母无违于礼，与“慎终追远”有何异同？

4. 为什么做子女的要将父母的年龄牢记心头？

二、论　友

本单元共选录四章。儒家论交友之道，首重“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因此，先以曾子之言总提纲领。继而论列三益之友、三损之友，以见慎择益友，才足以辅仁成德。列次《颜渊》篇“忠告善道”之义，与“四海之内皆兄弟”之义，阐论友道宽弘之旨。

（一）

曾子曰：“君子以文[①]会友，以友辅仁。”（《颜渊》第一二·二四）

章旨

曾子示人结交朋友，在于论学辅仁。

注释

①**文**　指文献典籍。

析论

儒家认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在仁德的完美实践，因此结交朋友就是要互相规过劝善，砥砺切磋，以实践仁德。而朋友之间，日常相聚，不但不可言不及义，还必须研习讲论文献典籍之学，以期对于仁德之境、为仁之方等课题作深入广泛的讨论，然后互勉互助，求仁行仁，实现完美的人生。

（二）

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①]，友谅[②]，友多闻，益矣。友便辟[③]，友善柔[④]，友便佞[⑤]，损矣。"（《季氏》第一六·四）

章旨

孔子教人择友当谨慎，以免交到损友。

注释

①**友直**　结交正直的朋友。友，动词，结交。

②**谅**　诚信。

③**便辟**　音 pián pì，习于逢迎周旋。

④**善柔**　工于媚悦而不诚实。

⑤**便佞**　音 pián nìng，习于口语而无见闻之实。

析论

结交正直的朋友，可相与忠告责善，笃守正道；结交诚信的朋友，则肝胆相照，可托重任；结交博学多闻的朋友，可以辅仁游艺，研习学问。和上述三种人交朋友，接受其熏习陶冶，如人芝兰之室，久之，不觉潜移默化，也成为君子贤士。

使人受损的朋友也有三种。有些人善于与人逢迎周旋，无论走到哪里，都摆出一副足恭卑顺的姿态；另有些人，待人接物之际，总是表现出谄媚阿谀的脸色；至于伶牙俐齿、巧言浮辞、不学无术、言行不一的人，更是不少。假使和这些便辟（足恭、体柔）、善柔（令色、面柔）、便佞（巧言、口柔）的人做朋友，时间久了，种种浮薄不实的习气也会濡染自己的身心，甚至积非成是，而有败德丧身之虞呢！

孔子叮嘱世人慎交益友，修身进德，真是用心深长哪！

（三）

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①]，不可则止，毋自辱焉。"（《颜渊》第一二·二三）

章旨

孔子告子贡以朋友相处之道。

注释

①**忠告而善道之**　尽心尽力地规劝朋友，并且讲究规劝的言辞和技巧。告，音 gù。道，音 dǎo，同导。

析论

人非圣贤，难免犯过。朋友有了过失，自应忠言相劝，不宜袖手坐视。首先是"忠告"，据事依理，加以规劝，无所隐匿。其次是"善道"，劝谏的内容、辞气，沟通的态度、方法，都须因人、事、情境、场合……之异而深虑详考，加意诱导，以点醒梦中之人。但是，有时"忠告善道"，未必为朋友所接纳。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愠不怒，停止劝谏，以免招致嘲讽、辱骂，不但伤害友谊，而且还自取其辱呢！与朋友相处，还是要多留些余地，以免伤了友情。

（四）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①]。"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颜渊》第一二·五）

章旨

子夏开导司马牛顺任天命，修己恭敬，无须以失去兄弟为忧。

注释

①亡　音 wú，通“无”。

析论

司马牛的哥哥桓魋（tuí）是宋国的权臣，谋叛宋景公，失败出亡。几个兄弟也都因此流亡国外。司马牛辗转到了鲁国。他遭逢人伦变故，又失去了富贵，内心的抑郁，可想而知。

子夏首先针对司马牛的骤失富贵，加以安慰。他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人的死生、富贵，都是老天安排的，无法强求。昔日的富贵，就如过眼云烟，不足萦怀。得失既已忘怀，忧愁自然消失了。

其次，子夏阐述广义的兄弟之谊，来宽慰好友。君子除了顺受天命之外，若能积极地以敬持身，不犯过失；又能待人恭敬，合于礼节，那么全天下的人都会乐于和他相处，把他看成兄弟了。这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道理。

子夏以孔门义理慰勉司马牛于患难之中，情深意挚，可以说是“忠告善道”与“以友辅仁”的典范。

问题与讨论

1. 为什么“以文会友”有助于实践仁德？
2. 为什么结交正直、诚信、见多识广的朋友，可以有助于为学？
3. 对于朋友，要如何“忠告而善道之”？
4. 为什么“四海之内皆兄弟”呢？

中医基本

论语卷·论修养

教材

一、自　省

本单元共选录十三章。首章孔子勉人修德、讲学、徙义、改过，为全类纲领。第二章曾子自述省身之大端，第三章孔子戒人勿恃才而骄吝，皆修德之要项。第四章子夏论为学首重人伦，第五章之法贤自省，亦属讲学、修德之内容。至于第六章之“见其过而自讼”，第七章论“君子之过”，第八章论“小人之过”，第九章之“过而不改，是谓过也”，则由自省其过，而勇于改过，以期于不贰过，皆属改过、徙义之事。第十章之“患所以立”、“求为可知”，与第十一章之“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第十二章之“不患人之不己知”，义理可以互相阐发；第十三章“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为孔子勉人及时进德修业，以期名扬于世之论，适足收束本类各章。

（一）

子曰：“德之[①]不修[②]，学之不讲[③]，闻义不能徙[④]，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第七·三）

章旨

孔子以不能修德、讲学、徙义、改过四事为忧，并借此勉人。

注释

①之　句中助词，无意义。下句的“之”同。

②修　治也，修养之意。

③讲　讲习、讲求。

④闻义不能徙　是说听到善行义举不能迁徙。

析论

人生在世，难免有远虑和近忧，但一个人所忧者，如不是自己可以掌握的，那么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容易怨天尤人，甚至灰心丧志。反之，所忧者自己有能力去改善，那么只要奋发图强，躬行实践，效果必然可以预期。

孔子所举四事：修德、讲学、徙义、改过，都是人人能自勉，亦应努力去做的。他所忧的，不是个人处境之穷达顺逆，而是有关修德讲学之事。因道德不加以修养，人格必然日加卑劣，也就有为恶的可能；学如不讲求，必不能精，则难于融会贯通，长进不大，孔子于此勉人要力求内在学问道德的修养。而闻义不能迁善，见义不能勇为；知道自己有不善，而不能勇于改过，这是孔子所忧之事，这也是勉人于外在的行为上要能徙义、迁善。如果不能做到徙义、迁善，当然也就谈不上修德，而讲学亦无用。只有内、外兼修，才能成为一位君子。

（二）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①]：为人谋而不忠乎[②]？与朋友交而不信[③]乎？传不习乎[④]？"（《学而》第一·四）

章旨

曾子自述每日省身慎行之事。

注释

①吾日三省吾身　是说我每天拿三件事来省察自己。省，音 xǐng，省察、反省。身，指"自己"而言。

②为人谋而不忠乎　是说替人家谋划事情，还有不尽心的地方吗？为，音 wèi，替，代。忠，竭尽自己心力。

③信　诚实信用。

④**传不习乎**　老师传授的课业，有不曾用心学习的地方吗？

析论

曾子每天都拿三件事情来检讨反省自己，这三件事是：替人谋划事情是否尽心尽力？与朋友交往是否信实诚恳？对老师所传授的课业是否确实温习？

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他随时不忘检讨自己的营业方式、盈亏情形。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不忘计较蝇头小利、财产又增加多少？在进德修业上，其实也是有盈亏可以算的。品德学问增进了，便是盈，盈了便可以鼓舞自己精益求精，以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品德学问退步了，便是亏，亏了就要警惕自己，切实检讨反省，以避免重蹈覆辙。如能保持这种逐日审察改进的态度，日子久了，自然可以累积相当的成果，成为品德高尚的人。

曾子每日三省吾身，不仅表现出他的人文素养，也可看出他克己复礼的精神，一步也不放松，紧紧守住义理之要，这也是我们所能自主的，不是别人强使之才能做到的，值得人们自勉。

（三）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①]，使骄且吝[②]，其余不足观也已！"（《泰伯》第八·一一）

章旨

孔子戒人勿恃才而骄矜鄙吝。

注释

①**才之美**　谓智能才艺之美。

②**骄且吝**　骄矜夸大又鄙陋吝啬。

析论

根据《韩诗外传》所载，周公代成王摄政七年，制礼作乐，功劳很大，后来，成王以鲁国封其子伯禽，周公深深以骄吝诫子伯禽，要他谨守恭俭谦卑之德。可见做领袖的人，并不是以钱财、权力来服人的，而是以谦德，使人信服。

周公如此的多才多艺，尚能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以求贤才，因他能虚怀若谷，所以获得众人的赞美认同。如果他既骄且吝，则一切的才艺，都将淹没不见。王阳明先生教诲学生，亦切戒骄傲。譬如身为长官的人，在会议席上，只要有人开口建言，他就说："我早已知道啦！"这种心高气傲的态度，足以拒人于千里之外。久之，损失的将是自己。

能够克己复礼，便能不骄；能抱仁者之心，推己及人，便能不吝。周公说"不骄不吝，时乃无敌。"（待人不骄傲，对财货不悭吝，这样就可以无敌于天下。）（《周书·寤儆》篇）即是此意。不矜己傲物，不悭吝财货，如此便能容人容物，建立功业。孔子反其语，以为恃才骄吝者说法，实在有其深意。千言万语，总是不离要我们从仁爱之心树立根本。

（四）

子夏[①]曰："贤贤易色[②]；事父母能竭[③]其力；事君能致其身[④]；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学而》第一·七）

章旨

子夏教人为学从实践人伦之道入手。

注释

①**子夏**　姓卜，名商，字子夏，孔子弟子。

②**贤贤易色**　是说用尊敬贤人的心来替换爱好美色的心。贤贤，上一

“贤”字作动词，尊重之意；下一“贤”字作名词，指贤德之人。易，替换。色，指女色而言。

③致其身　谓献身为国，不顾生命的危险。致，奉献。

析论

子夏的观念中，认为为学的根本目的在实践伦理道德。他认为“学”之大要是：用尊敬贤人之心来替换爱好美色之心；侍奉父母能尽心竭力；为君主效力能尽忠献身；与朋友交往，说话诚恳负责。能实践这些做人道理的，虽然说没有进过学，而我一定要说他已经学过了。

这段话反映孔门施教中关于人格理想的一个重点是：克制自己本能的欲望，而能尽孝、尽忠、尽信，知识多少并不重要。当然孔门之学，并非轻视知识，而是德行为本，知识为末，以本贯末，以道德统知识，融学问于生命中，此一为学的本质并不同于一般的经验知识，这是需加以分辨清楚的。能做到贤贤易色、事父母竭其力、事君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的人，必是能时常反省、不断克己复礼的人。孔门之学，既以成就德行为目的，所以能真正做到以上各点，其人虽未曾学，但其实其“学”已成矣。子夏这番话正凸显了学是以成德为终极目标之义。

拿本章和《论语》中孔子论为学的篇章相比较，可以知道子夏是深得孔子真传的人。

（五）

子曰：“见贤思齐[①]焉；见不贤而内自省[②]也。”（《里仁》第四·一七）

章旨

孔子勉人效法贤者，及自我反省。

注释

①见贤思齐　看到贤者就想跟他一样。

②**内自省**　内心自我省察，恐己亦有是恶。

析论

一个人一生之中做人做事都圆满周至，绝对没有任何错误、过失，具有修养的最高境界，非常的困难。所以在孔门中并不希求人根本不犯错，而是要人从检点过失中学习长进。因此孔子在《论语》中屡屡勉人要勇于改过，如“过而不改，是谓过矣”（有过失而不悔改，这叫作真正的过失）（《卫灵公》篇）、“过则勿惮改”（有了过错，就不要怕改正）（《学而》篇）。

当然，人不必要亲自历经一切过失，方能成己达德。人除了可以深切反省自己的过失外，也可以借重别人的经验来从事反省，所以见贤要思齐，见不贤要内自省，以避免自己亦有是恶。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三人同行，其中必有可做我老师的，选择他们的长处去学习效法；他们的缺点就作为反省改正的借镜。）（《述而》篇）正是此意。本章深刻说明了孔子教人见贤与不贤，皆可使人反省学习。

本来改过迁善，也可借助朋友的规劝诱导，发觉自己的过错，但人总习惯于听好话，对于别人的指责，却多半听不进去。所以假借外力发觉自己的过失，不如靠自己。能“自讼”，自己反省自己的行为，那么便可像颜渊“不贰过”，像子路“闻过则喜”，走向良善的道路。

（六）

子曰：“已矣乎[①]！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②]者也。”（《公冶长》第五·二七）

章旨

孔子感叹世人有过失而不能自责。

注释

①已矣乎　算了吧！指孔子恐其再也见不到“能见其过而内自讼”的人而叹息。已，止也。

②内自讼　内心自我咎责。讼，咎责、忏悔，检讨之意。

析论

孔子因为尚未见过能发觉自己的过失，而内心自我责备的人，所以发出“已矣乎”的感叹。“已矣乎”这三字是表示没有希望的叹息语气，而“吾未见”则有强调的意味，足见孔子对于“能见其过而内自讼”的重视。孔子这番话看似说得太重些，实则不然，是我们平时把过错看得太轻了。从孔子这一番感慨，可知当时可能充满了有过错却不认错的不好现象。

人能自见其过，很不容易；见其过而内自讼，更不容易。如能见其过而内自讼，则可以省察自己，改正过错，日有进境。但人性之常，有了过错，为了颜面，不是加以强辩，便是设法找借口，原谅自己，归罪他人，以减轻自己的咎戾。殊不知如此一来，过错愈犯愈多，变成习性时，那么要改也就不容易了。

（七）

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①]焉：过也，人皆见之；更[②]也，人皆仰之。”（《子张》第一九·二一）

章旨

子贡赞许君子勇于改过。

注释

①食　通“蚀”，指日月亏蚀。

②更　改也。

析论

孔子的学生颜回不贰过，过而能改，因此备受世人称道。孔子教人谨言慎行，但一个有高尚品德的人，也不免会有犯过的时候，重要的是能对自己的过错，勇于承担，勇于改正。本章说明了在位的君子处理过失的光明态度。当他犯过，他不会文过饰非，他会勇于面对自己的过失，对于别人善意的批评，能心平气和地接受，愿意诚心去检讨自己犯错的原因。因有决心改过，故不必惧人知其过。而当他真改过了，其人格也将因此次犯过的教训更为成熟。犹如日食、月食时，人们都看得见，也都仰望它恢复光明，所以能改过，不但不会降低威信，还会更加受人敬重。

心术不正的小人，就不是这样了。他顾虑这、顾虑那，既担心丢失面子，又怕失去威信，所以面对自己的错误，总是抵赖闪躲，不惜作假掩饰过错，或诿过他人，甚而嫁祸他人，一错再错。因不肯勇敢面对现实，承认错误，更不愿坦诚正视现实，改正过错，因而人们对他也就不是仰望的态度，而是鄙夷的神色了。

所以心地光明磊落、肯修养道德的君子，不必担心犯过，也不必担心别人看见自己的过错。知过而又能改，那才算是真正的君子。

（八）

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①]。"（《子张》第一九·八）

章旨

子夏指责小人文过饰非，勉人应力行君子之道。

注释

①**文**　音 wèn，掩饰。

析论

《雍也》篇曾记载孔子称赞颜回“不迁怒，不贰过”。《孟子·公孙丑》也说：“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子路，人家告诉他有过失，他就很高兴。）这说明了即使贤如颜回、子路，仍会犯过错，但他们知过能改。本来谁能无过，过而能改，也就善莫大焉。问题是一般人是否能如此坦诚、勇敢去承认错误，并且勇于改正错误呢？事实上，为了面子，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勇于面对过错的。这也难怪子夏要指责小人有过不改，反而加以掩饰的现象。

然而君子之所以能人格光洁，是来自不断改过，小人之所以陷溺为恶，是来自不断文过，因为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错，往往是从偶犯到屡犯，从无意犯错到明知故犯，越犯越大，越陷越深，终致难以自拔，断送一生前程。

因此认真，严肃地面对自己的过错，坚决做到“过则勿惮改”，我们才能从错误中去学习而得到长进。

（九）

子曰：“过而不改，是[①]谓过矣。”（《卫灵公》第一五·二九）

章旨

孔子勉人改过。

注释

①**是**　此也，指“过而不改”。

析论

在孔门中，是不强求人无过的。孔子在本章更明确点出过不足畏，而“不改”本身才是过失，他所要求于人的，只是改过。犯错不改，反而找

理由掩饰，过错总是存在的。

犯错之后，如不能断然改过，便会对所犯过错，千方百计去抵赖、否认，不惜做假证据、找假证人来强调自己的清白；如果事实俱在，不能狡赖，就只好诿过他人，或搬出万般理由来证明自己为情势所逼，不得不然；或干脆嫁祸他人，推得一干二净，甚至颠黑为白，强词夺理。因而过错愈积愈重，积重而难返。

孔子这两句话，真值得我们萦系心头，时刻反省。

（十）

子曰："不患无位[①]，患所以立[②]；不患莫己知[③]，求为可知[④]也。"（《里仁》第四·一四）

章旨

孔子勉人充实自己，不必忧愁无人知己及谋不到职位。

注释

①**不患无位**　人不要忧愁没有职位。

②**患所以立**　忧愁没有足以和职位相称的才德。所以立，指所以立于其位的才德。

③**莫己知**　即"莫知己"的倒装句法，谓没有人知道自己。

④**可知**　谓自己有可为人知的真才实学。

析论

孔子有好几则言论，教人不必忧愁别人不知道自己的才德，这是孔子思想体系中重要的一部分，这一思想在《论语》中曾反复提到，虽然各处之论述，侧重各有不同，但中心思想却是一致的，都是说明一个有修养的人应反求诸己，不应苛求、奢求别人。

孔子教人不要一味追求名位，不要妄想不劳而获，要忧虑的是自己以

何种才德立于此职位上。换言之，无非教人充实自我才学，实至以后，名自来归。反之，名实不副，无才无德，纵然求得高职高位，也难胜任，“有位”也会成为“无位”，空欢喜一场罢了！犹“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迟早总会感到羞愧不已，而悄悄地自己溜走。

此一严于责己、尽其在我的律己态度，在今天尤值得人们去深思和学习。

（十一）

子曰：“君子病[①]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②]也。”（《卫灵公》第一五·一九）

章旨

孔子言君子学以为己，不忧愁别人不知，勉人努力进德修业。

注释

①**病**　忧虑。

②**人之不己知**　即“人不知己”，谓他人不知道自己的才德。之，句中助词，无义。

析论

此章大意是说有修养的人在意的是自己没有能力，而不在乎别人不理解、不知道自己。这是孔子很强调的观念。在孔子看来，人之所以应当力学励行，原是为了提高自己的人格，与他人的知否本不相干。所以君子以“无能”为病，恨自己无能、不长进，不会去计较旁人是否知道自己。

现实中，有些人总是埋怨别人不理解、不赏识自己，认定自己怀才不遇，生不逢时，因而牢骚满腹，怨天尤人。其实，人如能反求诸己，尽其在我，便可过得踏实而自在，不会天天活在别人的看法里而痛苦愁怨。我们今天所处的是一窝蜂追求知名度的时代，急于成名，急于获得外在的肯定，但是如果有名无实，或名过其实，那么，即使享有名气，那个名也是

假象，并不值得贪恋，不如充实自我，在修养上精益求精。久之，个人的才智道德自能逐渐为人所理解和赏识。

（十二）

子曰："不患[①]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学而》第一·一六）

章旨

孔子教人不当强求人知，而应当力求知人。

注释

①**患**　忧愁、忧虑。

析论

孔子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意为：不要担忧别人不知道自己，而该忧虑的是你不知道别人。吾人为学做人，人之知不知己原于己无损，毋需以此为患，但一般人多半反其道而行，总是只考虑到自己，而担忧人家不知道自己。

其实，如果能凡事不那么自我本位的话，我们自能知人，亦能为人所知。譬如现代社会，人际关系日渐疏离，邻居间甚至形同陌路。如果我们能先肯定对方，主动向对方招呼，通常也会得到回应，如此相互认可的关系便能建立。如身为主管者，更要忧虑对属下的不了解，刘宝楠《论语正义》说："己不知人，则于人之贤者不能亲之用之；人之不贤者，不能远之退之，所失甚巨，故当患。"（自己不知道别人，对于贤能的人就不能亲近他、任用他；对于不贤能的人，不能疏远他，屏退他，这种损失很重大，所以应当担忧是不是知道别人。）

孔子又曾说："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里仁》篇）勉人充实自己，不要忧虑人家不知道自己，而应该要求自己具有可为人家知道（赏

识）的才德。可与此章相对照，引人深思。生命如能自我充实，自然能显现出光辉，照射、温暖别人，影响别人，久而久之，自然近者闻风，远者也会向往，所以不必去忧虑别人不知自己。青少年在学校中的学习阶段，是人生整个学习过程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因此应该认真、努力充实自己，至于别人是否了解我、肯定我，那并不是最重要的，如此生活，生命中便能有真正的喜悦与快乐。

（十三）

子曰："君子疾[①]没世[②]而名不称[③]焉。"（《卫灵公》第一五·一九）

章旨

孔子勉人及时进德修业，以期名扬于世。

注释

①**疾**　病，忧虑。

②**没世**　离开人世。没，音 mò，终了、结束。

③**称**　称道、称扬。

析论

俗语说："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又说："名誉是人的第二生命。"一副皮囊使用不满百岁，但是声名却可以流传千古。有才德的君子怕的是生前无人称扬，死后亦无人称道，所以"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的"名"，并非指浮名虚誉，而是指真正为人民立德、立功、立言，做出非凡贡献，为人所崇敬怀念的善名实誉。孔子说："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一个人到了四五十岁，还没有一些建树声望，那他也就没有可敬畏的了。）（《子罕》篇）君子在有生之年，即应努力追求能为世世代代传颂的美名，而不是遭人唾弃辱骂的恶名。

正因疾没世而名不称，所以君子能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修养品德，孜孜为善，谨言慎行，将一己所能发挥到极致，以求万世芳名。

历史上如诸葛亮、岳飞、文天祥等人，虽已逝世百千年，但精神万古长存，声名永垂不朽，但相对的也有人为了求名，不择手段，他们认为善名难得，恶名易求，虽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这种行径，是我们应当鄙夷摒弃的。孟子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舜是什么样的人呢？我是什么样的人呢？只要努力，我也能和舜一样啊！）所以我们不要先存小看自己的心理，只要下定决心，努力不懈，总也会有值得他人称道的地方。

问题与讨论

1. 孔子所忧虑的是什么？
2. 曾子每天如何自省其身？
3. 为什么为学要从实践人伦之道入手？
4. 一个人若有了过失，将如何面对？
5. 我们对于才、学、名、位应如何看待？

二、远　怨

本单元共选录四章。人与人相处，若不能守道持平，难免造成误会，滋生怨尤。孔子认为远离怨尤的方法在于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故本类以“躬自厚”章发端。人有怨于我，则以直报之；有德于我，则以德报之，如此人与我各得其平，则可以“远怨”了，故次之以《宪问》篇“以直报怨”之说。前两章都是论与人相处的“远怨”之道，而《宪问》篇“贫而无怨”章，则进而探讨“自处无怨”之道。《里仁》篇“放于利”章则是戒人凡事不宜依于利而行，盖依于利乃是取怨之道，非所以远怨。综合此四章的旨趣，可知律己、待人，应守道乐道，始能无怨、远怨。

（一）

子曰：“躬自厚[①]而薄责于人[②]，则远[③]怨矣！”（《卫灵公》第一五·一五）

章旨

孔子教人立身处世之道，在于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注释

①**躬自厚**　对自己严格要求，即严以律己。躬，自己。厚，严格。

②**薄责于人**　对人不求全责备的意思，即宽以待人。

③**远**　音 yuàn，远离。

析论

儒家讲“修身”，是从自身做起。“严以律己”，就是自我要求的具体

表现。如果与他人发生争执，首先即需反省自己，这便是“严以律己”。想想看，我们用一根手指指着别人的时候，岂不是还有几根手指正指着自己吗？如果我们自身都没有修养好，又凭什么去严责他人呢？《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的眼中有梁木呢?”譬如同学们看见别人的扫除工作没有做好，若能先反省自己究竟做好没有，不对别人妄加批评，自然不会招致别人的埋怨。像这样多多要求自己而少苛责他人，与人相处时，自然不会引起别人的怨恨，而能和谐共处了。

（二）

或曰：“以德[①]报怨[②]，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③]报怨，以德报德。”（《宪问》第一四·三四）

章旨

孔子论酬德报怨之法。

注释

①**德**　指“恩惠”。

②**怨**　仇怨。

③**直**　正直、合理。

析论

孔子主张仁爱、宽恕，但是也主张人与人之间德与怨的对待要恰如其分，所以并不主张“以德报怨”，因为这样就无以报德了。孔子主张“以直报怨”，但是，“以直报怨”和“以怨报怨”又不一样，这中间的不同在义利之辨。因为“以怨报怨”是一种完全出于利害的考量，人给我十分怨，我一定还他十分怨，这种论斤称两的待人方式距离道德、仁爱太遥远了。“以直报怨”则是站在道德的角度来思考，犯过的一方，一定要受到

相当的惩处，才能够深切的反省，反省之后就不会再犯错，人类因而更趋于和谐、善良。这才是“以直报怨”的真正意义。

人于我有德，我们当然要以德报德，俗话说：“受人一滴，报以涌泉。”又说：“施恩慎勿念，受惠慎莫忘。”以德报德，社会日趋祥和：以直报怨，人人以此自警，不敢犯错，这都是非常适当的；以德报怨，容易流于姑息；以怨报怨，容易流于浇薄，都不是很好的方式；至于以怨报德，那就是禽兽不如了。

（三）

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宪问》第一四·一一）

章旨

孔子比较处贫富之难易，勉人当善其所处。

析论

孔子认为：虽然贫穷却无怨气，很难做到；虽然富有却不骄傲，比较容易做到。这是因为贫穷者难免困于饥寒，所以有怨，若能无怨，诚属不易；而富贵者衣食丰足，富贵而不骄傲，不少人都能做到，所以说是容易的。再就一般人而言，处贫难，处富易，是人之常情；贫而怨，富而骄，更是世人常态。其实玩味孔子本章所言，无论是“贫而无怨”，或者是“富而无骄”，都需要修养的功夫，只不过，功夫有“难、易”的分别罢了。唯有修养功夫深厚的人，才能有自然宽阔的心胸，即使面对贫困，依旧坚守正道。像颜渊，虽贫而“不改其乐”，孔子赞美其“贤”，便是因为颜渊做到了“难”能之事，安贫乐道，而无所怨尤的缘故。

（四）

子曰："放[①]于利而行，多怨[②]。"（《里仁》第四·一二）

章旨

孔子戒人勿唯利是图。

注释

①**放**　依据。一说音 fàng，放纵。

②**多怨**　多取怨于人。

析论

利是每一个人都想要的，问题是取利之前，是否应注意到"义"，如果不管义利之辨，一心只想到利，利就是那么一份，每个人都想要，势必你争我夺，这样当然会招致许多的怨恨。

再说天地间没有两利的事情，一边有利，一边必定不利，甚至受害。我得利，别人受害；受害的人当然心生怨恨，这也是必然的事。

所以我们不能一味求利，一切都以利为目标，如果一切行为都以利为目标，那就叫做"唯利是图"，唯利是图的人，也必定是负义的人，这种人只知自私自利，当然也必定是大家所怨恨的人。

今天社会上有许多唯利是图的人，为达到私利，不择手段，抢夺诈骗，贪污受贿，凡此都必定招致民怨，危害国家，看到孔子这句话，应该有所戒惕才对。

问题与讨论

1. 请讨论"以德报怨"与"以直报怨"的异同。
2. 请比较"贫而无怨"与"贫而乐道"的境界。

三、论君子

本单元共选录十三章，探讨智德兼全的知识分子——君子，在学识、修养、行为准则、处世态度各方面应有如何的修养与表现。前三章系就弟子所问，论及君子注重言行一致、修身、内省之修养。第四至六章，乃孔子主动谈及君子需具有通达众务、不偏囿、不固执、自重自勉、文质兼备等各方面之学识修养。第七至十二章则在讲述君子之行为准则及操守。第十三章是谈论君子的仪态形象。

（一）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①]。"（《为政》第二·一三）

章旨

孔子示子贡，君子注重力行，不尚空言。

注释

①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先把要说的话实行了，然后再说出来。

析论

"言行一致"，是孔子教育重心之一。本章是孔子告诫子贡能先做后说的人，才是一个君子。

现代是强调自我推销的时代，人们很容易吹嘘自己，甚至把话说过头；其实脚踏实地做事，先做再说，或者说了，就务必要做到，这样才会

受人敬重，才能成为君子。

孔子曾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期望自己说话慎重而做事勤快。）（《里仁》篇）又说："君子耻其言之过其行。"（君子以光说不练为可耻。）（《宪问》篇）这都说明孔子心目中的君子，要谨言慎行，要说到做到，这种主张，对于现代人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二）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①]。"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②]。"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③]。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④]！"（《宪问》第一四·四二）

章旨

孔子为子路言君子之道在修己以敬，而后修己以安人，最后做到修己以安百姓。

注释

①**修己以敬**　用诚敬之心和态度修养自己。以，用。

②**安人**　谓使亲族朋友皆各得其所，安居乐业。

③**安百姓**　谓使所有百姓皆各得其所，安居乐业。

④**其犹病诸**　恐怕还做不到。其，语气助词，大约、恐怕之意。犹，尚、还之意。病诸，病之乎，等于"以之为病啊"。病，忧虑，动词。

析论

本章是子路请教君子之道，孔子以"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三项，来说明修身的重要和三种不同层次的君子之道，这三个层次由浅入深，修为时有先后的次序。

"修己以敬"是以"诚敬"的心和态度来修养自己，自己的品德修养好了，进一步要能帮助别人，就是要"修己以安人"。至于"修己以安百

姓”，范围和对象就更广了。要使每一个人都安居乐业，就连尧、舜都很难完全做到。

孔子曾说他的道是“一以贯之”，曾子说孔子之道是“忠恕”二字，“忠”是尽己，“恕”是推己，“修己以敬”是“忠道”，“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是“恕道”。这三个层次的重要性没有差别，但是它们有先后本末的差异。换句话说，要由“修己以敬”入手，进而竭尽所能，一贯地向“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方向开展下去。如果不能“修己以敬”，就想“安人”、“安百姓”，那是舍本逐末，不会有效果的。

（三）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①]，夫何忧何惧？”（《颜渊》第一二·四）

章旨

孔子示司马牛君子不忧不惧。

注释

①**内省不疚**　自我反省，毫无愧怍。疚，音 jiù，惭愧。

析论

司马牛是宋国桓魋之弟，桓魋作乱，司马牛忧虑会招致灾祸，惧怕宗族灭绝。因此，在他问怎么样才算是君子的时候，孔子借机用“不忧不惧”来作回答，并为他解说道理，说明君子由于能够自我反省，察觉自己毫无愧疚，内心充实无亏，自然无所忧惧。孔子一方面勉励司马牛要好好修为，做为一个君子；一方面也安慰他不要为兄长的事忧烦，不要为外来的横逆，常怀忧惧，消除他内心的不安。

孔子曾说“君子坦荡荡”，“坦荡荡”就是内心“不忧不惧”，无愧无

怍，充实而祥和。孟子说："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抬头无愧于天，低头无愧于人。）又说："充实之谓美。"（道德完备内在于己就是美。）这正是不忧不惧的写照。

一个人在世上所忧的是德行学问是否修好了，要诚恳自励，不做对不起人的事，内心自然舒坦充实，不会有不安的愧怍感觉，如此又有什么可以使我们忧愁，值得我们惧怕的呢？

俗话说："平生不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这就是"内省不疚"、"问心无愧"的结果，不怕鬼敲门正是"不忧不惧"的表现。

（四）

子曰："君子不器[①]。"（《为政》第二·一二）

章旨

孔子言君子要有全方位的才德。

注释

①**不器**　不像器物，只限于某种固定用途。

析论

孔子治学，首在修德，而进德修业以通贯为先，不以一技一艺为贵。《里仁》篇中，孔子对曾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解释这一贯之道是"忠恕"，忠恕是修德之事，因此，"君子不器"正是孔子修德的目标。孔子曾自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七十岁能随心所欲而为，不至于逾越规矩。）（《为政》篇）正是修德到了通达的地步，这时候，孔子做起什么事来，都能得心应手。所以"君子"一词，可以说是"德"与"才"都出众的代名词，而"德"是体，"才"是用，唯其"德"周备，"才"的发挥应用才有意义，否则有才无德，可能还会做出危害社会的事来。

所谓"不器"，是指不像器物，只限于某种固定用途。引申到人事上

来，一个人只具一技一艺之长，而不能通贯万事万物共同道理的就叫“器”，譬如有些警察侦查犯罪；有些警察维护治安；有些警察指挥交通，他们各有一技一艺之长，但是指挥他们的警政长官，却不必去侦查犯罪等事，而能把这些警察领导指挥得很好。如果说这些警察有些类似“器”，而长官，就有些类似“不器”了。这种不器，有一点类似现代人所说的通才，通才者，多半通其理，不必斤斤于技艺，孔子主张有德者在位，以德化人，就是“不器”的表现。

（五）

子曰：“君子不重[①]则不威[②]，学则不固[③]。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④]，过则勿惮[⑤]改。”（《学而》第一·八）

章旨

孔子说做一个君子要庄重、忠信，结交益友，知过能改。

注释

①**重**　庄重。

②**威**　威仪。

③**固**　坚实。

④**无友不如己者**　不结交不如自己的朋友。友，动词，结交朋友。

⑤**惮**　音 dàn，畏惧。

析论

本章为孔子教弟子修养的功夫：态度要庄敬、厚重，使自身有威仪，才能为学坚实。做人能忠诚信实，结交益友，相互切磋，知过必改。全章精神在于“踏实厚重”，以之修身、为学、交友、砥砺品行，则无往而不利，亦可一生受用。

“无友不如己者”这句话很重要。我们的朋友，不外三等人：一种是

胜过自己的，一种是和自己相若的，一种是不如自己的。如果照这句话字面的意义来说：张三胜过了你，你想和他做朋友，而在张三说来，你不如他，他岂不是不愿和你做朋友？所以这句话要好好体验。春秋时，齐国的鲍叔牙和管仲相友善，后人称为“管鲍之交”。论地位，鲍家是齐国的世家，门第很高，管不如鲍；论才具，管大才，鲍不如管。二人曾合伙经商，按当时情形，这营业是鲍出资、管出力，但分红利时，管却多拿了，但鲍很谅解，认为管仲家贫，应该多拿些。管、鲍二人，一个是才具较高，一个是德行较好，各有胜己之处，可供对方学习，交情才能建立，所以交友要学习对方的长处、优点，这样才能“以友辅仁”。

（六）

子曰：“质[①]胜文[②]则野[③]，文胜质则史[④]；文质彬彬[⑤]，然后君子。”（《雍也》第六·一六）

章旨

孔子教人本质和文采要配合得当，才能成为彬彬君子。

注释

①质　本质，指内在。

②文　文采，指外表。

③野　鄙陋粗俗。

④史　本为官府中掌文书的人。此指像史官之见闻宽广，外表文雅，虽不致鄙陋粗俗，但本质未必朴实。此处作形容词用，与“野”意义相反。

⑤彬彬　此指文质兼备。

析论

一个人的内在和外表都很重要。内在等于本章讲的“质”，指学问、

道德等而言；外表等于本章讲的“文”，指口才、仪态等而言。假如一个人学问很好，却拙于言词，不会表达；或者说品德很好，却仪容不整，不够雅观，给人呆板、粗野的印象，这就是“质胜文”。反过来说，假如一个人的言词非常流利，却没有内容；或者说相貌堂堂，威仪过人，却品德低下，给人浮夸、虚假的印象，这就是“文胜质”。“质胜文”或“文胜质”，都有所缺憾，因此，内在与外表，朴实与文采要配合得当，才能成为表里一致、彬彬温雅的君子。

一个人的内在与外表，犹如一件器物的材质与外貌，材质好、外貌不好看，或者外貌好看、材质不好，人们不一定会很喜欢它，必须要二者兼美，才会得到人的喜爱，做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内在外表双美具备，才能称为彬彬可观的君子。要特别注意的是，外表是指表现在外的语言能力、举止行为等，不是指天生外表的美丑。

一个人的内在与外表，又如一篇文章的内容与形式，内容指文章所表达的思想观念，而形式指文笔或书法，也必须二者兼美，才是好文章，要想成为一个彬彬君子，又何尝不是如此！

（七）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①]，无适[②]也，无莫[③]也，义之与比[④]。”（《里仁》第四·一〇）

章旨

孔子言君子不固执成见，以义为取舍标准。

注释

①君子之于天下也　君子对于天下。之，无义，介词。于，对于，动词。

②适　音 dí，专主，即“绝对如此”。

③莫　不肯，即“绝不如此”。

④**义之与比**　谓依从义理。原文本当作“与义比”，意为“和义相依从”，为了强调“义”，把“义”提为主语，成为“义与比”，再加“之”成“义之与比”。之，无义，介词。比，音 bì，依从。

析论

做一个君子，内心应该是大公无私的，对于一切事情会要求合乎公理，合乎正义。所以想做个君子的人，都会以公理、正义作为对待天下事的准则。但是这些人，却容易犯过于自信、胸中先有成见的毛病。一旦有了成见，不管赞成或反对，他都会以为自己是择善固执，不肯改变自己的想法，这种人自然不能称为君子。孔子认为君子要“无适”，就是遇事不要绝对肯定；要“无莫”，就是不要绝对否定，一切要以公理、正义为依归，合于公理、正义的才加以肯定；不合的，才加以否定。

研读此章要特别留意的是，君子是不是永远的“无适”、“无莫”？是不是对于任何事情都持无可无不可的态度？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那样会变成乡愿。孔子说的“无适”、“无莫”是指未经“义之与比”前应当如此，一旦“义之与比”之后，就需要“适”，需要“莫”了。换句话说，未经以“义”为取舍之前，不能固执成见，既以“义”为依归，则要择善固执了。

（八）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①]，礼以行[②]之，孙[③]以出之，信以成[④]之。君子哉！”（《卫灵公》第一五·一七）

章旨

孔子言君子立身处世以义为本质，配合礼、逊、信三者去完成。

注释

①**义以为质**　即“以义为质”，意谓“用义来做本质”，质，本质。此下三句，句法相同。

②**行**　实践。

③**孙**　今作“逊”，谦逊。

④**成**　完成。

析论

一个人立身处世，以义为基础，都以是否合乎正义公理为依归，而且行为合乎礼法，态度谦逊，诚信可靠，这种人当然是君子。

但是很多事情处理的时候，容易产生出入，不是超过就是不及。譬如一个重义的人，通常都会理直气壮，以为礼法是小节，甚至认为自己的想法见解正确而排斥异己，态度不能谦虚；只有君子，才能理直而气和，谦逊而有礼。至于诚信，更是做人的基本守则，心能真诚，自然言而有信，所谓“诚于中，形于外”就是这个道理。

但要成为一个君子，要靠努力实践来达成，文中“行之”、“出之”、“成之”，都是实践的功夫，值得我们好好体会。

假使我们能以孔子所告诫的作为座右铭，不但可以成为温文儒雅的君子，也能成为到处受欢迎的人。

（九）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①]，可以寄百里之命[②]，临大节[③]而不可夺[④]也。君子人与[⑤]？君子人也。”（《泰伯》第八·六）

章旨

曾子赞美君子之大气节。

注释

①**托六尺之孤**　受前君遗命辅佐幼主。周制六尺约今一百三十八厘米。六尺之孤，未成年之孤儿，指幼主。

②**寄百里之命**　指托付国政。寄，托付。百里，指诸侯国。命，

政令。

③大节　指国家存亡、个人生死的重要关头。

④夺　动摇，改变。

⑤与　通“欤”，疑问语气助词。

析论

《论语》中的“君子”，大致有两个意义。一为在位的人，二为德行高尚的人。通常在位的国君或臣子，都要是德行高尚者，本章所指的君子，是指德行高尚的臣子。

古代的政治制度和现代不同，在君主世袭制度下，“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表现了忠于主上，擅于政事的德与才，尤其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不为利害而改变志节，不是普通人所能做到的。曾子以为这种人是真正的君子。

孟子曾经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富贵不能惑乱他的心志，贫贱不能移易他的心志，权势不能屈压他的心志，这样的人就是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大丈夫当然也是君子，“临大节而不可夺”正是大丈夫气节的表现。

周朝的君位是世袭的，周武王死后，其子成王年纪尚幼，就由武王的弟弟周公辅佐成王，代理摄政。管叔、蔡叔、霍叔忌周公，散布周公将篡位的流言，周公乃避居东部，后来成王迎周公归。三叔惧怕，挟殷之后裔武庚叛变，成王命周公东征，杀武庚，诛贬三叔，奠定东南。归后改定官制，创制礼法，周之文物大备。最后周公还政成王，早年的流言不攻自破，周公真的是“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君子。孔子就以周公为做人处事效法的对象，时常梦见周公。孔子曾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篇）可见他对周公心仪的程度。

（十）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①]：少之时，血气[②]未定，戒之在色[③]；及

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④。”（《季氏》第一六·七）

章旨

孔子言君子少、壮、老三时期所应戒慎之事。

注释

①**戒**　戒慎警惕。

②**血气**　血液及气息，人恃以生者，此指精神气性。

③**色**　色欲、淫乐。

④**得**　贪得。

析论

人生从生到死，依照生理、心理的变化过程，大致可分为幼、少、壮、老四个时期。幼之时，心智未开，一切都赖父母照顾。但是步入少年后，每一阶段都有难题。少之时，由于生理上开始发育，于是产生了男女情欲，但是这时心理的成熟不足，假如纵其情欲，会影响身体的发育成长，甚至留下病根，所以孔子告诫我们“戒之在色”。到了壮年之时，生理的发育已经成熟，生命力最为旺盛，体力也最为充沛，支配欲最强，由于好胜，容易顺其血气，好勇斗狠，动辄恶言相向，拳脚相加，甚或刀枪相见，这样岂不成为暴力世界？所以这段期间，要用理性来约束自己，孔子告诫我们要“戒之在斗”。到了年老之时，体力衰弱了，对于未来产生了恐惧，但对于以往也产生了依恋，对于既得的权势名位，不肯轻易放弃，居高位者，不知退让，执权柄者，不肯交替，直到衰老昏聩，依旧如此，这是人类的通病，所以孔子告诫我们“戒之在得”。

孔子这段话，是生活哲学的体验，可以证明孔子是个敏锐的生活观察家，更是真实的功夫实践者。血气属于天性，放纵它，只能沦为一般动物，然而，人为万物之灵，懂得用理性去调和天性，各阶段“戒”的功夫，就是调和的功夫，也是修身养性的功夫。

（十一）

卫灵公[①]问陈[②]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③]，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④]，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在陈[⑤]绝粮。从者[⑥]病，莫能兴[⑦]。子路愠[⑧]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⑨]，小人穷斯[⑩]滥[⑪]矣。"（《卫灵公》第一五·一）

章旨

记孔子去卫适陈，困于陈之事，以见孔子重礼及君子处困不滥之修养。

注释

①卫灵公　春秋时卫国国君，名元。

②陈　即"阵"之假借，军师行伍之列。此言行军打仗布阵之法。

③俎豆之事　指祭祀礼仪之事。俎豆，皆盛放祭品的器物。俎，音 zǔ。

④军旅之事　指用兵作战之事。

⑤陈　国名，周武王立，求舜之后裔妫（妫，音 guī）满，封于陈。

⑥从者　随从之人，指弟子。从，音 zòng。

⑦兴　起。

⑧愠　含怒、不高兴。

⑨固穷　虽处困穷，犹能坚守节操。

⑩斯　就。

⑪滥　违失操守，放肆为非。

析论

古人以"六艺"为学，孔子通晓军旅之事，却不与卫灵公谈论，显示一个有仁爱思想的儒者，绝不放弃理想而去阿附有权势的人。原来春秋时代，诸侯国君所关心的只是强兵之事，孔子则主张仁政，以礼法治国，所

以不与卫灵公谈论军事。

本文后半段，孔子师徒处于挫折、困境中，弟子受现实生活煎熬，信心发生动摇，孔子则能处之泰然，固守其志向、操守，这正是君子的风范。

学做君子，是一个人对于生命价值的选择，不保证显达。有了生命价值的选择，那么穷与通就成为次要问题。通时要想到穷时，穷时要坚守志节。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正是有生命价值的认定所表现的气节；有些人一遇困穷，则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从本章中，可以看到孔子和弟子们道德修为的差距。

（十二）

子夏曰："虽小道[①]，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②]，是以君子不为也。"（《子张》第一九·四）

章旨

子夏言君子不为小道，因其不足以成德。

注释

①**小道**　指技艺。

②**致远恐泥**　言行之久远，恐滞泥不通。泥，音 nì，滞泥不通。

析论

许多小技艺，往往蕴含着大道理，值得人们探求。但是如果沉溺小道之中，而不注意立身处世的大道理，就会迷失人生方向，甚至玩物丧志，我们不能不留意。

我国古代学术中，有一派叫小说家，这一派的学说是记录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言论，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引用此章，言小说家虽为小道，亦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所以君子不为，但是也不能完全

忽视它。他说，尽管是闾里小知者之言，也记录下来，只要有一言可采就好了。可见小道不是不能为，但是不能沉溺其中而忽略大道。

所谓大道，指的是经世济民的哲学，也就是《大学》所揭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更是孔、孟所主张的王道、仁政。而不同于这些大道的，都是属于小道，譬如文学、文艺、琴、棋、书、画，乃至时下所流行的电动玩具等都是，它们都有可观及可研究的道理，可是它们不能完全作为治国的依据，如果只是一味地沉迷这些小道，自然于治国无补，所以说致远恐泥，君子不为了。

（十三）

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①]俨然[②]；即之[③]也温[④]；听其言也厉[⑤]。"（《子张》第一九·九）

章旨

子夏论君子之容态。

注释

①**望之**　从远而望，观其容。

②**俨然**　端庄的样子。俨，音 yǎn。

③**即之**　就近见之，观其色。

④**温**　温和。

⑤**厉**　严正。

析论

世间有些事物是两面呈现的，这种两面呈现的方式，有的是美丑善恶的对立，我们对于它，当然要求美执善；但是有的两面则不是美丑善恶的对立，而是性质相反的对立，不涉美丑善恶的问题。例如阳刚与阴柔，则各具其美，各具其善，一个道德修养高尚的人，往往能够众美兼具，众善

并蓄，在不同的时空，会很自然地表现出最适宜的容态。因此他表现在举止言行上就会给人不同的感觉。君子因为德术兼修，外表上自然产生威严，让人看了会有敬畏的感觉。可是当你接近他时，又会感到温和亲切，再和他交谈，又会觉得他言词非常严正，这种不同的变化，正可以说明君子修德习业时，兼容并蓄了各种美善的结果。容貌威严，不会是轻浮的小人；温和可亲，不会是残暴的恶汉；言词严正，不会是逢迎的乡愿，这些都是构成君子的要件，也是品学修习到极高点的自然呈现，不是一般人能轻易达到的境界。

儒家哲学在鼓励人能成为圣贤，要成为圣贤，从作为一个君子入手。《论语》中描述孔子的言行容态，都是君子的代表形象，子夏是孔子的高徒，这番对君子容态的描述，应该就是以孔子为对象。可叹的是这种典型风范，今天社会上受过高等教育，或是在位的人物，又有几个能够如此？

问题与讨论

1. 试述个人对于生活在现代的君子应有修养的看法。

2. 讨论“言行一致”在今日生活中的重要性，并分享你对现代一些“言行不一”的人的观感。

3. 古之君子，在仪态上有哪些值得现代青年学习的？

4. 坦然面对及改正错误，对个人修养有什么重要性？

5. “不固执己见，不师心自用，凡事依照义理，大公无私”的态度，对于决策或执行公共事务有什么重要性？

6. 试以孔子“君子三戒”的生活哲学，谈谈自己在现实生活上的心得？

7. 气节、操守对今日社会有什么重要性？

8. 何谓“无适无莫”？要如何才能做到？

9. 何谓“君子有三变”？君子真的善变吗？

10. 孔子何以不答卫灵公的“问陈”？

四、论君子与小人

本单元共选录十章。“君子”与“小人”二词，在《论语》有时是从“位”这一外在身份来分别，则“君子”是指有较高的政治地位者，“小人”是指治下的老百姓，例如“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颜渊》篇）；有的是从是否具备“德”这一内在的修养来区分，则“君子”是指有道德的人，“小人”是指无德败行的人。

本类选录孔子对比评论“君子”、“小人”的言说十章。第一章到第四章，可以看到君子与小人人生理想的差异，君子服膺德义，追求美善的意志，成就了他的德行；反之，小人之为小人，便是自陷于利益追逐，而不知道德为何物。君子与小人在人生的志向、理想上的差别，使得他们在行为上的表现，有着显著不同。第五章到第十章，不妨视为在各种情况下，如为长官、为部属；或居贫贱、处富贵；甚至与人相处时，因道德的自觉与否而造成行为、态度的对比差异，以及人格、心境的高下之别。

（一）

子曰：“君子喻[①]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第四·一六）

章旨

孔子说明君子、小人的区别，在义、利的抉择。

注释

①**喻**　知晓。

析论

义，也是《论语》中重要的观念。什么是“义”？简单地说，义是合

理的行为，恰当的抉择。然而，怎么做才“合理”，怎么做才“恰当”呢？却是因时因地因立场不同，而有差异的，要拿捏准确，必须有缜密的思考，周详的观照。比如说，国家发展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准，是对的。但若不能同时注意到环境保护，甚至忽略污染问题，以至于祸延下一代，造成未来世代的痛苦，便是不合理。因此，在决定政策之初，便应有长远的考量。同样的，一个人追求财富利益，也必须去想到：在追求的过程当中，是否会造成别人的损失？带给他人痛苦？甚至是否会践踏自己的人格尊严？扭曲人性？社会上作奸犯科的歹徒、偷工减料的不肖业者、颟顸贪污的官员……等人，便都是只知贪取私利，而不顾合于义理与否的小人啊！

（二）

子曰：“君子怀德[①]，小人怀土[②]；君子怀刑[③]，小人怀惠[④]。”

（《里仁》第四·一一）

章旨

孔子点明君子、小人之志念有怀德、怀利的差异。

注释

①**怀德**　一心想修持德行操守。怀，存心，以下皆同。

②**怀土**　一心想拥有田土产业。

③**怀刑**　一心想着刑法的可畏。刑，法也。

④**怀惠**　一心想获得好处。惠，恩惠。

析论

一个人的志念趣向，是会影响其人格品德的。君子所想念的是将自己的德行修好，小人所想念的是拥有更多的田产；君子所时以为念的是刑法的可畏，要谨守礼法；小人所时以为念的是要得到别人的好处。君

子与小人的区别，就在这念念之间隐然形成。孔子时以为念的是自己品德不能修备、学问未能讲明；深怕自己明知某事该做却未付诸实践、有过错却不改进（见《述而》篇），他能成就完美的德行，不是没有道理的。社会上有些人汲汲营营只为赚钱，却不知修养自己，纵使家财万贯，可是言语乏味，品格低劣，心灵贫乏，令人生厌。又以社会既有规范、法律来说，它们是维系社会秩序与公义的基本设计。有修养的人，会遵行不违，不但成全了社会，也获得社会的敬重；而一心为利、不知自制的人，却总想钻漏洞、走后门，从中获取暴利，甚至不惜知法犯法、挑衅公权力，大赚黑心钱，肥了自己，苦了社会，自然也被大众视为败类了。

（三）

子曰："君子成[①]人之美[②]，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③]。"（《颜渊》第一二·一六）

章旨

孔子说明君子、小人的用心不同。

注释

①**成**　助成、成全。

②**美**　善。

③**反是**　与此相反。是，此也。

析论

仁人君子追求美善的真诚，绝不局限在自我一身而已，他们不以成就自己的完美为已足。除了要求自己行止美善之外，他们还希望周遭之人、全体社会，同样都能实践道德，臻于美善。可以这么说：当周遭之人多行不义，社会大众是非不明时，仁人君子必会视为自己德业有所亏欠的。孔

子说：“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谓仁，自己站得住，便同时也使别人站得住；自己想行得通，便同时也使别人行得通。）（《雍也》篇）就是最好的写照。所以，君子看到人有善举美行，必会尽力帮助；看到人将蹈恶走险，必会设法劝阻，怀着高度的教化热诚，引导他人守法、奖劝他人行善、助成他人修德，以塑造美好社会。然而，社会上却也存在着一些人，他们引诱少年犯罪、逼迫少女卖淫、诽谤正直、打击善政，可以想见孔子说“小人反是”时，心情应是沉重的。

（四）

子曰：“君子求[①]诸[②]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第一五·二〇）

章旨

孔子言君子反求诸己，小人则责求他人。

注释

①**求**　责求。

②**诸**　“之于”的合音。

析论

自我反省是孔子十分重视的个人修养功夫，也是做人做事的基本态度。遇事不顺，能够自我反省，自己的缺点、毛病就会渐渐减少，说话、行事更趋谨慎，那么成功的可能性也就增加了。然而这是有道德修养的君子才能做到的事。

至于缺乏德性修养的小人，事情不顺，习惯归罪他人，而怨尤丛生。这种不愿反省检讨自己，一味地把责任往外推的态度，即使掩饰了自己的缺点，对于事情却一点帮助也没有，终究免不了失败的命运。

以上两种对人对事截然不同的态度，正区别了君子、小人的不同，也

是一个人做人做事是否能成功的关键，我们又怎能不谨慎呢？

（五）

子曰：“君子和[①]而不同[②]，小人同而不和。”（《子路》第一三·二三）

章旨

孔子说明君子、小人的待人态度有和、同的差异。

注释

①**和**　调和彼此，与人和谐相处。

②**同**　苟同，曲己从人。

析论

人与人的相处，是门大学问，团体中要相处得好，并不容易。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习惯、意见。在人与人交际之间，有德君子，他能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能够清楚表达自己的意见，也能调和大家的意见，使大家能和谐相处。不过对于见解拙劣、不合义理的意见，却不敢苟同，一定要维持大原则，绝不作乡愿。而品格低劣的小人则不然，没有原则，只会附和别人，向人奉承、讨好；或是极力维护自己，凸显自己，与人不能和谐相处，最后不免在团体中制造党同伐异的纷争。

在民主时代的今天，君子这种处世的态度更是重要，能坚持大原则，又能调和大家的意见，与人和谐相处，这正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

（六）

子曰：“君子周[①]而不比[②]，小人比而不周。”（《为政》第

二·一〇）

章旨

孔子说明君子、小人的处世态度有周、比的差异。

注释

①周　普遍，有一视同仁、不偏私的意思。

②比　音 bì，偏党，有勾结营私的意思。

析论

君子、小人待人既有和、同的差异，那么在处理事务上，尤其涉及利益分配的问题时，更容易呈现出公正无私与偏私不公的对比。小人勾结党比，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一时之间看似有合同众人的迹象，其实彼此之间的结合点在利。一旦利益有冲突，便又互相伤害，抢占先机，不能以整体利益做考量。君子不是如此的，他们总是能顾全大体，一视同仁。

民主社会里，不论中央或地方，首长都是民选产生，这些政治人物，更需要有和而不同、周而不比的精神了。因为首长只有一位，当选者的政策、理念、能力，其实只获多数民众的支持而已，选区内还存在着不支持他的选民、扮演制衡角色的在野政党。然而，他在施政上，绝不允许只为他的政党、他的选民服务，而置反对者于不理不睬。他必须有一视同仁、为全民造福的操守与表现。一旦违反这样的原则，甚至运用权力，图利自己、亲朋，势将招致全民的唾弃与声讨。可见社会对“公正”的期盼多么殷切。同理，公司的领导人、机关的主管、学校的老师、家中的父母……当必须面对众人之事时，都必须注意：千万要保持公正无私的态度。

（七）

子曰：“君子泰[①]而不骄[②]，小人骄而不泰。”（《子路》第一

三·二六）

章旨

孔子分别君子、小人在形势比人强时的气度不同。

注释

①**泰**　安详舒泰。一说通达也。

②**骄**　骄傲凌人。

析论

当一个人地位比别人高的时候，权力比别人强的时候，财富比别人多的时候，能力比别人好的时候，名声比别人大的时候，甚至容貌比别人美的时候，总而言之，就是资源、形势优于他人的时候，很容易就产生骄矜自满之情。没有修养的人，会放纵自己的这种情绪，沉溺在睥睨他人的快感中，终至骄傲放肆，目空一切。有修养的人则不然，他会克制自己，让自己在这人生的顺境中，保持舒坦平易的心情，不会盛气凌人，给人难堪。此外，有德君子还会乐意与人分享自己的成功要诀，分析所知所能供人参考，毫不吝惜、隐瞒。至于缺乏修养的小人，恰恰相反，一旦得势，或是炫才耀能，目中无人；或是骄奢放肆，盛气伤人。然而内心时常患得患失，生怕别人胜过他，所以心中并无舒泰安详，并不快乐。君子、小人的气度，于此可见。

（八）

子曰："君子易事[①]而难说[②]也。说之不以道[③]，不说也；及其使人[④]也，器之[⑤]。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⑥]。"（《子路》第一三·二五）

章旨

孔子论服事君子与小人的情形不同。

注释

①**事**　服事。

②**说**　音 yuè，通“悦”，取悦，讨好。

③**道**　正当之道。

④**使人**　用人。

⑤**器之**　衡量人的才能而加以任用。

⑤**求备焉**　对所用的人责求完备。

析论

这里所称的君子与小人，都是指在位的人。品格操守好的君子，行事规规矩矩，一切直道而行，替他做事，只要凭才干、凭能力，秉公而行，把事情做好就可以了，所以很容易服事。但是如果你要想曲意奉承、讨他喜欢，却不容易。因为那跟他的行事原则不合。至于小人，心术不正，专门喜欢别人的奉承阿谀，替他做事，如果不知道逢迎巴结，只晓得规规矩矩，直道而行，反而得不到他的欢心，时时挑剔，所以很难服事。再说用人方面，君子会衡量每一个人的专长而加以任用，而小人则会苛刻地责备求全，不重视别人的专长。孔子的这段话，应该可以作为今之在位者的鉴照，看看自己究竟是属于哪一类型的人物，以为戒惕。

（九）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①]，而可大受[②]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卫灵公》第一五·三四）

章旨

孔子说明君子、小人任事的才识有别。

注释

①**小知**　小事上受人赏识。

②**大受**　承受重任。

析论

孙中山先生曾经呼吁青年学子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他对“大事”的定义是：“无论哪一件事，只要从头至尾彻底做成功，便是大事。”这是一种观念革命，用意在期勉国人踏实做事，彻底做好对社会有益的事，以谋求大众幸福。虽然说任何一件正当的事，对社会都有贡献、都具意义，不过，我们还是会衡量重要性，来分辨事情的“大”、“小”。例如经营杂货店与统理国家、处理婚丧事宜与折冲外交情势、设计发型与规划城市，两两相比，孰为轻重，孰为小大，乃不言可喻。“小事”的落实，往往凭靠技术或苦干；“大事”的进行，则每须靠谋事者宽阔的胸襟、缜密的布局、能容忍、能沉着、能安于寂寞、能知所变通……这些都属于精神层次的人格特质。若要从小事的干练上测试出“君子”，是有所困难的，因为君子虽有德，但某些才能却不见得比其他人强；反之，小人也有天生长才，又为求表现，倒容易做得巧。然而，当面临大事时，君子小人的精神素养便一览无遗了，只有注重内省、和以待人的君子足堪大用啊！

（十）

子曰：“君子坦荡荡[①]，小人长戚戚[②]。”（《述而》第七·三六）

章旨

孔子描述君子、小人不同的心境。

注释

①**坦荡荡**　坦，舒坦。荡荡，宽广的样子。

②**长戚戚**　长，长久。戚戚，忧虑的样子。

析论

胸次心境不是可以勉强装出来的，那是人格定型后的自然呈现。君子

所以坦荡荡，小人所以长戚戚，乃是从他们心志的发端便已注定。他们的志趣，指引了人生的方向；他们的信念，影响了处世待人的原则；他们的行事，塑造了整个人格，终至于喻义怀德、成人之美者为君子；喻利怀惠、成人之恶者为小人。小人的心境如此，而君子的胸次如彼。小人的忧戚不安，来自追逐利益时的苦求不得，也来自既得利益之后的担心失去，既患得又患失。不止如此，往往也羼有因为非作恶、伤天害理而生的恐惧：一怕仇敌报复，二怕上天难容，三怕良心谴责。君子虽然也有忧惧，但显然与小人患得患失、畏首畏尾不同，他们忧惧德业不修，忧惧天理不明，这种忧惧，只有促使他们更加努力修为，积极教化，只有让心境更加清明，俯仰无愧于天地，而非徒生扰乱、烦躁心绪。他们的人生境界，也将因心境平和而无限宽广，无限祥和，无人而不自得。

问题与讨论

1. 是否有过义、利交战的心理经验？结果如何？

2. 想法、生活习惯与你差异很大的同学，你会如何和他相处？你会考虑自己来适应他吗？

3. 对于别人骄傲、骄纵的行为，你作何感想？自己是否也曾有骄傲的心态与举止？改正了吗？

五、论好恶

本单元讨论的都是对人的评论，君子如何去判断一个人的善恶是非，对众人的好恶应留意分辨，不要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君子能赞美人的好，也会责斥人的恶，如果不分善恶，一律赞美，那就是被孔子批评为“德之贼也”的乡愿了。孔子对人的好恶最为注重，后来孟子主张知人论世、汉末流行月旦人物，应该都是由这样的认识而发展出来的。

（一）

子曰：“众恶[1]之，必察[2]焉；众好[3]之，必察焉。”（《卫灵公》第一五·二七）

章旨

孔子以为君子判断是非善恶有一定公正客观的标准，不能随人俯仰。

注释

① **恶**　音 wù，厌恶。

② **察**　仔细地探察。

③ **好**　音 hào，喜爱。

析论

君子判断是非善恶，要有客观而公正的标准，不能只以众人的好恶为好恶。照一般人的想法，大多数人喜爱的，应该是对的；大多数人厌恶的，一定是错的。所谓“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是也。但是，事

实并没有这么简单。众人所讨厌的，未必是错的；众人所喜欢的，未必是对的。春秋时代，子产在郑国执政，前两年他整治田里，调整赋税；提倡节俭，压抑奢侈，人民都很讨厌他，最后子产却成了郑国的大功臣。齐简公时，田常为相，人民对他非常爱戴，田常最后却杀了齐简公，独揽齐国大权。由此看来，“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这才是知识分子独立判断精神的最高典范。

（二）

子曰：“唯仁者能好[①]人，能恶[②]人。”（《里仁》第四·三）

章旨

孔子以为只有仁人，心中没有偏见，所以好恶能得其正。

注释

① **好人**　能公正地喜爱好人。好，音 hào，作动词用。

② **恶人**　能公正地厌恶坏人。恶，音 wù，作动词用。

析论

喜爱好人，厌恶坏人，本来是人之常情，但是如果人心不得其正，那么该喜爱的好人也不能客观地喜爱了，该厌恶的坏人也不敢厌恶了，这么一来，坏人没有公义的制裁，即使有法律也不能伸张，整个社会就会走上“君子道消，小人道长”的恶质化境地。仁者秉心平正，能够客观地喜爱好人，厌恶坏人，社会的公理正义才能得到伸张，并走上“君子道长，小人道消”的境地。

管仲对小节不甚注意，一般人不敢说他好，只有鲍叔牙勇于保举他，因此为齐国发掘了一位了不起的治国人才。这是仁者能“好”人。孔子任鲁国的大司寇，第七天就诛少正卯，原因是少正卯“心逆而险，行僻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像少正卯这种人很能得到一般不

明事理的人的欢迎，只有仁人君子才能勇敢地“恶”他。仁者用心如秤，明理如镜，善善恶恶，嘉善而矜不能，人类社会才会一天比一天好。

（三）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①]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②]者；恶居下流而讪上[③]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④]者。”曰：“赐也，亦有恶乎？”“恶徼以为知[⑤]者；恶不孙以为勇[⑥]者；恶讦以为直[⑦]者。”（《阳货》第一七·二四）

章旨

孔子和子贡讨论君子之所恶。

注释

① **恶**　音 wù，厌恶。

② **称人之恶**　播扬人的过错。恶，音 è，过错。

③ **居下流而讪上**　在下位而诽谤在上位者。下流，下位，与今语“卑鄙下流”的意义不同。讪，音 shàn，谤毁。

④ **果敢而窒**　果决勇敢但不通事理。窒，窒塞不通。

⑤ **徼以为知**　抄袭人说以为自己有智慧。徼，音 jiāo，抄袭。知，通“智”。

⑥ **不孙以为勇**　把不谦逊当作是勇敢。孙，通“逊”。

⑦ **讦以为直**　把攻击别人的隐私当作正直。

析论

君子追求仁义，善善恶恶，是是非非，所以君子也有讨厌的人。孔子讨厌的第一种是“称人之恶”的人，因为君子进德修业，不暇方人，何况是称人之恶呢；第二种是“居下而讪上”的人，因为那是不尊重制度；第三种是“勇而无礼”的人，因为无礼则不得义理之正，最后会伤了礼义；

第四种是“果敢而窒”，果敢而不通事理，其残害生灵、违背礼义，可以到无法想象的地步。子贡厌恶的第一种是“徼以为知”的人，因为剽窃是不诚实；第二种是“不孙以为勇”的人，因为“不逊”不是真勇敢；第三种是“讦以为直”的人，因为讦是为了私利，直是为公义。孔子所厌恶的人是把恶德、失德显现在外的人，子贡厌恶的是把恶德当作是善德的人。

（四）

孔子曰：“益者三乐①，损者三乐：乐节礼乐②、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③、乐佚游、乐宴乐④，损矣。”（《季氏》第一六·五）

章旨

孔子以为人类都有爱好，有些爱好对人有益，有些爱好对人有害，不可不注意。

注释

① **益者三乐**　对人有益的爱好有三种。乐，音 yào，爱好。

② **节礼乐**　礼乐有节，得其中和。乐，音 yuè。

③ **骄乐**　以骄佚为乐。乐，音 lè。

④ **宴乐**　酒食之乐。

析论

人的爱好，有损有益，不能不注意。礼贵中节，乐贵和谐，接触久了，自然能发而皆中节；乐道人之善，则人乐于向善；乐多贤友，则有贤友相互砥砺，每天都有进益。相反地，骄傲是人与人之间最难跨越的高墙；而佚游、宴乐都是感官之乐，接触久了，就会蔽锢心灵，不知道人类的道德善性为何物了。

问题与讨论

1. 在本单元中，孔子很强调君子也会有讨厌的人，这和君子量大能容的德行是否相冲突呢？

2. 和众人的好恶不一样，久而久之，是否会养成与人难以相处的孤僻习性？

六、论刚毅

人的性格有很多种，最完美的是得其中庸；但是大多数人日常所呈现的，不一定都能达到中庸的境界。刚毅之气，虽然有时会过于切直，可是在各种天生气质之中，仍然是属于正面的。只要能得义理之正，“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这就是刚者；坚守义理之正，匹夫不能夺志；当众人都随波逐流、背信忘义之际，他仍然能够坚守义理之正，像风雪中后凋的松柏。

（一）

子曰：“吾未见刚者[①]。”或对曰：“申枨[②]。”子曰：“枨也欲[③]，焉得刚？（《公冶长》第五·一〇）

章旨

孔子叹惜刚者难得。

注释

① **刚者**　坚毅不屈的人。

② **申枨**　姓申，名枨，字周，一作子周，鲁国人。枨，音 chéng。

③ **欲**　多嗜欲。

析论

人的性格有刚有柔，刚者宁折不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种人很少，所以孔子感慨说他没有见到这种人。宋末的文天祥，亡国被俘后，元世祖以相职来引诱他投降，文天祥仍然不为所动，

最后从容就义，丹心汗青，光耀千古；相反的，明末的洪承畴，也是亡国被俘，起先也是刚正不屈，但是禁不住美色的诱惑，最后还是投降了。《庄子》说："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俗语说："有容乃大，无欲则刚。"真是一点也不错！

（二）

子曰："三军[①]可夺[②]帅也，匹夫[③]不可夺志也。"（《子罕》第九·二五）

章旨

孔子谈论立志之重要。

注释

① **三军**　古代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周代大国可以有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其后三军遂成为军队的通称。

② **夺**　夺取。

③ **匹夫**　一个平民。

析论

三军人数虽然多，但是和主帅是不同的个体，军士的力量再强，也不能保证必然能保卫主帅。项羽曾经号令天下诸侯，手下猛将如云，兵强马壮。但是被刘邦步步逼退，最后在乌江自刎，这就是何晏《论语集解》说的："三军虽众，人心不一，则其将帅可夺而取之。"三军夺帅，并不是太难的事。但是，匹夫立志之后，却是任谁也无法夺走，精卫填海、愚公移山，这是古代有名的例子；武训兴学、证严弘法，这是近代有名的例子。一个人心志既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任谁也无法改变。因为志是由内发出的，可以操之在我；主帅是由他人任命的，是不能操之在我的。因此，人只怕不立志，不必怕志气被夺走。

（三）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彫[①]也。"（《子罕》第九·二七）

章旨

孔子赞美君子能坚守道德。

注释

① **彫**　通"凋"，凋落。

析论

春夏之季，草木繁盛，看不出谁的生命力比较坚强；但是，天气寒冷之后，一般的草木枯的枯，秃的秃，只有像松柏之类的树木仍然苍劲挺拔。好比人在顺境中，看不出谁的道德操守好，但是一到逆境中，就高下立判、好坏立分了。文天祥《正气歌》说"时穷节乃见"，便是这个意思。今语说"树倒猢狲散"、"西瓜偎大边"、"有奶便是娘"，都是讽刺不能坚守道德原则的人。

问题与讨论

1. 既然说"匹夫不可夺志"，但是，如果一个人在志向执行上有困难，是否仍然要不顾一切地坚持下去呢？

2. 试举出历史上三位够当得起"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人物。

七、论　士

士是周代社会贵族的最低层，但是基本上每位贵族都要经历过士的阶段，因此士人教育是周代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在孔子的心目中，士要能够接受低标的物质水准，但是要有高标的人生理想。不要局限在天生的狭隘地域，而应该开拓出恢宏的天下意识。把仁当作是生命理想的最高鹄的，把义当作是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行己有耻，待人以诚，任重道远，死而后已。每位士人都能这样，国家自然强盛，社会自然安和。

（一）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①]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第四·九）

章旨

孔子勉人要注重人生理想的追求，而不要在意物质生活的粗劣。

注释

① **恶**　音 è，粗劣。下"恶"字同。

析论

知识分子以求道为志，理应念兹在兹，用心于讲求学问、修养道德，以求日新又新。如果不用心于此，而每天追求口体之养，以恶衣恶食为耻，那么哪里还有心问学修道呢？颜回在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子路穿着破袍子，和穿着貉袍的人站在一起，心中

一点也不觉得丢脸。颜回和子路都是“志于道”的人，能够不耻恶衣恶食，所以在道德学问上有很高的成就。

（二）

子曰：“士而怀居[①]，不足以为士矣！”（《宪问》第一四·二）

章旨

孔子以为士人应该有高远的志向，不能只留恋安居。

注释

① **士而怀居**　士人留恋安居。

析论

士应该有高远的志向，志在四方，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不能只留恋安居，做一个只知道照顾自己的自了汉。士是得到国家教育出来的人，在文化上是受到传统累积所熏陶而成的，因此他应该回馈社会国家全人类，士如果只知道留恋安居，那真是不足以为士了。汉朝末年，刘备当面批评许汜只知“求田问舍”，不知拯救国家人民，所以被人看轻，原因就在许汜“士而怀居”啊！

（三）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①]，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②]，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第八·六）

章旨

曾子勉励士人要以仁为己任，终身努力以赴。

注释

① **弘毅**　弘，宽广，指宽大的心胸；毅，坚忍，指坚强的意志。

② **仁以为己任**　把行仁当作是自己的责任。为了强调“仁”，所以把仁放在前面，这是先秦常见的句法。

析论

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他有理想。最大的理想是在行仁，因此知识分子是“仁以为己任”的。这样的理想非常重大，而这样的理想，又是终身行之，死而后已的。由此看来，知识分子怎能不宽宏坚忍呢？诸葛亮在隆中高卧，日子过得多么惬意呀！但是刘备三顾茅庐，请他出山之后，从此他尽心尽力，辅佐刘备；刘备死后，又辅佐刘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任重道远的最佳典型。

（四）

子张曰：“士见危致命[①]，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子张》第一九·一）

章旨

子张论士人应该见危致命，重义轻利，恭敬虔诚。

注释

① **致命**　把生命交付给别人，有不怕死的意思。朱熹《论语集注》：“委致其命，犹言授命。”

析论

动物都有求生的本能，人类是动物，当然也不例外。但是，身为一位士人，受过高等教育，应该懂得进德修业和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地方。孟

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章句上）为了义，连生命都可以牺牲，何况是利呢！由此可见，道德的价值有时高于求生。

人受了教育，有了礼仪的陶冶，有时候又会习于形式，而忽略了真正的内涵，那么这种形式反而变成毫无意义的浪费了。因此子张勉励人：祭祀的时候要有真正的恭敬之心，参加丧礼时要有真正的哀凄之情，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士人呀！

见危致命有一定的前提，不是见到任何危险都要把自己的生命奉献出来，其前提当然就是义。须知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不考虑义，很轻率地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也是对生命的不尊重。

（五）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①]，使于四方[②]，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③]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④]，硜硜然[⑤]小人[⑥]哉！抑[⑦]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⑧]，何足算也！"（《子路》第一三·二〇）

章旨

孔子开示子贡，成为一个士人的条件是行己有耻、孝悌信果。

注释

① 行己有耻　自己的立身行事有廉耻之心，也就是有所不为的意思。行是动词。

② 使于四方　奉命出使到四方各国。使，音 shì，出使；方，有方位、方国二义，在这里重在方国之义。

③ 乡党称弟　乡里的人都称赞他敬重兄长。周代以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五百家为党。

④ **行必果**　行为坚定果决。

⑤ **硜硜然**　坚定的样子。硜，音 kēng。

⑥ **小人**　识量浅狭的人。于此不指道德败坏的人。

⑦ **抑**　则也。

⑧ **斗筲之人**　识量极小的人。斗，容十升；筲，音 shāo，竹器，容五升。

析论

士是周代社会贵族的最低层，在受过完整的知识、道德教育之后，就要开始为社会服务。因此，子贡问如何才可以算是一位士时，孔子的回答，第一是“行己有耻”，也就是在道德上“有所不为”；第二是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也就是在能力上“有所为”。只做到道德上“有所不为”，那是个自了汉；只做到能力上“有所为”，那可能是个奸雄。当这个标准达不到，退而求其次时，孔子的回答是“宗族称孝，乡党称弟”，也就是宁可才不足而德有余，不可才有余而德不足。再退而求其次，能做到“言必信，行必果”，虽然器量不是很恢宏，但是立身处世，也可以无所亏欠了。至于当时的从政者，连这个最起码的诚信都做不到，那是斗筲之人，不够资格称作“士”。

在孔子所叙述的四个层次中，“行己有耻”是包含“宗族称孝，乡党称弟”；而“宗族称孝，乡党称弟”的人必然也是“言必信，行必果”的。反观今天的社会，“诚信”已经很难要求了，“行己有耻”就不用说了！

问题与讨论

1. 人类都喜欢追求衣食的美好，为什么孔子却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2. 你认为现在的知识分子应该具备什么条件？试着发表你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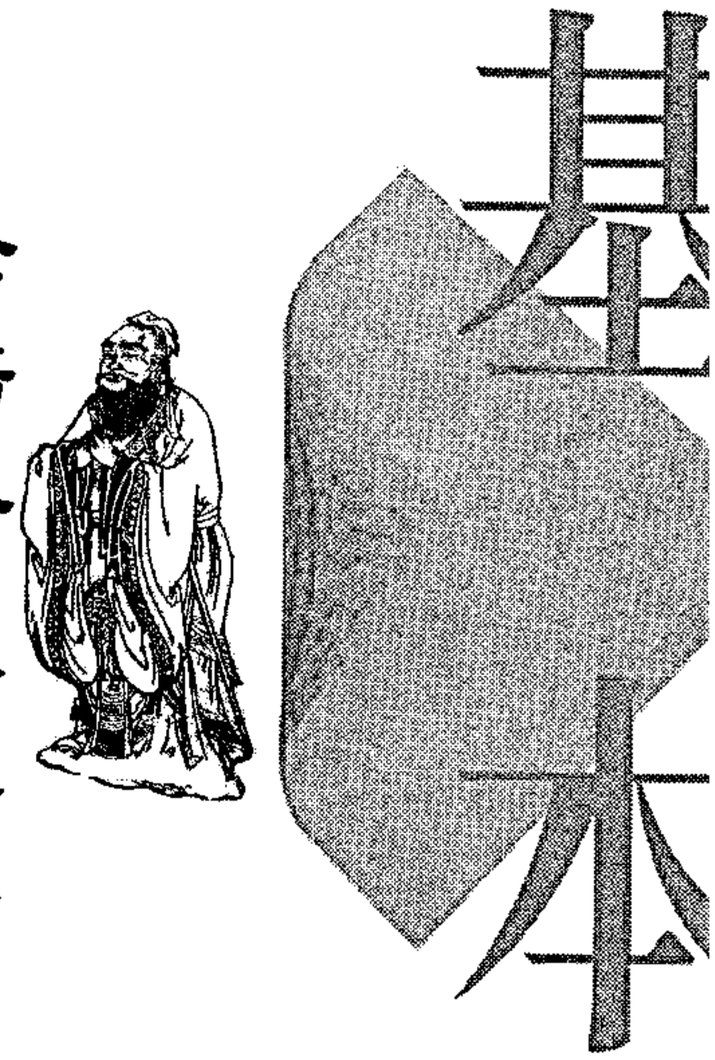
言语类

本卷《论语》选读，是以孔门四科中之“言语类”为主。

言语是人际间情意交通的重要工具。如何表达自己心中的情意；如何了解别人话中的理念；如何掌握说话的契机；如何采纳善言的规劝；如何做到言行一致；如何体会评论内涵，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士君子，在出使应对之间，关系更为重大。所以孔门四科中，孔子首重德行，其次就是言语了。

在言语类中，依选辑章句之内容，分为“法语”（严正告诫之辞）与“论人”两大节目。“法语”下又分为“时言”、“善言”、“言行”三子目，由此可见孔子对于“言语”所持之观点与态度。评论人物亦属言语之一种，而《论语》中有关“论人”之章句颇不少见。今又分为“论古人时人”、“记孔子”、“孔子自述”、“时人评孔子”、“孔子论弟子”等子目，凡此可见孔子心目中理想之人格，以及孔子所以受到尊崇的伟大人格。

国学教材



教材

一、时　言

语言是与人沟通的重要工具，话说得好，可以拉近人与人的距离，达成很多目标；话说得不好，可以造成人与人的误会，产生对立和争斗。所以君子要知言，由知言可以知人，同时要知道在最适当的时候说最适当的话，才能发挥语言的最大功能。

本单元讨论说话的时机及说话的价值。俗话说："钱要用在刀口上。"同样的，话也要讲在刀口上。言语为孔门四科之一，其中所蕴含的智慧，值得我们深入体会。

（一）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①]不失人，亦不失言。"（《卫灵公》第一五·七）

章旨

孔子示人知人和知言的重要，智者不会错失人才，也不会说错话。

注释

① **知者**　有智慧的人。

析论

人生在世，成功与否，和知人和知言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遇到可以谈话、可以使我增进德慧的人却不和他谈，这就会错失了人才。韩信在项羽帐下，无所知名；但是投效刘邦麾下之后，一席话就把刘邦定三秦、安天下的规模决定了。项羽可以说是"失人"啊！相反地，和不该跟他说话

的人说了不该说的话，这就是失言了。唐太宗时，皇太子李承乾有罪被废，太宗以一时私情，随便答应立第四子李泰为皇太子，差点酿成宫廷灾难，这就是失言。身为帝王，一言九鼎，岂可随便许诺，又随便改变？失信于民的次数多了，人民再也不肯相信政府，国家也就危险了。

（二）

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卫灵公》第一五·二二）

章旨

孔子强调知人识言的重要，君子不会因为某人一句话讲得好，就认为这个人很好；也不会因为一个人不好，就认为这个人讲的话完全没有价值。

析论

人非圣贤，很难十全十美。即使是圣贤，也难免有时会出点小差错；相反地，"刍荛之人，语或可采"，因此君子不以言举人，也不以人废言。

历史上祸国殃民的佞臣如安禄山、和珅，无不是能言善道，讲话讨人欢心；因为他们话说得很好，皇帝从此给予宠信重用，结果造成朝政的衰败，这就是没有做到"不以言举人"啊！

同样地，不以人废言，也是很重要的。冯道是很有名的"长乐老"，他在五代后唐庄宗时，官拜户部侍郎，后唐明宗时官拜端明殿学士；后晋灭后唐，冯道改事后晋，累加司徒，封燕国公；契丹灭后晋，冯道又事契丹，任太傅；后汉高祖立，以太师奉朝请；后周灭后汉，官拜太师中书令。历事四姓十君，在相位二十余年，旧的朝廷被灭，他仍在新的朝廷任官，不以为耻。欧阳修以为他是最没有廉耻的人，后人对冯道也深感不齿。但是在冯道事契丹的耶律德光时，有一次，耶律德光问冯道："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冯道说："此时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耶律德光听

了很高兴，于是就没有再大事杀戮中国人。后人以为契丹没有消灭中国之人，都是因为冯道这句话讲得很好。由此看来，一位没有廉耻心的冯道，也能有“一言”而救活百万人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因为看不起冯道，连带的把冯道这句话的贡献也完全抹杀了。这就是“不以人废言”。

（三）

孔子曰：“侍于君子[①]有三愆[②]：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③]；未见颜色[④]而言，谓之瞽[⑤]。”（《季氏》第一六·六）

章旨

孔子强调面对有德位的人，说话要不躁不隐，察言观色。

注释

① **君子**　有德行的从政者。朱熹《论语集注》：“有德位之通称。”

② **愆**　音 qiān，过失。

③ **隐**　隐匿。

④ **颜色**　脸上的表情。颜，两眉之间，于此扩大指面部；色，脸上的表情。

⑤ **瞽**　目盲。

析论

本章的君子是指有德行的从政者，这种君子考虑事情必然是德业兼顾，因此和这种君子讲话，要特别谨慎。时候还没有到就抢着讲话，这就叫做躁，“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言多错误也多，这就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祸害了。该讲话的时候不讲话，这就叫做隐。“隐”，表面上是指有话不说，给人城府太深、不够坦然的感觉；退一步说，纵然没有心机，但是该讲的话不讲，也是有所隐瞒；再退一步讲，该讲的话不讲，该有的权益

往往也会跟着丧失了。至于不看颜色就抢着讲话，其不易得体，甚至于说错话，那是当然的。

问题与讨论

1. 说话代表一个人的内心，坏人的话应该是充满了坏心眼，为什么孔子会说“不以人废言”？

2. 古代忠臣抗颜直谏，干犯天威，博得后人一致尊崇。为什么孔子却说“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二、善　言

人群之中，整天有数不清的话语在传播着。其中有的是正面的，或者鼓舞心灵，或者增进智慧，或者融洽人我情谊；有的则是负面的、伤风害俗的、攻击毁谤的、了无意义的。负面的话语，使人不舒服，使人玩岁愒时，而正面的话语，则使人温馨满怀。所以荀子（《荣辱》篇）说："与人善言，暖于布帛；伤人之言，深于矛戟。"

正面的话语，对人生有莫大的助益。然而哪些话是正面的，有益的呢？实在也无法一一指陈，本单元且以三章略作举隅。第一章的重点是别人的规劝语，第二章的重点是师长的启示语，第三章则着重在自我的合理承诺，实践合理的承诺，使自己有义有信；钻研师长的启示，使人中规中矩；听从别人的规劝，使人知过改过。

进德修业，是可以从践履这些善言展开的。

（一）

子曰："法语之言[①]，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②]，能无说[③]乎？绎[④]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⑤]如之何也已矣！"（《子罕》第九·二三）

章旨

孔子勉人虚心接受别人的告诫与劝导，而迁善改过。

注释

① **法语之言**　严正的告诫。

② **巽与之言**　委婉的劝导。巽，音 xùn。

③ **说**　音 yuè，通“悦”。

④ **绎**　音 yì，抽引丝绪，引申有仔细思考省察的意思。

⑤ **末**　与“弗”、“莫”、“无”通。

析论

过错，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即使圣贤也不例外。但圣贤与一般人不同，他们知错能改，不作掩过饰非的无谓之举。颜渊“不贰过”（《雍也》篇）、孔子忧“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述而》篇），清楚地告示人：不怕有过，就怕有过不能改（《学而》篇）。所以，孔子对“过”有个说法，即“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卫灵公》篇）

一旦有过而被发现，旁人或许会以严正的辞气加以纠正，或许会以委婉的言语从旁规劝，这应该都要心存感激，虚心接纳的，因为他们找到我们行为、智虑、情性的盲点，还指引可行之道，可以帮助我们改过、寡过，完善德行。可是，往往因为自尊心作祟，我们会不愿意承认自己作错、犯过。所以对于别人严正的指教，表面上虽满口唯诺，心里却不以为然，甚至还嫉恨恚怒；而对于别人和颜委婉的劝导，却只庆幸没有受到苛责，保住了颜面，而不思考其人劝说的微言，发现自己真正的错误所在。这两种态度，都无法改善自己的行为。

孔子这段话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常有的毛病，真值得再三玩味。

（二）

有子曰：“信[①]近于义，言可复[②]也；恭[③]近于礼，远[④]耻辱也；因[⑤]不失其亲，亦可宗[⑥]也。”（《学而》第一·一三）

章旨

有子示人：言行交际当以礼、义为依归。

注释

① **信**　与人约定。

② **复**　践履。

③ **恭**　敬顺。

④ **远**　音 yuàn，远离。

⑤ **因**　亲近、依靠。

⑥ **宗**　宗主、效法。

析论

任何一个社会，怎样的行为、怎样的言说、怎样的人格是合理合宜的，通常会有一定程度的共识。人只要生活其中，朝夕濡染学习，都会熟悉这些共识，和因此生成的规范。只是，行为规范虽然清楚，但不遵守的，还是不乏其人；而自认遵守却又拘泥不通的，也大有人在。

就以说话要守信、对人要恭顺、交友要互相信赖这些平常的道理来说吧，有些人便不能做得很好。有人一味要求“说到做到”，一旦做到了，反倒造成伤害自己、也连累他人的后果。因为那些话是不应该付诸实行的。毕竟人非绝对完美，平时的说话，往往会受情绪、环境、局势以及自己知识的有限性影响，而违背了理性，其中如果是属于预先承诺的话，怎么能真的去做呢？有人则一心一意对人恭顺，客客气气，却不知道表现过度，极有可能泯灭是非，不辨善恶，风骨尽丧而沦为乡愿，成为人家瞧不起的烂好人。有人则对于朋友全讲义气，不论如何都支持他、信赖他，以为那才够“朋友”，有亲切感。却不知道朋友应该互相切磋德行，规劝是非。举凡这等人，都是太固执习见了，以致失去道德判断的自由，拘固不通，似是遵循规范，却残害了规范的真精神。

这章有子提醒我们，人在言、行、交际上，都要细细思考社会规范的真正用意。社会规范说人要守信，但自己还要有“义”的辨别；规范说对人要恭顺，但自己还要守“礼”的分寸；规范说要亲近值得亲近的人，但自己还得思考什么样的人，才值得自己信赖、依靠。

（三）

子贡问曰：“有一言[①]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

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第一五·二三）

章旨

孔子告诉子贡恕道之精要。

注释

① **一言**　简单的一句话。

析论

道德实践最重要的凭靠是自己，而非外在规范。但是所谓凭靠自己的良知以判断是非对错，可不简单，那不是自以为是，师心自用。必须经过自己不断地思索、讲习、磨炼、修养之后，才能有清明的判断能力。孔门师弟之间，日常讲学修德，精彩的部分就在这里。他们相互砥砺切磋，以期不惑于理，不逾规矩。德行讲习中，想要掌握功夫要旨，以最简约的原则来待人处世，应该是虔诚的学者一种积极的想法。孔子曾向弟子表示“吾道一以贯之”，（《里仁》第四·一五）此章又有子贡求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即显示出孔子弟子求道若渴、积极修德的心态。

“一以贯之”章，由曾子侧面说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章则再次提到“恕”字，足见这是儒家道德学说的精髓。外在规范既然不尽可靠，那么，指导自己言行的原则，又是什么呢?“恕”应该便是答案。唯有我们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才能发现如何的言行是合理、合宜的；才能注意自己的待人处世，修正自己的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真是简约而又具体可办的原则，怀此一念以行世，必能寡过进德了。

问题与讨论

请介绍自己的“座右铭”，试说体会，以与同学分享。

三、言　行

人类由思想到语言，由语言到行动，都有距离。所以有人想得到，但是说不好；有人说得出，但是做不到。人的言语要能成就人群，而不是卖弄小慧；说出的话一定要能做到，实践时一定要全力以赴；宁可做而不说，不要说而不做。

（一）

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①]，难矣哉！[②]"（《卫灵公》第一五·一六）

章旨

孔子告诫人们：群居交谈，应以义理为内涵。

注释

① **小慧**　小聪明。投机取巧、行险侥幸的小聪明，对于德行修养反而有害。

② **难矣哉**　难以进德有成。

析论

人类群居，相摩以善，循规蹈矩，则渐渐养成敦厚质朴的习性，道德修养日新又新，就会走到至诚至善的路子去；言不及义，好行小慧，则会养成投机取巧的习性，道德修养日趋浇薄，就难以成德成事了。晋代名士好为清谈，在后人的眼中，许多都是言不及义、好行小慧的话，所以难成

大道，甚至于还被讥为“清谈误国”。年轻学子在学校的聊天，也很容易言不及义、好行小慧，虽然不至于有什么害处，但是大好时光流逝，德业没有长进，也是一种相当大的损失呀！

（二）

子张问行[①]。子曰：“言忠信[②]，行笃敬[③]，虽蛮貊之邦[④]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⑤]行乎哉？立，则见其参[⑥]于前也；在舆[⑦]，则见其倚于衡[⑧]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⑨]。（《卫灵公》第一五·五）

章旨

孔子答子张问行，说话忠诚而信实，行为笃实而恭谨，而且念兹在兹，时时不忘，自能通行天下。

注释

① **行**　音 xíng，指行事的原则。

② **言忠信**　说话忠诚而信实。

③ **行笃敬**　行事笃厚而恭谨。

④ **蛮貊之邦**　泛指四夷未开化之国。

⑤ **州里**　乡里。指已开化的中国。周代制度，二千五百家为州，五家为邻，五邻为里。

⑥ **参**：陈列、呈显。

⑦ **在舆**　在车上。

⑧ **倚于衡**　靠在车辕前端的横木。衡下有轭，所以叉马颈。

⑨ **绅**　腰部的大带扎束后，剩余下垂的部分。

析论

说话忠诚而信实、行事笃厚而谨慎，这是与人相处，可大可久的最基

本的原则，即使在言语不通、文化发展程度较低的蛮貊之邦也都行得通；相反地，说话不忠诚信实、行事不笃厚谨慎，虽然在乡里之间也是行不通的。郭子仪单骑退敌，靠的就是忠信笃敬啊！

《子路》第一三·一九："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与本章章旨相近，可以参看。

（三）

子曰："君子欲讷[①]于言，而敏[②]于行。"（《里仁》第四·二四）

章旨

孔子论君子对言行的态度。

注释

① **讷**　讲话谨慎而不轻率出口。

② **敏**　勤敏。

析论

言与行，是人类社会中很有趣的两种行为。一般而言，话多的人，动作就少；动作快的人，话多半也少。俗话说："满瓶水不响，半瓶水响叮当。"正是这个道理。人生时光有限，花在讲闲话上，做正事的时间就少了。况且言多必失，反而害事。

说话容易，所以一般人容易轻忽；做事困难，所以一般人容易怠惰。孔子勉励我们要"讷于言而敏于行"，正是要我们革除这样的弱点。但是，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所以孔子也只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着一"欲"字，正说明其困难，以见君子时时以此自惕。

（四）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第一四·二七）

章旨

孔子论君子对言行的态度，以言过其行为耻。

析论

言过其行，指话说得过了头，但是行为却做不到。其原因，若不是好大喜功，就是存心欺骗，两者都是立德修业的大忌。言过其行，次数多了之后，就会造成信用破产，讲的话再也没有人会相信了。因此君子以此为耻。

（五）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①]，耻躬之不逮[②]也。"（《里仁》第四·二二）

章旨

孔子论古人以说话不能实践为耻。

注释

① **言之不出**　话不轻易说出口。之，介词。

② **躬之不逮**　自身的行为做不来。躬，自身。逮，及。之，介词。

析论

古人重承诺，一言既出，生死以之。如果是做不到的事，绝不随便答应。所谓"一诺千金"，便是这种典范。荆轲、聂政、季布等，都是这种

人物。游侠之士，尚且如此，何况是以道德良知自律的知识分子呢！

（六）

子曰："其言之不怍[①]，则为之也难！"（《宪问》第一四·二〇）

章旨

孔子论人言语轻忽，则行动必然难以配合，不易达成。

注释

① **怍**　愧疚。

析论

言之不怍，表示轻许诺。轻许诺的原因，是不把实践当一回事；不把实践当一回事，当然为之也难。与这样的人交朋友，很难有什么事是可以预期的。对人如此，对己也不会好到哪里。进德修业之难望有成，那是不言可知的。

问题与讨论

1. "言不及义，好行小慧"，能否举生活中的一些例子来说明？

2. 现代社会讲究"自我推销"，这和孔子要求的"讷言敏行"是否矛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小学生

论语卷·论人

教材

一、论古人时人

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这句话看似简单，实践起来，才知道必须有一个评判标准。但有些人对此毫无自觉，总是任由一时情绪左右，以致漫无标准；有些人虽然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标准，却缺乏深刻的反省，不曾想过自己所持的标准是否合理？如果在这关键上缺乏自觉与反省，怎能真正地选择别人的"贤"而效法之、发现别人的"不贤"而警惕之呢？

所以，孔子平时便常以古人、时人为对象，与门人弟子讨论其贤否。在具体评议中，经过合情合理的观察，贤者之所以为贤、不贤者之所以为不贤，都能很清楚地呈现出来。这对人生的价值，自然具有厘清、指引的作用。

本单元收录孔子对古代圣贤、仁人，以及当时贤士大夫的评论，共十一章，于为君、为臣、从政、立身之道，都有所启示。

（一）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①]天为大，唯尧则之[②]。荡荡乎[③]民无能名焉[④]；巍巍乎其有成功[⑤]也；焕乎[⑥]其有文章[⑦]。"（《泰伯》第八·一九）

章旨

孔子赞美帝尧德业的伟大。

注释

① **唯**　独。

② **则之**　比拟它，言帝尧的大德可以比拟于天。

③ **荡荡乎**　广远的样子。乎，犹"然"，语助词。

④ **无能名焉**　无法以言语形容。焉，句末语气词，无义。

⑤ **成功**　成就、功业。

⑥ **焕乎**　光明的样子。

⑦ **文章**　指礼乐制度。

析论

根据古史的记载，尧传位于舜，舜传位给禹，禹建立夏朝，夏朝国祚开始于公元前二千年左右，那么，尧是早在孔子之前约一千五百年的一位君王，他是《论语》中讨论到的最为古早的人物。

尧是一位爱民的君主，他善用人才，命羲仲、和仲观察天文，制定历数，使人民能以时种作；命舜典祭祀、同律度、修礼教、明政刑，使天下四方都能顺服。在位七十年，禅让后二十八年而崩殂，死后百姓悲哀如丧父母，四方因悼念他而三年不举乐。

他将帝位禅让舜，是爱民、公天下的最高表现。尧有子名丹朱，并不贤能，不足以承担大任。退位之前，他考虑的是："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所以他说："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史记·五帝本纪》）于是把帝位让给贤能而又得人心的舜。而在让位给舜的时候，他还特别告诫舜："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尧曰》篇）意思是说：执政若是落到四海之人困穷的地步，那么君禄也就永远断绝了。由此可见，他是一位能超越私情，时时以天下百姓之安乐为心的仁君。有此仁心，他订定的所有措施、制度，也就都能满足民众的需要，对社稷、国家有长期的助益，终为世人称善。

（二）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①]焉。"（《泰伯》第八·一八）

章旨

孔子赞美舜、禹功德伟大，而不把天下据为己有。

注释

① **不与**　犹言不相关，不以居帝位为乐。与，音 yù。

析论

中国古代的君王，名义上受命于天，他代表天来长育生活于天地间的子民。照理说，君王应该是为养民、育民而存在的。但是为了遂行养教的责任，且彰显其身份的特殊性，君王也就顺理成章地拥有无上的权力与尊荣，他的衣食住行一切生活，往往超乎常人的华美与逸豫。

这一整套华美与逸豫的生活，以及无限的权力，固然有助于理国行政，却也容易造成君王腐败，成为使野心分子疯狂的罪恶之源。春秋、战国时代，周天子的大权失落了，诸侯都不以身为一国君主为满足，雄心大国且进一步想兼并群国，以致征伐连连，战无休止。说穿了，正是为了争夺天子的大权而已。

孔子赞颂舜、禹“有天下而不与焉”，无非是要人寻思君王的本质。舜、禹虽然是天下君主，但他们却不贪图权力与享受，把天下据为己有，只知奉养一己。相反地，他们放弃安逸富饶的生活，自奉清俭而戮力从公，真切地履践养民、育民的责任。表面上是拥有天下，实际上，他们心中不曾将天下看作自己的产业。“有天下”，不是他们的最后目的，而是他们得以兼善济众的机会罢了。

面对这种公天下的为政风范，孔子当时的诸侯应感惭愧，而千百年以下，直到今日，为政者能扪心自问而无愧的，又有几人呢？

（三）

子曰：“禹，吾无间[①]然矣！菲[②]饮食而致孝乎鬼神[③]；恶[④]衣服而致美乎黻冕[⑤]；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⑥]。禹，吾无间然矣！”（《泰伯》第八·二一）

章旨

孔子赞美禹自奉俭朴而勤于公事。

注释

① **间**　音 jiàn，批评，挑毛病。

② **菲**　薄。

③ **恶**　音 è，劣。

④ **致孝乎鬼神**　虔诚孝敬鬼神，指祭品极其丰洁。

⑤ **黻冕**　典礼时的礼服礼冠。黻，音 fú，所以蔽膝的祭服。冕，行朝仪、祭礼时所戴的礼冠。

⑥ **沟洫**　田间水道，有正疆界、备旱潦的功能。洫，音 xù。

析论

此章旨在赞美大禹自奉俭约而戮力公事。或许会有这样的疑问：尽力于沟洫水利工程，确实是公共事务，但致孝乎鬼神、致美乎黻冕，是祭祀的行为，怎能说是公共事务呢？这疑问该从理解古代社会情况着手。

先民社会，思想朴素。他们认为自然界之外，存在着某种力量，可以主控人世间的幸福与灾祸。而这力量来自无可闻见、无可触摸的鬼神，鬼神之中则又以高居天上、主宰一切的天帝为最尊贵。另外，死去的祖先，则同样有着福佑子孙的力量。他们身体虽已枯朽，精神却仍系于人世，足以庇护孝敬他们的子孙后裔。因此，为了求得人世间的平和与幸福，先民自然产生畏天、敬祖的思想，以及祭祀天地、鬼神、祖灵的仪式。

职是之故，古代帝王祭祀上帝鬼神，乃属治国的大事，《论语·尧曰》篇："所重民、食、丧、祭"，而《左传》有这样的言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成公十三年），可为明证。那么，祭典的虔诚与否，实关系着天下的祸福、人间的苦乐。大禹的衣食生活，清俭到几近刻苦，却在祭典、礼仪上表现得丰洁、华美，目的就在取悦、致敬鬼神，以期获致全体生民的福祉，其精神与尽力沟洫、疏导洪水都是一样的。

（四）

微子去之[①]、箕子为之奴[②]、比干谏而死[③]。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微子》第一八·一）

章旨

孔子称许商朝微子、箕子、比干三人为仁者。

注释

① **微子去之**　微子因商纣王无道，屡谏不听而离开他。微子，名启，是纣王的庶兄。之，指纣王，下同。

② **箕子为之奴**　箕子因商纣王无道，于是佯狂为奴。箕子，名胥馀，是纣王的叔父。

③ **比干谏而死**　比干直谏商纣王，被剖腹挖心而死。比干也是纣王的叔父。

析论

古代社会，民权意识尚未萌发，对于政治领袖所拥有的权力，未敢置疑，且缺乏制衡其权力、监督其行为的相应机制，使得帝王掌握了世间所有的权力，成为不可侵犯的至尊。遇到道德高尚的帝王，他有自律能力、奉献精神，会善用权力，因公忘私；而且举贤任能，各赋予职权，以共治天下，如唐尧、虞舜，自然是天下的大幸。但若是道德低下者位居至尊，则天下如同遭受比旱涝更加严重的灾祸，终至生灵涂炭。夏桀、商纣，无疑地是上古时代残暴君王的代表。

面对掌握绝对权力，却毫无自制能力，毫无纳谏之心，全然不顾生民疾苦，只图一己之乐的昏君、暴君，身为臣下，该怎么办呢？如何导引君王步入正轨？如何在昏暴政局中为天下百姓谋求基本的福祉，免于受伤害呢？那真有无穷无尽的难处。

孔子从商纣时代，举出楷模，点明三种为臣的典型：一个是强谏不畏死的比干，一个是佯狂不忍去的箕子，一个是知几以存国祚的微子。他们忠荩为国，志在社稷天下、百姓苍生。虽无法感化商纣，力挽狂澜，恢复天下的治平；而且，三人的遭遇也各不相同，但孔子仍都给予“仁者”的至高评价。他们三人鲜明的形象，以及孔子对此人格的高度肯定，影响后世至巨。中国历史上，世世代代都不乏抗颜直谏、骨鲠强项的忠臣烈士，也有秉持良心提出异议的知识分子，接迹追踵；或者惨遭杀戮，或者身系囹圄，或者隐逸以存名教……不正是无数比干、箕子、微子的化身吗？

（五）

子曰：“伯夷、叔齐[①]不念旧恶[②]，怨是用希[③]。”（《公冶长》第五·二三）

章旨

孔子赞美伯夷、叔齐不记别人对自己的旧恶。

注释

① **伯夷叔齐**　殷商末年，孤竹国国君之二子。父死，相让王位，都逃往周。周武王起兵伐纣，曾拦车劝阻；商灭，二人耻食周粟，隐居首阳山，采薇而食，最后饿死。

② **不念旧恶**　不记挂别人对自己的旧恶。

③ **怨是用希**　怨恨因此也就少了。是，此。用，以、因。希，少，通“稀”。

析论

怨，不是一种正面的心理状态，在孔子的学说里，消除心中的怨恨，是很难能可贵的修养。有一次原宪甚至问孔子：如果能做到“克、伐、怨、欲不行焉”（没有好胜、自夸、怨恨、贪心等毛病），是不是就是仁人

了？孔子虽不同意如此便以“仁人”称之，但是认为这已经是很难得的表现了（见《宪问》第一四·一）。

为什么要消除心中怨恨呢？因为怨恨容易使人心生不满。不满的情绪，如果恣意发泄出来，可能就伤害了他人；而如果强加压抑，积久则郁懑自伤。而且不满的情绪，往往使人失去理性，不能持平看待人事，言行也就偏激，不合礼义。

这一章，孔子赞美伯夷、叔齐的少怨，还说出他们所以能“怨希”的原因，就在“不念旧恶”。事实上也为我们开示了如何消除怨恨的具体做法：人必须懂得宽恕，懂得不去记恨曾经作恶于我的人，也不要老陷在过去不悦的事情上，始终无法走出人生的阴影。

（六）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①]，不能死，又相之[②]！”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③]，一匡[④]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⑤]管仲，吾其[⑥]被发左衽[⑦]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⑧]也，自经于沟渎[⑨]而莫之知也！”（《宪问》第一四·一七）

章旨

孔子肯定管仲的功业。

注释

① 桓公杀公子纠　齐桓公名小白，是公子纠庶弟，二人都是齐襄公之弟。襄公无道，小白奔莒，公子纠奔鲁避祸。后来，公子无知弑襄公，自立为君。不久，无知又被杀，鲁国遣兵送公子纠回齐，但小白已先入齐为君，并且打败鲁军，迫使鲁国杀了公子纠。

② 不能死又相之　管仲原与召忽奉公子纠奔鲁，公子纠既被杀，召忽亦自杀，而管仲不但没有殉身，后来反而辅佐齐桓公。相，辅佐。

③ 霸诸侯　为诸侯之长。霸，伯、长。

④ **一匡**　全面匡正。

⑤ **微**　无。

⑥ **其**　犹言大概、或许。

⑦ **被发左衽**　披着长发，穿着开左襟的衣服。夷、狄之人风俗如此，意谓受夷、狄同化，沦为夷、狄。被，音 pī，通“披”。

⑧ **谅**　小信。

⑨ **自经于沟渎**　自缢而死于田间沟渠。经，缢。

析论

齐相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功业事迹载在史册，受到后人推崇。但影响世人对他的评价的负面因素，也是有的，其中尤其以他未能殉公子纠之难，而且转投政敌阵营，辅相桓公（公子小白）为最。所以子贡和子路都针对这点质问：“像管仲这样的人，可以称仁吗?”（子路之问，同在《宪问》篇。）

孔子两次回答都从功业上肯定管仲。对子路的回答，《论语》记得比较简单。只说桓公能不凭武力威迫而纠合诸侯，就是管仲足以称仁的大贡献。而这一章，对子贡的回答，则进一步说：齐桓公为诸侯领袖，导正各国一归正道（谓共尊周王），且攘拒夷狄侵扰中国，使人民得享有安定、文明的生活，都要归功于管仲。最后，孔子还驳斥以不能殉节来批评管仲者是不对的。因为管仲的志向广大，一生致力于尊王攘夷，存亡继绝，岂能为了自己的小信小节，便放弃天下大业的实现呢!

对于一个有文化理想、有政治抱负，又实在有功于后世的人，孔子是不忍责全求备，以小废大的。这种评人的宽宏胸次，值得学习。

（七）

子曰：“晏平仲[①]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公冶长》第五·一七）

章旨

孔子赞美晏婴善于交友。

注释

① **晏平仲** 齐国大夫晏婴，字仲，谥号平，史称晏平仲。历事齐灵公、庄公、景公，尚俭力行，尽忠敢谏。后人采其言行，辑为《晏子春秋》。

析论

此章“久而敬之”的“之”字，是代名词，可以确定。至于称代者何人呢？有的注家指“与人交”中的“人”；有的则以为指“晏平仲”，看法并不一致。有版本作“久而人敬之”，则是清楚地表达“之”是指晏婴。

不过，不论怎么说，晏婴与人交往，必然能掌握分寸，恭敬待人，是可以想见的。所谓“敬人者人恒敬之”，晏婴恭敬对人，恒久无替，可见是发自真诚与人交往，而非党比为利，虚应敷衍，所以他也赢得别人持久的友谊，以恭敬相对待。

真正的朋友，把相互提振道德视为义务，晏子这般恭敬自持，进而自然感染朋友，使他们也以真诚恭敬对人，实在称得上“善与人交”。

一般人的交往，往往在彼此亲近熟悉之后，忘了分寸，失去应有的礼敬之心。现今社会“朋友”之间，因调笑狎渎、混淆彼此而引起不满、怨愤，甚至反目成仇的事例，屡见不鲜，都是少了一分尊重所致。晏子的行谊，实在值得现代人深思、效法。

（八）

子谓子产[①]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②]也义。（《公冶长》第五·一六）

章旨

孔子赞美子产有合乎君子的四种美德。

注释

① **子产**　郑国大夫公孙侨，字子产，长于政治，为政宽猛并济，历佐郑简公、定公、献公、声公。当时晋、楚争霸，郑处两大国之间，而不被兵革数十年，子产之功也。

② **使民**　役使人民。

析论

子产这个人，做人谦逊规矩，事君敬顺谨恪，这应该是他之所以能够获得国君信赖，而执掌郑国大政的人格特质了。他的为政，一点也不苟且，他照顾人民，使人民都能享有惠利；他使用民力，很有节制，也很合宜，是春秋时期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所以孔子赞美他有君子的风范。揣摩本章的大义，如果从子产的惠、义谈起，也是很有意思的。

惠是仁爱利人之意，义是合理适宜之意。子产治国，很重视人民的感受，他不以舆论的批评为忤，反而乐于从倾听人民的声音中知道执政的缺失，以求改进，顺应人情。他深信唯有本着爱民利民的心从政，才能减损民怨，一味禁绝批评，只有适得其反。因此，为政三年，郑国人民便歌诵："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见《左传》襄公三十年）执政二十二年卒，郑人皆"哭泣悲之，如亡亲戚。"（《史记·郑世家》）观此可知：子产多么深得民心！

子产抚育人民有惠、使用民力合义，使得他拥有厚实的民众支持度，奠定他在郑国巩固的政治地位。权高又得众，在此情形下，他不改一贯的谦恭、敬谨的态度，辅相国君，不僭越、不怠事、不招忌，在春秋晚期君不君、臣不臣，伦理沦丧的世代，不是显得难能可贵吗?

试着从惠、义往上理解，则权高又得众的子产，其恭、敬必然是出乎至诚，而他的从政，也必然不是为了满足一己的权力欲望而已，他是真诚为国爱民的。

（九）

子贡问曰："孔文子[①]，何以谓之'文[②]'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③]，是以谓之'文'也。"（《公冶长》第五·一五）

章旨

孔子说明孔文子谥"文"的道理。

注释

① **孔文子**　卫国大夫孔圉（yǔ），谥号文。

② **文**　依死者生前行迹而为他所立的称号，是为谥。《逸周书·谥法解》记："勤学好问曰文。"

③ **不耻下问**　不以向地位比自己低、能力比自己差的人请教为耻辱。

析论

孔文子是卫国的贤臣，早于孔子一、二年而死。他死后得到的谥号是"文"。谥号是根据死者一生行谊而论定的，反映了当时人对死者品行的评价。

对于孔文子能够得到这样的美谥，子贡似乎有所质疑，是以请教于孔子。孔子则认为孔文子谥"文"，实至名归，因为他聪敏而又好学。而他的好学精神，从他不会羞于向地位较低、能力较弱的人启齿请益，便可看得出来！大抵而言，天资聪敏的人，领悟力本来就高人一等，如果加上勤学好问，必能厚殖学养，充实文雅的生命内涵。孔子可谓一语道破孔文子成就文雅生命的本源所在。

曾子曾经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泰伯》第八·五）意思是说：我的一位朋友，他在世时，一直都很好学勤问，很谦虚，一点也不自满；而且能不计较别人的冒犯。历来注家都说这是曾子怀想颜回，语气中含蕴无限的

景慕与赞叹。可见不耻下问的好学精神，是多么令人激赏，而好学勤问，也可视为涵养文德的必要条件了。

（十）

子曰："宁武子[①]，邦有道，则知[②]；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公冶长》第五·二一）

章旨

孔子称许宁武子尽忠为国的用心。

注释

① **宁武子**　卫国大夫宁俞，谥号武。宁，音 nìng。

② **知**　通"智"。

析论

宁武子生存的年代，约早于孔子一世纪，他是卫国名臣，辅相卫成公，奠定卫国安定的局势。孔子居卫甚久，对于宁武子志事乃有深刻的认识。

这里所谓的"邦有道"、"邦无道"，都是就卫成公在位时而说。

卫成公即位第三年，因处理与晋国的外交问题，与国人不协，得罪于晋国。从此在晋国霸权的逼迫下，君臣相讼，流离颠坠，还被晋国囚执。所谓"邦无道"，指此时也。这期间，宁武子随侍成公之侧，亲奉衣食。晋文公曾命医者毒杀成公，宁武子预知其事，乃贿赂医者，薄用鸩毒，才得幸免。两年之后，因鲁国出面说情，卫成公才被释返国，继续主国，宁武子仍然担任辅相重责。在他们努力下，国家逐渐安定，人民小康，与大国关系良好，罕被兵戈。所谓"邦有道"，指此时也，其事散见《左传》（僖公、文公间）。

卫成公复国，宁武子为政十余年，君臣一心，国人和谐，内政、外交

俱有成就，这是他的“知”。不过这种成就其他贤臣或许也能办得到、比得上。至于他在君臣不协、强权凌逼、成公流离失国之时，见危致命，忠贞隐忍，从容周旋于艰难，终至化险为夷。居危犯难之际，一般人甚至还会笑他太傻呢！这股坚毅的傻劲，就不是常人所能赶得上的。

（十一）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①]，左丘明[②]耻之，丘[③]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④]，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公冶长》第五·二五）

章旨

孔子说明自己与左丘明一样，鄙夷虚伪不真之人。

注释

① **足恭**　过分恭敬。足，音 jù，过分。

② **左丘明**　唐赵匡认为此处左丘明是孔子前贤，而非后世所说撰写《春秋·左氏传》的作者。

③ **丘**　孔子自称。

④ **匿怨而友其人**　隐藏怨恨而与所怨之人交友。

析论

人与人相处最贵真诚，此章孔子引左丘明的话，说出对伪善者的谴责。

伪善的人，言语往往最为动听，面容往往最为和善，态度往往最为恭敬，八面玲珑，长袖善舞，很容易给人好印象。但他们这些表现却只为服务特定的人物——那些对他的升迁、发财等名利有帮助的人。也就是说，伪善的人把自己的言语、面容、态度等都作为射利的工具，把人与人相处，都视为谋利的手段，目的只在图利自己，而非和善待人。为了利益，他们尽可逢迎别人，矮化自我；同样的，利益所在，他们也可狠心打击别人，不顾情

义。所以孔子也曾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第一·三）

朋友之间，虽然不至于勾心斗角，但有时也会意见相左而产生摩擦，心生怨恨不满。若是不能自我化解，却只为维持表面的和气，而刻意隐藏、压抑，也不思开诚布公、化解心结，事实上并非真诚的表现，这与伪善相去不远，是不值得鼓励的。而如果隐忍着对某个人的怨恨、仇雠，却刻意去接近他，表面上与他为友，却伺机报复，则可以说是将"朋友之道"完全践踏了，这种人堪称阴险的小人，为君子所不齿。

问题与讨论

1. 请举出一位你所尊敬的历史人物或公众人物，说出所以尊仰他的原因；并与同学互相讨论。

2. 请查阅管仲、子产传记，比较两人的品格与政治表现；并请提出你评断政治人物的具体标准。

3. 平常你会因何而心生怨忿？又是如何消弭心中怨气的？

4. 你希望朋友怎么对待你呢？要如何才能获得朋友的敬重？试申己见。

二、记孔子

以下十一章汇记孔子之为人、日常生活的情况，从中可窥见孔子闲居时的仪容、态度与神色。由于其内在心性修养深厚，所以外在气象自然中正平和，在待人处世方面，也都能趋于中庸，不偏极端。他戒绝意、必、固、我四事，不语怪、力、乱、神，敬慎斋、战、疾，从这些可见其性格、怀抱与修养。他的恻隐之心，处处随客观境遇而自然流露于日常生活中，如“问人不问马”、“钓而不纲，弋不射宿”、“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在鬼神信仰盛行的时代，他抱持重人道的理性精神，一切尽其在我，为其所当为，俯仰之间，无所愧怍。这些都充分彰显其平凡中的不平凡，值得我们细细揣摩，深深领会。

（一）

子之燕居[①]，申申如[②]也，夭夭如[③]也。（《述而》第七·四）

章旨

记孔子闲居时之和适。

注释

① **燕居**　退朝居家，闲暇无事之时。

② **申申如**　舒适自得的样子。如，助词，犹“然”。

③ **夭夭如**　温和愉快的样子。

析论

孔子闲居时的仪容、态度与神色，在《论语》中颇有记载。这一章提到孔子在家闲居时，“申申如也”，心中无事，容颜舒展，不是一天到晚皱

起眉头在忧愁。表示了孔子的心安理得和坦荡胸怀。同时“夭夭如也”，表现了温和愉快的心情。

孔子生活时有所乐，亦时有所忧，不过，他所忧的不是个人的利禄穷通，而是德业的进修、仁政的施行否？因此他虽忧国忧民，但始终有自己执著的信念，所以能达观开阔，安宁愉快。这样的气象，正可看出孔子的为人，纵然一生挫折困厄，但不以个人为忧，故能自得其乐。

（二）

子温而厉[①]，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第七·三七）

章旨

记孔子容态中和，庄严、恭敬而自然。

注释

① **厉**　严肃。

析论

内在的心性修养深厚，表现在外的气象自然中正和平。本章即记孔子的学问修养，展现出的容色神态：温和中带有几分严肃，使人感到亲切、可敬，但不敢放肆、轻慢。威严而不刚猛，使人感到神圣不可侵犯，但绝无凶猛暴戾之色。对人恭敬而又安详，不做作也不呆滞，活泼而自然。这与前章“申申如”、“夭夭如”意思相近，都是说明孔子表现的仪容、态度与神色，总是那么刚柔适中、温和舒泰。这是“修于内而发于外”而逐渐达到的境界，由此亦可想见孔子修养功夫之深厚。

（三）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①]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

便[2]言，唯谨尔。（《乡党》第一〇·一）

章旨

记孔子在乡党、宗庙、朝廷言貌之不同。

注释

① **恂恂如**　信实恭慎的样子。恂，音 xún。

② **便便**　音 pián pián，明辨的样子。

析论

本章记孔子在乡党、宗庙、朝廷中，所表现的语言、容态各有不同。居家乡时，与乡亲、宗族父老相处，他总是信实恭慎，谦逊得像不大会说话似的。然而在宗庙、朝廷之上，却能侃侃而言，辨明事理，但是态度非常谨慎。

一般人或许以为孔子在乡里和在宗庙朝廷上怎么两副面孔？其实这正是孔子谨慎诚敬的具体表现。在乡里之中，因有许多长辈在，孔子恒以晚辈自抑，谦逊木讷，绝不卖弄口舌、妄自尊大，也绝不以贤德骄于长者。但在宗庙朝廷上，因负有职责，所以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说理明白、不含糊。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表现，并无矛盾。

（四）

子绝[1]四：毋意[2]、毋必[3]、毋固[4]、毋我[5]。（《子罕》第九·四）

章旨

记孔子所戒除之四种态度。

注释

① **绝**　绝去、戒除。

② **毋意**　不凭空臆度。毋，禁止之词，作“不”讲。意，通“臆”，测度。

③ **必**　专必、武断。

④ **固**　固执。

⑤ **我**　私己。

析论

本章记载弟子平素观察老师立身、处世的态度，从中可见孔子的修养境界，也可以想见弟子平时观察的细密。

孔子所要弃绝之事是：意、必、固、我这四种毛病。“意”是事情未至时，以己意妄加臆测。“必”是主观武断极强，不重客观发展来看事情，便执定主见，毫无理由地认定必然如何。“固”则是一味固执成见，拘泥而不知变通。“我”则是处处以自我为中心，唯我独尊，在狭窄的个人天地之中自我封闭。如此一来，其生命当然也就干涩贫瘠，不可能丰富，不可能进步与成长；处事则足以败事，自处则不能进德修业。孔子之所以戒除意、必、固、我四事，岂无由哉？

从弟子们记下孔子所戒绝的四件事来看，孔子对于认识、判断外界事物，特别强调要严谨、客观、灵活；主张尊重事实，不自以为是，重视别人的存在。这种开明先进的态度与行事风范，颇值得后人研究、借鉴。

（五）

子之所慎：齐[①]、战、疾。（《述而》第七·一二）

章旨

记孔子所敬慎之三事：斋戒、战争、疾病。

注释

① **齐**　通“斋”，音 zhāi，斋戒。古代在祭祀前要沐浴、变食（不饮

酒、不吃荤)、迁室，以示虔诚，谓之斋戒。

析论

本章记载孔子平生敬慎的三件事，那就是斋戒、战争、疾病。孔子于祭祀之前，要谨持斋戒，毕恭毕敬，以示对神灵虔诚的心意。否则就无以对神明，尤其祭祀是面对天人之际，必须“心诚”才能灵。

至于战争和疾病，前者是面对敌我之际，关系国家存亡、人民安危，所以对战争要谨慎处理。至于疾病是攸关个人生命及孝道的精神，所以孔子的态度仍是十分慎重，不敢掉以轻心。从这三件事也可看出孔子凡事尽人事而为的态度及仁者的胸怀。

(六)

子不语[①]：怪、力、乱、神。(《述而》第七·二〇)

章旨

记孔子不谈论怪异、勇力、悖乱、鬼神之事。

注释

① **语**　谈论。

析论

孔子之所以不谈荒诞不经的怪异之事、惊世骇俗的暴力之事、乱伦败德的悖乱之事、崇尚迷信的鬼神之事，因为这些事情无益于人生教化，反而有害于世道人心。因此尽管一般人爱讲、爱听，孔子却不愿也不忍引人入于歧途，故宁可闭口不谈。

谢良佐曾注解说“圣人语常而不语怪，语德而不语力，语治而不语乱，语人而不语神”。这意思是孔子只谈正常的自然现象而不谈怪力；谈道德教化之事而不谈勇力；谈为政治国之事和应尽之人事，而不谈鬼神迷

信玄远难知之事。拿现在的社会风气来看《论语》，孔夫子不谈这些事，不也很正确的吗？目前社会上流行谈怪、力、乱、神，但社会风气不是愈来愈糟吗？悖德乱伦、好勇斗狠、装神弄鬼、悖伦犯上的事情，不也时有所闻吗？这一章阐述了孔子理性开明的人文精神，言简意赅，深具启迪作用。

（七）

子钓而不纲[①]，弋[②]不射宿[③]。（《述而》第七·二六）

章旨

记孔子取物有节，以见其仁心。

注释

① **纲**　用大绳连接渔网，横绝水流以捕鱼。

② **弋**　以生丝系箭而射。

③ **宿**　指夜晚栖息于树上的鸟。

析论

孔子以礼、乐、射、御、书、数教人，在生活中他也从事一些射、钓的活动。但其射、钓，并不在于贪多务得，因此钓鱼时只用钓竿垂钓，只取生活所需，而不用渔网捕鱼；射鸟时也只用丝线系在箭上射击飞鸟，而不射击正栖息在巢中的鸟。

以现代经济生产观念来看，如光用钓竿去钓鱼，渔业公司一天都无法生存。以爱护动物来说，射飞鸟之举，今日亦难苟同。但我们要了解孔子所处的时代并无自然保育的观念，本章之要旨在于取物的原则与态度。

钓鱼用钓竿，只取生活所需要的，而用渔网捕鱼，贪欲之心将日增。射飞鸟，亦是不在滥捕猎物，而射宿鸟，有如乘其不备之偷袭行为，不够

光明正大。这样的射、钓方式，是一种生活的乐趣，也是一种仁爱之心的表现。因为垂钓所得有限，捕鱼则可能一网打尽；射飞鸟，鸟有躲避的机会，射巢中的鸟，则鸟因毫无预防而丧生。从这里可看出孔夫子的仁爱之心。较诸现代人以锉鱼方式捕鱼、遍布陷阱以网鸟的行径来看，孔子必然也于心不忍的。

（八）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①]各言尔[②]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③]，与朋友共，敝[④]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⑤]，无施劳[⑥]。"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⑦]，朋友信之[⑧]，少者怀之[⑨]。"（《公冶长》第五·二六）

章旨

孔子与颜渊、子路，各言其志。

注释

① **盍**　音 hé，何不。

② **尔**　汝也。这里指你们。

③ **轻裘**　轻暖的皮裘。裘，皮衣。

④ **敝**　损坏。

⑤ **伐善**　夸耀自己的优点或才能。伐，夸耀。

⑥ **施劳**　张扬自己的功劳。施，张扬、炫耀。

⑦ **老者安之**　使老年人得到安适的奉养。之，称代词，指老者。

⑧ **朋友信之**　使朋友之间交往，能以诚信相对待。

⑨ **少者怀之**　使年幼者得到关怀爱护。

析论

本章记叙孔子引导弟子颜渊、子路各自表达他们的志向，而孔子也在

子路的请教之下，抒发自己的抱负。孔子利用与弟子相处的机会，引导弟子说出各自的心愿，除了可以了解弟子们的志趣、专长、性格外，也可使弟子们相互学习、砥砺，更可随时给弟子们指点、引导，鼓励他们立定志向，坚定信念。这是孔子经常实施的循循善诱的教育方式。师生之间在和谐的气氛下，有切磋，有请益，很自然地把孔门教与学的情境呈现出来，令人十分向往。

从对话当中，可见子路性情豪爽，很重朋友情谊，个人财物愿与朋友共享。颜渊富于德性修养，乐意发挥自己的才干，为大众服务，而不夸耀自己的长处，不张扬自己的功劳，具有肯奉献而又谦虚的美德。至于孔子，则愿老年人都有人孝敬，得到安养；朋友之间都能以诚信相待；少年人之间得到关怀爱护。其关注的层面更为广阔。

从所呈显的境界来看，子路较偏重朋友之间的义气；颜渊已能扩大层面，为他人服务，又具有谦和的态度，但仍局限在自我的修养上；孔子则自然流露出各得其所的仁者怀抱。

师生三人的志愿虽有不同，境界也有高下，但都充分显现高尚的人格与宽宏的怀抱，足以作为我们的楷模。

（九）

季路问事鬼神[①]。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②]？"（《先进》第一一·一一）

章旨

明孔子不道死亡与鬼神等幽明难知之事。

注释

① **事鬼神**　奉祀鬼神。

② **未知生焉知死**　生的道理还没弄清楚，如何能知晓死后的情形呢？

析论

本章由人事和鬼神问题，触及人的生死问题，由此可见孔子的态度。因“鬼神”和“死亡”的问题，都渺茫而难以知晓，所以孔子采存而不论的态度，既不言其有，亦不言其无，而回答子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强调要注重现实的人生。这两句话实际上暗示了鬼神、死后之事，是不如伦理道德的实践与实际生活的需要来得迫切的。

孔子何以不谈鬼神之事？因其学说研讨的都是人生切要的问题。在现实里，人对于鬼神是无法加以征验的，有些人舌灿莲花，自以为知道，因此添油加醋，讲得神奇眩目，令人着迷。这样的情形多了，便容易使人放弃其原本应担当的责任，遇到事情，不用自己的智慧去判断，不花自己的心血去努力，以为敬鬼神就能求福。这么一来，人还需要做什么呢？孔子认为与其敬鬼求福，不如先做好现实生活中自己该做的事，先探求活着如何昂首阔步人生，使人活得有意义、有价值。

（十）

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①]，则不歌。（《述而》第七·九）

章旨

记孔子吊丧尽哀之至情。

注释

① **哭** 指吊丧哭泣。

析论

本章记录了孔子发自内心的哀戚之情，及真诚的同情心。孔子在正有

丧事的人身边进食，因为哀伤气氛的感染，恻隐之心油然而生，所以食不甘美，未曾吃饱。孔子平时弦歌不辍，但于这一天吊过丧，因余哀未忘，萦萦于怀，便没有心情唱歌。孔子对生活中悲欢情绪的节制调和，总是人情入理，自自然然体现仁者胸怀。

现代人办丧事，往往大肆铺张，甚至歌舞助兴、花车表演，而吊丧的人更是宾客喧哗，忘记哀戚，这实在是对死者的大不敬，也是对生者的一大讽刺。本章对于那些不懂表示哀戚沉痛之意，反而嘻笑歌舞以取乐的人来说，应具有鞭策、启迪作用，值得人们借鉴。

（十一）

厩[①]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乡党》第一〇·一二）

章旨

记孔子对人命的重视。

注释

① **厩**　音 jiù，马房。

析论

孔子学说以"仁"为本，所谓"仁者爱人"，这一个"仁"字，不但屡见于孔子言论当中，也经常在生活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

"伤人乎？"这句话十分生动地勾勒出孔子仁者的形象。马房失火，孔子退朝回来，乍听之下，第一个反应是：有无人员伤亡。可见他重视人的生命甚于物的价值。宋儒朱熹注解说："非不爱马，然恐伤人之意多，故未暇问。"

这一章所阐述的道理，其实不难懂，一般人也都同意朱子的看法，认为孔子问人不问马是对的。但是有多少人肯知而能行呢？比如说两车相

撞，我们是先关心自己的车子撞坏了没？还是有无人员受伤？车房起火了，是先问烧到自己的车没有？还是先问烧到人没有？有人对爱车侍候得无微不至，又擦洗、又打蜡，对自己的亲人却不闻不问。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省的。

虽然这些“问马不问人”的现象令人难过，但也有不少人胸怀仁心，如消防队员之冲入火场救人，真正体现了孔子这种“问人不问马”的精神，在逐渐物化的今日社会，予人无限温馨。

问题与讨论

1. 读了以上各章，你对孔子的为人是不是有较清楚的认识？请运用一二百字的篇幅，写出你心目中的孔子。

2. 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这些话在今日还有什么样的意义？请试加探讨。

3. 孔子是位重视客观、实事求是，并且有仁心的人，请就本单元所述，引述《论语》中的章句加以印证、说明。

4. 试从《颜渊》、《季路侍》这一章中辨别孔子师生三人的抱负。

三、孔子自述

本单元所选各章，是孔子自我的评述。从这些言语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日常生活非常简单朴素，安贫乐道；怀才待用，崇敬周公；好学不倦，立说谨严；慨叹大道未行，但不怨天、不尤人等，这些美德，都值得我们学习与效法。

（一）

子曰："饭疏食[①]，饮水，曲肱而枕之[②]，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③]。"（《述而》第七·一五）

章旨

孔子自述安贫乐道。

注释

① **饭疏食**　吃粗劣的食物。饭，吃，动词。疏食，粗食。

② **曲肱而枕之**　弯曲手臂当枕头而睡。肱，音 gōng，上臂，此指手臂。枕，音 zhèn，动词。

③ **于我如浮云**　对于我来说就像天上飘浮之云，喻无动于心。

析论

富贵是大部分人向往追求的，本来追求富贵并不是一件坏事，对人也往往可以造成积极奋发的动力，可是追求的方法不正当，就不应该了。

如果用不当的方法得到富贵，一则内心不安，二则这富贵不一定能永

久保住。有些横财，常是怎么得来，就怎么失去。同时为了保护既得的富贵，天天不安，如此则不如安贫乐道，过得舒坦踏实。

本文上半段孔子自言安贫乐道，下半段自言不羡慕不正当得到的富贵。我们可以从这一章清楚地看到孔子对贫与富的看法。

荣华富贵本像无底洞，永无满足的时候。有些人一生汲汲营营，到头来是一场空，一生为富贵的奴隶，倒不如做好生涯规划，学习孔子淡泊和乐的人生态度。

（二）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①]，韫椟[②]而藏诸[③]？求善贾[④]而沽[⑤]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子罕》第九·一二）

章旨

孔子答复子贡，言己怀才德以待明君之礼聘。

注释

① **斯**　此。

② **韫椟**　收藏在柜子里，喻怀才不用。韫，音 yùn，收藏。椟，音 dú，柜子。

③ **诸**　"之乎"的合音。

④ **善贾**　好商人，喻明君。贾，音 gǔ。

⑤ **沽**　卖。

析论

孔子的学问道德很好，这是人人承认的事实，但是他却课徒而不仕，学生对老师难免有愿意出仕与否的怀疑。

子贡是孔门中口才很好的一位，他用美玉做譬喻，来试探孔子的想法，这种问法，非常含蓄，听得懂固然好，听不懂也无伤大雅。孔子是何

等聪明的人，当然听懂了。孔子道德学问已修养得很好，所以子贡用美玉来做譬喻，是非常合适的。子贡这种说话的技巧，值得我们学习。

儒家的哲学，基本上是以服务为目的，所谓忠恕之道，就是修己安人之道，修己的目的就在安人，所以孔子当然有出仕为民服务的心愿，这心愿可以从他连答“沽之哉”、“沽之哉”体会出来。

（三）

子曰：“甚[①]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②]。”（《述而》第七·五）

章旨

孔子自叹其道尚未实行，而人已衰老。

注释

① **甚**　过分，此指太厉害。

② **周公**　姓姬，名旦，相武王，佐成王，制定礼乐制度，周朝因而大治。

析论

周公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他承继父兄之德，制礼作乐，使周天下大治，后世视之为圣人。鲁国是周公的封国，所以周礼尽在于鲁。孔子是鲁国人，对周公极为景仰，他所传的道，正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往圣先王之道。他所期待推行的，正是周代制度，所以时时念及周公，因为周公是先王之道，周代制度的代表。常言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孔子因为时时景仰周公，所以夜里也会常梦见周公。可是现在年老体衰，已好久“不复梦见周公”，弦外之音就是说不能再见到周代制度了。

孔子年轻时，时时以推行先王之道为职志。《子罕》篇记载子畏于匡，

孔子说："文不在兹乎！"正表明了孔子以文化传承者自居，而实现周公之道正是孔子念兹在兹的心愿。可是年老力衰了，不容易再见到周代制度的实现，于是发出如此深沉的感慨。不过由于孔子的立说传道，使先王之道成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主流，孔子无愧于周公，我们是否也该无愧于孔子呢？

（四）

叶公[①]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②]。子曰："女[③]奚[④]不曰：'其为人也，发愤[⑤]忘食，乐以[⑥]忘忧，不知老之[⑦]将至云尔[⑧]！'"（《述而》第七·一八）

章旨

孔子自述为学之乐以示人。

注释

① **叶公**　楚国叶县尹，姓沈，名诸梁，字子高，僭称公。叶，音 shè。

② **不对**　没有回答。

③ **女**　通"汝"，你。

④ **奚**　何。

⑤ **发愤**　自觉不满足而奋力去做。愤，心求通而未得。

⑥ **以**　犹"而"，连词。

⑦ **之**　无义，介词。

⑧ **云尔**　语尾助词，相当于白话的"罢了"。

析论

每个人都有忘忧、忘食的经验，喜欢下棋的人，下起棋来，就忘了时间；爱聊天的人，聊起天来没完没了；爱打球的人，打起球来，也会忘了时间和忧愁；爱看小说的人，看起小说来，也是没日没夜的，总觉得时间

过得特别快。

叶公向子路问孔子，子路没有回答。子路没回答的原因，大概是不知道怎么样来形容孔子，孔子知道了，就把自己描述了一番。

孔子自我描述的一段话中，有两个关键的词语要把握，一个是“发愤”，另一个是“乐”。孔子到底发愤什么？乐什么？孔子一生的成就在他的道德，所以所发愤的是进德修业，他为了进德修业，竟然忘食；从进德修业中，获得的满足与快乐，又把忧愁给忘了。处在这种忘忧、忘食的境界中，连老了都不自觉，这就是孔子成为圣人的根本所在。

一个人想做一件事，全心投入是成功的必要条件，专注于该做的事，还怕啥事做不成；但专注于不该做的事，那就非身败名裂不可了。选择什么是我们所该专注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课题。

（五）

子曰：“盖[①]有不知而作[②]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③]，知之次[④]也。”（《述而》第七·二七）

章旨

孔子自述不妄作，其为学方法在于多闻多见，择善而从之、识之。

注释

① **盖**　大概，副词。

② **不知而作**　不知事理而妄自著述。

③ **多见而识之**　此句意为“多见，择其善者而识之”，乃承上而省略。识，音 zhì，记也。

④ **知之次**　指次于“生而知之”者。

析论

本章说明孔子研究学问的严正态度。孔子曾经利用鲁国保存的史料写

《春秋》，他先把所得资料区分为“所见异词”、“所闻异词”和“所传闻异词”三类，再仔细推敲斟酌，考量其可信度，进而写成《春秋》。《春秋》中每写一个字都有来历，所以孔子自言自己不是一个“不知而作之者”。

学问是由见闻思辨而来，所见所闻越多，自然学问就会增长，但是所见所闻可能有异说，也可能有好坏善恶之别，并不是凡所闻皆是，凡所见皆是，孔子对于它们加以思辨，择其善者而从之，可见他学习态度的认真了。

不知而作，是凭空杜撰，是孔子所厌恶的。孔子以多闻多见而择善从之，虽不及上知（zhì）（生而知之）之能创作，亦可算是次于上知的人。孔子的智慧很高，但行事谨慎，尤于创作一事，绝不妄作，自称“知之次”，是自谦之语，这种稳健谦虚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六）

子曰：“莫我知[①]也夫[②]！”子贡曰：“何为[③]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④]；下学而上达[⑤]。知我者，其天乎！”（《宪问》第一四·三七）

章旨

孔子慨叹世人不了解他，因而告诉子贡，他是个不怨不尤、下学上达的人。

注释

① **莫我知**　即“莫知我”，言无人能真切了解我。莫，没有人，否定代词。

② **也夫**　置于句末的语气助词。夫，音 fú，此处表感叹语气。

③ **何为**　犹“何谓”，相当于“怎么说”、“为什么说”。

④ **不怨天不尤人**　不埋怨上天，也不责怪他人。怨，埋怨。尤，责怪。

⑤ **下学而上达**　下学人事，上达天理。

析论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说这段话时已七十一岁了，他从五十五岁起周游列国，到六十八岁时再回到鲁国教书课徒。他周游列国的用意在宣扬自己的学说主张，希望有国君能够用他，使他一展抱负，促进天下大同。但是各国国君以征伐为尚，都以孔子王道学说难见急效而未加重用。现在孔子七十二岁了（孔子七十三岁卒），天下依然混乱，他的学说依然不被采用，所以就发出了“莫我知”及“知我其天”的感慨。

孔子下学人事，人事有否（pǐ）有泰，孔子能安然处之，所以不尤人；孔子又上达天理，唯天理表现在人事上，有穷有通，孔子也能洞察它们，所以不怨天。有了这种豁达开朗的胸襟，纵然没有人了解自己，对于自己又有何损？孔子之所以发出“莫我知”之叹，乃慨叹“莫我知”而“莫我用”，因为“莫我用”，所以孔子的政治理想就无法实现了，只好说“知我者，其天乎”啦！

问题与讨论

1.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这种生活有什么乐趣呢？

2. “待贾而沽”和“待价而沽”有什么不同，孔子为什么要待贾而沽？

3. 读了孔子自述诸章，你认为孔子是怎么样的人？

四、时人评孔子

以下三章记载隐者和孔门弟子对孔子的评论。隐者离群索居，不问世事，对积极入世、充满忧世之心的孔子，不了解者居多，因此，赞赏惋惜者有之，冷嘲热讽者有之；弟子对孔子的观感，则因来自切身深刻的体会，对孔子充满崇仰、爱戴之情。从这两种不同的反应，我们一方面看到圣人之道弘大，故不易为世人知晓的现象，另一方面借正、反两面的评述，更加彰显孔子之为人。

（一）

子路宿于石门[①]。晨门[②]曰："奚自[③]？"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宪问》第一四·四一）

章旨

记隐者晨门之言，道出孔子积极救世的精神。

注释

① **石门**　鲁城外门。

② **晨门**　职司早晚启闭城门的人，此处盖贤人隐于守城门者也。

③ **奚自**　从何而来？奚，何。

析论

孔子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传道济世的抱负和使命感，在当时有人肯定他、赞扬他，但也有人揶揄他、讽刺他，他曾经一度在鲁国为官，但不久便辞去，晚年为了寻找实现他政治理想的国君，带着学生周游列国。

其间，孔子曾语重心长地说："知我者其天乎！"又有一次子路在石门外住宿了一夜，当他第二天入城时，管城门的听子路提到孔氏，就说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这一章所述重点即孔子这种积极救世的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一语相当准确地表现了孔子当时的困境，及处于此困境中那不屈不挠的勇者形象，流露出当时人们对孔子的同情、了解，乃至赞佩、叹惋的心情。

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知"就是明察世态、洞悉政局。孔子并不是脱离现实的梦想者，但在"知其不可"之后，别人抽身而去，明哲保身，孔子则挺身而出，虽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也要做一棵疾风中挺立的劲草，坚持自己的理想。这种精神给予孔子的政治实践以独特的光彩，也对后人有无限的激励作用，后代有志之士莫不以此自勉，献身理想，百折不回。他们的献身实践，又为这句话增添了许多光芒。

（二）

长沮、桀溺①耦②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③焉。长沮曰："夫执舆者④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⑤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⑥？且而⑦与其从辟人之士⑧也，岂若从辟世之士⑨哉？"耰而不辍⑩。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⑪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⑫？天下有道，丘不与易⑬也。"（《微子》第一八·六）

章旨

记孔子答隐者之所讥，而述己志。

注释

① **长沮桀溺**　楚国二隐者之名。

② **耦**　通“偶”，并也。

③ **问津**　问渡口之所在。津，渡口。

④ **执舆者**　在车上执辔的人。本是子路驾车执辔，因下车问路，故由孔子代替。

⑤ **滔滔**　比喻纷乱的样子。

⑥ **谁以易之**　将和谁来改变此种局势。以，和下文“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丘不与易也”诸“与”字同义。

⑦ **而**　汝也，指子路。

⑧ **辟人之士**　指孔子。因孔子周游列国，相继离开鲁、卫、楚等国。辟，通“避”。

⑨ **辟世之士**　避世隐居的人，桀溺自谓。

⑩ **耰而不辍**　谓继续覆盖种子，也不告以渡口所在。耰，音 yōu，以土覆盖种子。

⑪ **怃然**　怅惘失意的样子。怃，音 wǔ。

⑫ **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此句承上句省略“同群”。意谓如不与世人同群生活，那么要跟谁相处而生活呢？徒，辈。

⑬ **天下有道丘不与易**　言天下如果太平，则我不必出来改变这种局势。意指天下不太平，故欲以正道扭转之。

析论

孔子怀抱济世热忱，一心救世，当他周游列国时，途中曾遇到两位耦耕的隐士，子路向他们问津，在一问一答的过程中，两人对孔子率弟子碌碌奔波，而徒劳无功的行为，大不以为然，故明知是孔子门徒，长沮却始终不肯告知渡口所在，还加以反讽。桀溺则不信孔子有能力改变混乱的政局，说完话便低头工作，不理会子路。子路无奈返回，告知孔子此事。孔子深为感慨，认为人与栖息山林的鸟兽不同，不应逃避人世。

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两种不同人生观所表现出来的处世态度：隐者以为天下无道，政治黑暗，难以有所作为，因此高举远引。孔子则完全相反，“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说明了正因天下无道，所以必须挺身而出，以澄清局势，造福百姓。如果说在天下无道，举世皆浊的环境下，贤者为了洁身自好，而遁世隐居与山林鸟兽同群，那么必然“小人道长”，

天下将永远处于“无道”中。孔子栖栖遑遑地奔波游说，正因不忍人民处于天下无道之中。从这章记载可以看到孔子的为人：只要是有利人民，合乎义理的，没有不尽力为之奋斗的。

我们今日所身处的社会已有日渐混乱的趋势，如果学习隐者孤高自清，独善其身，当然也是一种人生态度，并不会犯科触法，招致物议。但进一步想想，假如社会一乱，每个人都为了顾全自己，争相逃避，不肯出来奉献心力，那是不是太消极悲观了吗？我们大家既然是社会群体中的一分子，当然就负有社会责任，如果每个人都有孔子这种积极乐观的入世态度，那么我们的社会终究会充满希望的。

（三）

叔孙武叔[①]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②]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③]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④]，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⑤]也。”（《子张》第一九·二四）

章旨

子贡赞美孔子之德，有如日月，并申辩毁谤者之不自量。

注释

① **叔孙武叔**　姓叔孙，名州仇，谥武，鲁大夫。

② **无以为**　言不要如此毁谤。无，通（毋），禁止之词。

③ **逾**　超越。

④ **自绝**　自己绝弃于日月，比喻自己自绝于孔子。

⑤ **多见其不知量**　恰好显示他不知量力罢了。多，适，刚好。

析论

弟子与孔子相处日久，亲受孔子教泽沾溉、人格熏陶，对他有更深刻

的认识；对其道德学问、胸怀气度、人格修养等，发出由衷的赞美与心悦诚服之情。如子贡曾数次针对时人对孔子的误解或毁谤，而为孔子澄清或辩白。从子贡的义正辞严，一再捍卫孔子圣道之不容诬蔑的态度来看，足见他对孔子无限崇仰之心。

本章记叔孙武叔毁谤孔子，子贡挺身为老师辩护，并以日月比喻孔子学问道德之崇高和伟大，是任何人无法超越的。不自量力的人诋毁孔子，既无损于他日月般的光辉，也无损于孔子崇高的形象。子贡之语，足见孔子之伟大，有如日月经天。

司马迁说："夫使孔子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能对老师博大精深的学问道德有深切的体验，又能进一步弘扬老师之道，子贡堪称孔门杰出之士。

问题与讨论

1. 在现今的社会，你认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是否可取？请说明理由。

2. 于贡以孔子之德有如日月，以斥责毁谤者，这样说有什么作用？

3. 请说说你对"穷则独善其身"的看法。

五、孔子论弟子

本单元所选各章，是孔子针对门弟子所作的评论，及其与弟子言志等相关对话。从这些评论与对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孔子的理想、教育方式；更可体会出孔门弟子的光明俊伟。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才德兼备，有为有守，足以负重行远，弘道济世。玩味孔门师生间的对话，我们发现孔子与弟子之间有着相同的志趣和深厚的情谊。他们经常在一起磨砺道义，讲论学问；他们还进而相期相勉，实现救人救世的理想。研读本单元各章，孔子及其门弟子光风霁月的丰姿，竟然又在我们的心上眼中复活了。

（一）

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①]狂简[②]，斐然成章[③]，不知所以裁[④]之。"（《公冶长》第五·二二）

章旨

孔子在陈思归乡里，裁成弟子。

注释

① **吾党之小子**　我乡党中的弟子们。党，乡党，周制五百家为一党。小子，指弟子。

② **狂简**　谓志大而疏略于事。

③ **斐然成章**　言其德行修养所表现于外的言行举止，颇有可观的文采。斐然，有文采的样子。

④ **裁**　修正。

析论

孔子周游列国，想要推行大道，拯救庶民。可是当时各国国君，都沉迷于整军强国、开疆拓土、武力攻伐的战事中，因此孔子虽受各国礼遇，却始终没有人君肯任用他，所以思归乡里，裁成弟子。

狂简是志大而疏略于事。狂简的人，胆大而心不细，虽然志意高远，但是视事轻易，任事草率，也就是说狂简者是眼高手低的人。年轻人血气方刚，比较容易犯这种毛病。狂简和乡愿不同，孔子最讨厌乡愿，骂乡愿是德之贼。至于狂简，只是学养不足，尚未走上中庸之道而已。如果好好培育他们，教导他们，就能折其轻狂易简而合乎中庸了。中庸之道，就是孔子主张的仁道，是无过无不及之道。

狂简的人，表面看去，像是个潇洒的人，斐然成章，但是这不是成道的表现，教导他们回归中庸之道，就是孔子所说的“裁之”了。

（二）

子曰：“从我于陈、蔡[①]者，皆不及门[②]也。”德行：颜渊[③]、闵子骞[④]、冉伯牛[⑤]、仲弓[⑥]；言语：宰我[⑦]、子贡[⑧]；政事：冉有[⑨]、季路[⑩]；文学[⑪]：子游[⑫]、子夏[⑬]。（《先进》第一一·二）

章旨

孔子思念在陈、蔡间共患难的弟子，并以四科分述其所长。

注释

① **陈蔡**　二国名，在今河南、安徽一带。孔子周游列国时，曾受困于两国之间。

② **不及门**　指此时不在门下。

③ **颜渊**　名回，字子渊，鲁人。

④ **闵子骞**　名损，字子骞，鲁人。孔子弟子，小孔子十五岁。骞，

音 qiān。

⑤ **冉伯牛**　名耕，字伯牛，鲁人。

⑥ **仲弓**　姓冉，名雍，字仲弓，鲁人。

⑦ **宰我**　名予，字子我，鲁人。

⑧ **子贡**　姓端木，名赐，卫人。

⑨ **冉有**　名求，字子有，鲁人。

⑩ **季路**　姓仲，名由；字子路，一字季路，鲁人。

⑪ **文学**　博学通经，指学术修养很好。与现代“文学”意义不同。

⑫ **子游**　姓言，名偃，字子游，吴人。

⑬ **子夏**　姓卜，名商，字子夏，卫人。

析论

孔子周游列国时，身边跟随着一些学生。孔子六十三岁时，想从陈国到楚国，竟困于陈、蔡之间，当时跟随他的十个学生，现在都不在门下，而这十个人都是好学生，孔子不免思念起他们，并且分别了他们的学业专长。后人把这十个人称为“孔门十哲”。

“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是孔门四科，德行指道德修养，最难修成，故列于首；言语指善于辞令，应对得体；政事指具从政才能；而文学则指博学通经，和现代以文艺为文学的意义有些出入。

颜渊安贫乐道，其心三月不违仁；闵子骞是个孝子；冉伯牛生病时，孔子有“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之叹；仲弓，孔子许为“南面”之才，这四个人属于德行科。

宰我曾去齐国作外交上的折冲；子贡以辩才、干练，名震诸侯，这两人属于言语科。

冉有后为季氏宰，帅师作战胜齐；季路有勇有信，尝为季氏宰、蒲邑宰等，皆有政绩，这两人属于政事科。

子游为武城宰，以礼乐治之；子夏于孔子殁后，居西河为魏文侯师，孔子六经多由子夏所传，这两人属于文学科。

从这一章，我们不难看出孔门师生情感融洽，而学生各有成就，真叫人欣羡。

（三）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①]。而已矣。"（《雍也》第六·五）

章旨

孔子赞美颜回可以长时间不违仁，并勉励其他弟子。

注释

① **日月至焉**　指或一日、或一月达到仁德的境界，而不能长久。

析论

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从整部《论语》来看，孔子对其他学生都有或多或少的批评，唯独对于颜回，只有赞美，没看到批评的言词。

颜回被赞赏，完全由于他的修养较其他学生为精深，他时时刻刻养护仁心，力行仁道。由于他养护仁心，所以能克除私欲，清除心中蟊贼，不受外物的诱惑，所以能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力行仁道；也由于他长时间能力行仁道，所以才赢得"其心三月不违仁"的赞美。其他弟子则修持不如颜回，不能力守仁心，所以天理常会被人欲所淹没，一旦欲望盖过仁心，自然就会做出违道的事情来。对于仁心、仁道的修持，颜回与其他弟子们显然有一段差距，孔子固然在赞美颜回，其实也有希望其他弟子见贤思齐的用意。

心是行动的主宰，心不违仁，自然行也不违仁。这个心也是一个人的良知，能坚守良知，凡有发念，要衡量合不合仁道，不合仁道的千万不能做，做了就是违仁。

（四）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①]，一瓢饮[②]，在陋巷，人不堪[③]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第六·九）

章旨

孔子赞美颜回之安贫乐道。

注释

① **一箪食**　一箪饭。箪，音 dān，盛饭的圆形竹器。食，音 sì。

② **一瓢饮**　一瓢水。瓢，用葫芦剖制之舀水器具。

③ **堪**　忍受。

析论

颜回吃的是粗食淡饭，住的是简陋小屋，一般人都会承受不了这种贫穷的生活，而他却丝毫不受影响，仍自得其乐，这和孔子自己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述而》篇）是相同的人生态度，也是君子的修为，所以孔子特别赞美颜回。

颜回家境贫苦，却能安贫乐道，我们如不像颜回那样的贫穷，自然不必过颜回一样的贫困生活，然而他的高贵情操、安乐精神，确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五）

子曰："语[①]之而不惰[②]者，其回也与！"（《子罕》第九·一九）

章旨

孔子赞美颜回勤学不怠。

注释

① **语**　音，yù，告诉。

② **惰**　懈怠。

析论

颜回，孔子的好学生。在《论语》中，孔子多次谈到颜回，都是褒奖之辞。《为政》篇说："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先进》篇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音 yuè，同悦）。"《雍也》篇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又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又说："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中庸》也记载孔子称赞颜回说："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也。"从这么多奖誉看来，颜回确实是个好学生，他好在哪里呢？好在努力进德修业，本章"语之而不惰"就是努力的说明。"语之而不惰"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孔子告诉他学问的道理后，颜回能努力不懈地加以实践；第二种解释是孔子告诉他学问的道理时，颜回听来从不会感到厌倦，因为听得懂才不会厌倦，不厌倦就是精神不松懈，这种现象就是孔子称颜回"于吾言，无所不悦"。无论哪种说法，都说明颜回是个好学生，他的好学力行，实在值得我们效法。

（六）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①]，不贰过[②]，不幸短命[③]死矣！今也则亡[④]，未闻好学者也。"

（《雍也》第六·二）

章旨

孔子答鲁哀公所问，嘉许颜回好学，并惋惜其命短。

注释

① **迁怒**　把愤怒转移到无关的人或物身上。

② **贰过**　再犯相同之过失。贰，重复，动词。

③ **短命**　谓早死。颜回四十岁而亡。

④ **亡**　音，wú，通“无”。

析论

“学”的意义和范围很广，孔子心目中，颜回是最好学的学生，颜回死后两年，孔子才死去，所以鲁哀公问孔子的时间，在孔子七十一岁以后。颜回死后，孔子很多大弟子都还健在，像子游、子夏都是文学科的大弟子，孔子却不称举他们好学，本章孔子所以特举颜回好学，要从“不迁怒，不贰过”来理解。

不迁怒是审辨的功夫，是理性的行为。不迁怒的人，犯了一件错误，会检讨这件错误，不会牵连到其他的人或事上面；进一步说，自己受了怨气，也不随便把怒气发到别人身上，这是人己关系的和谐，是“恕”道的发端。

不贰过是反省的功夫，是彻底的觉悟。它指同样的过错不再触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不知反省悔改，就会一错再错，积重难返了。

从以上分析，孔子称赞颜回好学，着眼点重在自我修养，重在道德实践，而不只是求得书本上的知识而已。

（七）

子谓[①]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子罕》

第九·二〇）

章旨

孔子称赞颜回为学精进不已，而惜其英年早逝。

注释

① **谓** 称举，谈到。

析论

孔子弟子中，颜回的好学、善学，几乎无出其右。他常在课余之暇，阐发孔子学说；并且心悦诚服，躬行实践。鲁哀公曾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就说："有颜回者好学。"（《雍也》篇）由此可知孔子是多么欣赏颜回。孔子曾说："回也，视予犹父也。"（《先进》篇）而孔子也视颜回如己出。可见孔子与颜回的感情深厚如同父子。

像颜渊这样杰出的弟子，自然足以继承孔子的志业，弘扬儒学，行道于天下；然而却英年早逝，才活四十岁，孔子怎能不惋惜悲痛呢？甚至于事过境迁之后，只要谈到颜渊，就发出"惜乎"之叹，惋伤不已。玩味本章"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二句，除了追念逝者之外，蕴含着另一层意义，即孔、颜师徒之情是植根于道义的，是与学问的研究、文化的弘扬、理想的实现相终始的。

今日人伦式微，风俗浇薄，玩味本章旨趣，对于孔、颜师生之情，怎能不兴起怀慕之思呢？

（八）

子谓[①]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②]，惟我与尔有是夫[③]！"子路曰："子行三军[④]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⑤]，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⑥]，好谋而成[⑦]者也。"（《述而》第七·一〇）

章旨

孔子赞许颜渊能得用行舍藏之宜，勉励子路临事当守戒慎善谋之道。

注释

① **谓**　告语。

②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若遇到贤君重用，就行道于世，兼善天下；若遭舍弃，不用于时，则退而独善其身。行，实行经世济民之道。舍，音 shě。

③ **夫**　音 fú，句末语气助词，相当于口语“吧”字。

④ **行三车**　统率三军。古代兵制，一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天子六军，大国三军。

⑤ **暴虎冯河**　空手搏虎，涉水渡河。暴，搏斗。冯河，徒涉，无舟涉水。冯，音 píng，为溯（péng）之假借字。《说文解字》：“溯，无舟渡河也。”

⑥ **临事而惧**　面临用兵之事，能谨慎戒惧。

⑦ **好谋而成**　善于规划谋略而决定成功。成，成其谋。

析论

本章可分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孔子称许颜渊已臻用舍行藏随时处中的境界；一是孔子回答子路的问题，指点他临事戒惧的要领。

孔子对颜渊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颜渊只是沉默，并未作声。这正好为孔子“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为政》篇）一番话作注脚。行与藏都是针对“道”来说的。孔子与颜渊都有高尚的品格和深厚的才学，足以行道，若得君王重用，必能“得志泽加于民”、“达则兼善天下”（并见《孟子·尽心》篇上）。若见弃于时君世主，则怀藏道术，退隐林泉，“独善其身”，“修身见于世”（并见《孟子·尽心》篇上），绝不患得患失，贪恋权位。无论用、舍，都能以义为准则，随时处中，恰如其分。孔子、颜渊的高风亮节，较之于世上蝇营狗苟，机变谲诈，争权夺利，寡廉鲜耻的政客，真有天壤之别。

子路见孔子如此认可颜渊，也想表现一下，于是立即请问老师："若是行军作战，老师将用谁?"言下之意，当是"非我子路莫属了"。子路虽有才学，可是也难免有所疏略，孔子乃借机指点他，以期子路恢弘器识，更上层楼。孔子是不轻易谈论军事的。如果一定要谈行军作战，也有境界高下之分。一味逞血气之勇，就好比暴虎冯河，却没有什么头脑，这种人是不足以统率三军的。只有头脑冷静，思虑周密，面临军事能战兢戒慎，足智多谋而稳操胜券的人，才足以克敌制胜，达成任务。孔子这番话不仅将"勇之粗者"与"勇之精者"区分得很清楚，而且提升了子路的境界，可谓善譬而喻。

问题与讨论

1. 你认为颜回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孔门四科以"德行"为首，它和其他三科有无关系？请说出你的看法。

3. 请依据《论语》各章内容，论述颜渊的人格特质。

4. 请阐释"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意义。

（九）

子曰："衣敝缊袍[①]，与衣狐貉[②]者立，而不耻者，其[③]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④]?'"子路终身诵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子罕》第九·二六）

章旨

孔子赞美子路不因贫富而动心，并激励子路不断精进，不可自满。

注释

① **衣敝缊袍**　穿着破旧的絮袍。衣，音 yì，穿。敝，破败。缊袍，以

旧絮制成的袍子。缊，音 yùn。

② **狐貉**　以狐狸或貉的皮毛所制成的裘衣。貉，音 hé，形似狐狸，锐头尖鼻。

③ **其**　大概，表示推测的助词。

④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一个人假若不忌刻，不贪求，又怎么会去做不好的事呢？语见《诗·邶风雄雉》。忮，音 zhì，忌刻、嫉妒。求，贪欲。用，为、做。臧，音 zāng，善。

析论

孔子曾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篇）读书人的耻辱，在于修道守道的意志薄弱，在于只知追求物质欲望的满足。子路身穿缊袍，与穿着狐貉大衣的人并立，毫无羞惭自卑之态，其中心有主、坚毅自信的气质，正显现出刚者的丰姿。

不因纷华荣利而动心，不因生活寒俭而丧志的人，必不致"嫉人之有而欲害之"（赵顺孙《论语纂疏》），更不致"耻己之无而欲取之"（同前），能如此不忮不求，自然无所往而不为善了。孔子引用《诗·邶风雄雉》的诗句，赞美子路。其用意在此。

子路受到老师这样的赞美，不免沾沾自喜，经常念诵在口。然而"不忮不求"并非道德之全，亦非众善之宗，若一味以此自足，或将画地自限，无以精进于道。因而孔子又警惕子路："是道也，何足以臧？""不忮不求"既属做人的基本道理，自当力行实践，更上层楼，岂宜自以为善，而念念常在于口？

读了本章，可知子路刚毅无欲之气象，亦可知孔子指点学生向上精进的用心；更可知义理无穷，学无止境，若有志于学问道术，怎能以眼前一点小小的成就为满足呢？

（十）

子路有闻，未之能行[①]，惟恐有[②]闻。（《公冶长》第五·一三）

章旨

记述子路勇于行道。

注释

① **未之能行** 还没来得及实行。

② **有** 音 yòu，是“又”的假借字。

析论

子路为人豪迈果敢，凡是有意义的事，必勇于实行。一旦听闻善言善事，就迫不及待地躬行实践。从“未之能行，惟恐有闻”两句，可知子路黾勉实践善言善事的急迫心情。

为学之道，固应多见多闻，修己善群；尤应即知即行，无所怠忽。经由躬行实践，亲身印证，更能悟得所“闻”道理的真切深刻，学养又怎能不日益精进呢？孔子认可子路为“升堂”弟子，或许就是因为子路勇于为学行道吧！

有些人对于善言善事，全然不闻不见；对于学问义理，更是不理不睬。有些人虽然闻善知理，却无心实践。有些人既能闻善知理，也肯加以实践，但是缺乏勇毅果敢之气，不能即知即行，贯彻始终，而有为德不卒之憾。上述三种人假使读了本章，领会子路的情怀，必能奋然兴起，有闻必行，使其学问品格日进于高明。

（十一）

子曰：“道不行，乘桴[①]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②]！”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③]。”（《公冶长》第五·六）

章旨

孔子感叹不能行道于天下，并期勉子路裁度事理，以合于义。

注释

① **桴**　音 fú，编木为筏。

② **从我者其由与**　能和我同行的，或许只有仲由吧！从，音 cóng。其，表示推测的语气词。由，孔子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与，句末语气词，同“欤”。

③ **材**　通“裁”，裁度事理。

析论

孔子生活于春秋末期，当时礼义不兴，道德式微，王纲不振，风气颓坏。孔子于是发愿救世，奔波道途，席不暇暖，希望得到时君世主的重用，以实现其行仁义、拯饥溺，使天下苍生各得其所的理想。可是他却屡遭冷落，备受打击，致其“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理念竟无法推广。

无奈之余，不免愤激，因而有乘桴浮海，远赴九夷（《子罕》篇：“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的念头与慨叹。远赴海外，要和哪一个弟子同行呢？当然非子路莫属了。子路勇于实践道义，坚毅果敢，绝不会因为流离困苦而改其行道之心，所以孔子说：“从我者，其由与!”

然而浮海之思，只是一时的愤激使然，孔子一向主张“知其不可而为之”，其入世行道，拯救饥溺的襟抱与志业是一往无前，百折不挠的，他深恐子路对他浮海退隐的话信以为真，于是一方面嘉许子路的好勇，超越老师；一方面提醒子路：“乘桴浮海”云云，只是一时幽默自嘲的话，千万别信以为真！由此可见孔子即使遭受百般困苦，也不轻言退隐，他还是要以“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大气魄，负重行远，行道不辍。

当今之世，义利的分辨，粗疏不精；价值的判别，纷然淆乱；道德的实践，尤其是每况愈下，不受重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生于此世，实应效法孔子，奋起行道，以济世助人。

（十二）

子曰：“片言[1]可以折狱[2]者，其[3]由也与！”子路无宿诺[4]。

（《颜渊》第一二·一二）

章旨

记孔子赞美子路的判狱明快公允，令人民信服；并记子路急于实践诺言。

注释

① **片言**　简要的言辞。

② **折狱**　决断狱讼之事。折，决断。

③ **其**　大概，或许。表推测的助词。

④ **宿诺**　久留未践的诺言。宿，留。

析论

子路为人笃实刚果，具有忠信明决的美德，因此审理官司，决断狱讼，所作的判辞往往公正允当、简明扼要，而且宣读判辞，还没结束，就已令人心悦诚服。忠信是真诚的表现，明决是智勇的作用，具备前者，就能设身处地，为涉及狱讼的人着想；具备后者，就可明察秋毫，判别官司双方的是非曲直。再加上学于圣人之门，素有“修辞立其诚”的涵养，自然能以片言折狱了。

笃实刚果，忠信明决的人，假使对别人有所承诺，自然也是以道义为准则。由于信近于义，顺理成章地，必定勇于、急于实践诺言，又怎么会有宿诺呢？

子路一向是忠信果敢、有闻即行的人，这种人格特质，无论表现在狱讼的判决或是诺言的践履，都显得明快合宜，干净利落，全无拖泥带水、推卸责任的毛病。这样的豪杰之士实在值得我们效法。

问题与讨论

1. 请说明子路的为人。
2. 孔子为什么要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十三）

子谓仲弓曰："犁牛[①]之子骍且角[②]，虽欲勿用[③]，山川其舍诸[④]？"（《雍也》第六·六）

章旨

孔子谈论仲弓虽出身寒微，而其才德足以用世。

注释

① **犁牛**　杂色牛。

② **骍且角**　毛色纯赤，而且两角周正。骍，音 xīng，赤色。角，音 jué，角长得很周正。

③ **用**　用为牺牲以供祭祀。

④ **山川其舍诸**　山川之神怎么会放弃它呢？山川，指山川之神。其，岂。诸，之乎二字的合音。

析论

鲁人仲弓，姓冉，名雍，字仲弓，比孔子年少二十九岁。出身寒微，师法孔子，力学修德，终成大儒。他不因贫贱而丧志（《孔子家语·弟子行》），善于持险而应变（《荀子·儒效》），度量宽宏，足以南面为君。（《雍也》篇第一章："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家世不好，或许是他生命中与生俱来的缺憾，然而他凭着坚毅的志节、奋力的为学，超越了缺憾，名列孔门十哲。这样的典范，实在令人钦仰。

《礼记·祭义》篇记载：古代天子、诸侯，都有官员专责培育供祭祀

的牲口，这些牲口必须养得毛色纯粹，肥硕无伤，以供祭祀之用。寻常的犁牛，无论毛色、体格，都难以达此标准，自然不会用为牺牲以祭祀山川之神了。但是犁牛之子假使长得毛色纯赤（周代尚赤），两角周圆端正，肥硕而无瑕疵，虽然想不用它来祭祀山川之神，神明恐怕也不会同意吧！

孔子用生动的譬喻称赞仲弓，给了我们一项启示，那就是一个人的出身虽然低贱寒微，但是只要力争上游，志道据德，博学多能，兼备才艺，还怕不能开创事业，对于国家社会有所贡献吗？北宋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明初的开国功臣宋濂，都曾以具体的作为，超越了家世不好的缺憾，济人溥世，泽被生民。我们无论出身如何，研读本章，沉思义理之余，或许都会奋然兴起，而立下一番大志，想要有所作为吧！

（十四）

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①]于其父母昆弟之言。"（《先进》第一一·四）

章旨

孔子叹美闵子骞的孝行著于当世。

注释

① **间**　音 jiàn，非议。

析论

闵子骞善事父母的事迹，《韩诗外传》和《说苑》都曾记载。其内容大致如下：

闵子骞母亲过世之后，父亲再娶，又生二子。有一天，闵子骞为父亲驾马车，双手冻得握不住缰绳。父亲握着他的手，极为冰寒；再摸摸他的衣服，发现实在太单薄了。

父亲回家之后，发现闵子骞的两个异母弟穿的衣服又厚又温暖。就对

闵子骞的后母说："我娶你为妻，就是为了妥善照顾孩子；现在竟然如此！"于是要赶走闵子骞的后母。闵子骞对父亲说："母在一子单，母去三子寒！"他的父亲为之默然。

当时社会上纷纷流传此事，大家对于他父母兄弟称赞他的话，没有异议，并且都说："孝哉！闵子骞。一言其母还，再言三子温。"

处人伦之常，实践孝道，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处人伦之变，还能实践孝道，成全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的亲情，一如闵子骞的孝心与作为，发自天性，出乎至诚，那就更是难能可贵了。翻开报纸，打开电视，经常看到许多人伦的不幸事件。假使世人都能善体闵子骞发自天性的纯孝，以处人伦之变，我们的社会必然充满和谐的气氛。

问题与讨论

1. 如果一个人的家世不好，他应该以什么态度和作为来面对？
2. 处人伦之变，应如何善尽孝友之道？

（十五）

季康子[①]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②]，于从政乎何有[③]？"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④]，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⑤]，于从政乎何有？"（《雍也》第六·八）

章旨

孔子答季康子之问，说明子路、子贡、冉有的才学各有所长，足以从政。

注释

① **季康子**　即春秋时鲁卿季康肥，其氏为季孙，名肥，谥康。

② **果**　果敢决断。

③ **于从政乎何有**　对于从政有什么困难呢？乎，语气助词。何有，何难之有。

④ **达**　通达事理。

⑤ **艺**　多才艺。

析论

孔门四科中，子路与冉有都长于“政事”，子贡则长于“言语”。其实，子贡除了娴于辞令之外，更有宏远的襟抱，并且精于货殖。这三位孔门高弟足以出任公卿大夫，从事政治事业，那是毫无疑问的。

子路为人笃实刚果，忠信明决，性情豪迈，处事干练，不但善于治军，而且善于治民，至于他能片言折狱，尤其脍炙人口。像这样才德兼备而能任事的君子，自然足以从政了。

子贡天资颖敏，通达事理，他曾请示孔子“博施济众”之道，由此可知其襟抱宏远。此外，子贡还娴于外交辞令、精擅买卖、货殖的特长。像这样才德兼备而能明事的君子，自然足以从政了。

冉有为人“好学博艺”（《孔子家语·弟子行》），他在孔门，素以多才多艺著称。鲁哀公三年（公元前四九四年），季康子在鲁国执政，命冉有自陈返鲁，以为辅佐。冉有担任季氏家臣，为时颇长，是季康子得力的幕僚长。他曾率军击退犯鲁的齐军，深受季康子赏识。像这样多才多艺而能治事的君子，自然足以从政了。

执政用人，贵在取其所长，因才器使。孔子借着与季康子的一番对话，一方面说明其弟子各有所长，皆足以从政；另一方面也暗示了执政用人之道。细玩本章，更可知政治家应该具备果、达、艺等人格特质或才德学识，才足以从政、执政，而道济天下。某些动辄玩弄权诈、自以为是的政客，实在应该善读本章，从而改弦易辙，效法子路、子贡、冉有所体现的光明俊伟的政治家风范。

（十六）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①]，可使治其赋[②]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③]、百乘之家[④]，可使为之宰[⑤]也。不知其仁也。""赤[⑥]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⑦]，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公冶长》第五·七）

章旨

孔子答孟武伯之问，说明子路、冉有、公西华各有所长，而不许之以仁。

注释

① **千乘之国**　拥有千辆兵车的诸侯邦国。乘，音 shèng，一车四马。

② **赋**　指军事。古代依田赋之多寡，出车徒以供给兵役，故称军事为赋。

③ **千室之邑**　卿大夫之邑，有千户人口的县邑。

④ **百乘之家**　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之家。

⑤ **宰**　指邑宰或家臣。

⑥ **赤**　公西赤，姓公西，名赤，字子华。孔子弟子，小孔子四十二岁。

⑦ **束带立于朝**　穿上礼服，束着大带，服装整齐，在朝为官。束带，束紧衣带，指穿着整齐的朝服。立于朝，位于朝。立，同"位"。

析论

仁是诸德之总称。仁包含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温、良、恭、俭、让……所有的德行。必须将此孝、悌、忠、信等所有的道德项目都作百分之百的实践，才算是孔子心目中"仁"的完美而最高的体

现，才是仁的最高境界。因此，仁的境界是无限的。

孔门弟子中，只有颜渊是“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他的弟子则仅仅是“日月至焉而已矣”。这一方面是孔子给予弟子的品评等第，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完美的仁是多么不易体现呀！

孔子是不轻易许人以仁的。孔子对于弟子知之甚深，了解他们虽各有所长，却都未曾体现仁的最高境界。因此，孟武伯请问孔子他的三位弟子是否“仁乎”时，孔子不加轻许，只是针对弟子的优点加以评述说明而已。

子路、冉有都怀着政治、军事的长才，本单元前几章已加阐述，可与本章相印证。至于公西华，则年少知礼，孔子许其“束带立朝，可使与宾客言”，其仪表、辞令，和外交才华，都可以想见。

成就“仁”固然不易，但是“为仁之方”，却是每一个人随时随地即可实践的，我们若能时时处处体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美德，假以时日，自会透过实践，愈益接近仁的境界，为孔子“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篇）这番话作最好的诠释与见证。

（十七）

子路、曾皙[1]、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2]，毋吾以也[3]！居[4]则曰：‘不吾知也[5]！’如或知尔[6]，则何以哉[7]？”

子路率尔[8]而对曰：“千乘之国，摄[9]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10]，因之以饥馑[11]，由也为之，比及[12]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13]也。”夫子哂[14]之。

“求，尔何如？”对曰：“方[15]六、七十，如[16]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17]君子。”

“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18]，如会同[19]，端章甫[20]，愿为小相[21]焉。”

“点，尔何如？”鼓瑟希[22]，铿尔[23]，舍瑟而作[24]。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25]！”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26]者，

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27]，风乎舞雩[28]，咏而归。”夫子喟然[29]叹曰：“吾与[30]点也。”

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31]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32]？”（《先进》第一一·二五）

章旨

孔子诱导弟子言志，而致评赏嘉许之意。

注释

① **曾皙**　即曾点，姓曾，名点，字皙，与其子曾参同为孔子弟子。

② **以吾一日长乎尔**　因为我的年纪比你们大一些。

③ **毋吾以也**　不要因我年纪稍长就不说了。毋，不。以，因为。

④ **居**　平日。

⑤ **不吾知也**　别人不知道我。

⑥ **尔**　你们。

⑦ **则何以哉**　那么有何长处可用呢？以，用。

⑧ **率尔**　鲁莽轻率，不加思索的样子。

⑨ **摄**　夹处。

⑩ **师旅**　军队。朱熹《论语集注》：“二千五百人为师，五百人为旅。”

⑪ **饥馑**　灾荒。饥，谷不熟。馑，菜不熟。

⑫ **比及**　等到。比，音 bì。

⑬ **知方**　懂得义方、礼法。

⑭ **哂**　音 shěn，微笑。

⑮ **方**　平方，指面积。

⑯ **如**　或。

⑰ **俟**　音 sì，等待。

⑱ **宗庙之事**　指祭祀。

⑲ **如会同**　与“诸侯相会”之事。如，与。会同，诸侯相会。

⑳ **端章甫**　穿着玄端，戴着玄冠。端，玄端，黑色大礼服。章甫，黑色礼冠。

㉑ **相**　音 xiàng，赞礼的人。

㉒ **希**　间歇。

㉓ **铿尔**　铿然一声。形容鼓瑟终曲的声音。铿，音 kēng。

㉔ **舍瑟而作**　放下瑟，站起身。作，起立。

㉕ **撰**　具，陈述。

㉖ **莫春**　暮春。莫，音 mù，通“暮”。

㉗ **沂**　音 yí，水名，在山东邹县西北，西流经曲阜，与洙水会合，流注泗水。

㉘ **舞雩**　此处指求雨的祭坛。雩，音 yú，请雨祭。古时求雨，使巫觋（音 xí）舞蹈，故称为舞雩。

㉙ **喟然**　叹息的样子。喟，音 kuì。

㉚ **与**　赞许。

㉛ **夫**　音 fú，彼。

㉜ **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公西赤自称只能做小相，那谁又能做大相呢？

析论

读了本章，心中不免泛起一些疑问。子路能运用他的政、军长才，以不到三年的时间稳定一个岌岌可危的诸侯邦国，实在难能可贵。可是孔子听了他这番话，只是“哂之”，这是什么道理呢？此其一。曾点只是带着一些青年、孩子去春游，孔子却说：“吾与点也！”真是令人疑惑！此其二。

第一个问题，孔子交代得很清楚：“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礼是合于天理、人情的。为国以礼，就是要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国以礼，就是要“君使臣以礼”。换句话说，也就是凡事都要合于天理。像子路那样，言辞之间，充满着雄强粗豪之气，难免强势、霸道，而少了几分谦让之怀，因此孔子要“哂之”了。

与子路相比，冉有、公西华就显得比较细谨谦退。以冉有的多才多艺，当然足以用礼乐治国；以公西华的熟谙礼学、精于外交，当然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孔子赞许他们，自是理所当然了。

至于第二个问题，朱熹也作了充分的说明。《朱子语录》说：

曾点与圣人之志同……与圣人安老、怀少、信朋友的意思相似。

由此可知，“圣人之志”就是希望天下人各得其所，各遂其性。《朱子语录》又说：

且看暮春时，物态舒畅如此，曾点情思又如此，便是各遂其性处。尧舜之心，亦只是要万物皆如此尔。

曾点言志，表现出希望实现人类、万物各得其所的理想，这种精神与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理想是相通的，因此孔子才会喟然而叹，并且说道：“吾与点也。”一旦天下的人都能各得其所，舒畅自适，在一年四时中的每一个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一如曾点的春游、浴沂；那么大同的世界、理想的国度也就实现了。人类一切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努力，其终极目标不也在于此吗？这是研读本章应该思考的问题。

问题与讨论

1. 一个政治家必须具备哪些条件？

2. 孔子为何不轻易地用“仁”来称许别人？他自己为何也不敢以“仁”自居呢？

3. 孔子为什么赞许曾点“莫春者，春服既成……咏而归”的一番话？

政事类

本卷《论语》选读，是以孔门四科中之“政事类”与“文学类”为主。

孔子一生，栖栖惶惶，周游列国，主要目的即在推展其政治理念，故《论语》书中有不少论及政治的篇章，今分别汇整，列于“政事类”下，使读者对孔子的政治理念，能有较完整的认识。

在政事类中，又因选辑章句内涵的不同，分为“论政治”与“论礼乐”两节目。由此可见孔子政治理念之大端，有：使民富足、教民知耻，正身力行、举用贤才，树立诚信、正名定分，君臣伦理、礼让为国，以及尊五美、摒四恶，近者悦、远者来等。

至于礼乐，乃教化之事，礼以铄外，乐以和内，盖“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斯故孔子特别重视礼教，认为为政者要能“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人民才能“有耻且格”。而子游为武城宰，教民弦歌，以为“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正是奉行孔子乐教之政治理念。今故将“论礼乐”归之于“政事类”下。

《论语》一书中，记载了孔子答弟子、时人之问，对政治作了剴（音 kǎi）切详明的论说，内容丰富，兹选录二十五章，分类编次而述之。为政首须繁庶人口，改善民生；继之以教育人民，增强国力，故编“子适卫”、“孟氏使阳肤为士师”、“善人教民”、“以不教民战”等为前四章。为政之道在于以身作则，为民表率，举用贤才，按部就班，以收风行草偃之效，故编“道之以德”、“其身正”、“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政者正也）”、“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君子之德风）”、“子路问政”、“仲弓为季氏宰”、“子夏为莒父宰”、“哀公问何为则民服”等为五至十二章。为政应以诚信为本，故编“君子信而后劳其民”、“子贡问政”等为第十三、十四章。为政必须正名，名正然后言顺，事成，然后君臣各尽其职，故编“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卫君待子而为政”、“定公问君使臣”、“子路问事君”、“不在其位”等为十五至十九章。为政者应以礼让为国，应具备温、良、恭、俭、让等美德，应奉行“五美”，摒除“四恶”，应体恤人民，而以“聚敛”为戒，故编“能以礼让为国”、“夫子之至于是邦”、“尊五美”、“哀公问于有若”、“季氏富于周公”等为二十至二十四章。至于近悦远来，赢得民心，也是为政的要务，故编“叶公问政于孔子”为第二十五章。

（一）

子适[①]卫，冉有仆[②]。子曰："庶[③]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子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一三·九）

章旨

孔子教导冉有为政之道，在于庶、富、教三事。

注释

①**适** 前往。

②**仆** 御车。

③**庶** 人口众多。

析论

鲁定公十三年（卫灵公三十八年）春，孔子由鲁国前往卫国。当时冉有驾着马车，一路上，只见卫国的百姓，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一片繁荣富庶的景象。于是师生之间，针对如此情境，展开了一场脍炙人口的对话。

一个国家，人口繁庶之后，首先必须养民，让人民丰衣足食。

然而丰衣足食之后，为政者的当务之急，必然是"教之"。提高知识程度、文化水准，提升人文素养、远见卓识，培养高尚的品格；还要懂得如何自我实现，如何立人达人，以期政府与民间，群策群力，缔造富强康乐、优雅恬适的国度。仔细玩味孔子和冉有的对话，我们当有以上的体认。

（二）

孟氏[①]使阳肤[②]为士师[③]，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④]久矣！如得其情[⑤]，则哀矜[⑥]而勿喜。”（《子张》第一九·一九）

章旨

曾子教阳肤要存恤刑爱民之心。

注释

①**孟氏**　生平不详，或以为鲁庄公长庶兄，庶长称孟。

②**阳肤**　曾子弟子。

③**士师**　狱官，掌理审察狱讼之事。

④**民散**　民心离散。

⑤**情**　实情。

⑥**哀矜**　怜悯、同情。

析论

曾子弟子阳肤被孟孙氏任命为掌理狱讼的官吏，他特别请求老师指点。曾子先指陈鲁国当时的社会背景，居上位的君卿有失教养人民的正道，百姓乖离、民心离散已经很久了。因此告诉阳肤审理案件时，要同情人民不得已的苦衷，审察他们犯罪的真实情况，哀悯他们因无知而受刑，不要因了解案情的真相而居功自喜。

得情而矜，正是恕道的体现，审理犯罪的案件，尤需怀着哀矜怜悯之心，这才是审察狱讼之争应有的态度。

在政教失序时，若查出人民犯罪的实情，绝不能自诩明察秋毫，手段高明，而应设身处地，加以哀怜。如果在上位的人能以正道和礼乐教导人民，人民又何致于败德犯罪呢？因此负有司法、典狱职责的官吏，尤应三思曾子的提示。

（三）

子曰："善人教民[①]七年，亦可以即戎[②]矣。"（《子路》第一三·二九）

章旨

孔子言善人为政，教民有方，亦须七年，乃可使之作战。

注释

① **教民**　以孝悌忠信之行、务农讲武之法教民。教，音 jiào。

② **即戎**　就阵作战。即，就也。戎，兵戎。

析论

古代社会，人民以从事农业为主，从军作战，保国卫民的军事训练，则采寓兵于农的方式。所以善人为政，必先教百姓孝悌忠信的行为修养、农田耕耘的生产技能，在农闲的时候操练战技、演习阵法等。此外，在思想观念上，最重要的是：使人民了解为国效命的大义，体认保卫疆土的责任。一旦国家对外发生战争，人民才会勇于作战，效命疆埸（yì）担当起"执干戈以卫社稷"的神圣使命。

春秋之时，许多国君常不恤民生，以不教之民战，残民以逞。孔子有见及此，衷心至为不忍，故揣度善人为政，尚且必须七年之久，乃可使民攻战，以为国君者戒，意在使国君能怜恤人民。

当然，孔子主张"尚文不尚武，尚德不尚力"，但他并不讳言兵备，他告诫为政者要"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足兵，即是整军经武，明耻教战，如此方能对抗外敌的侵略，维护国家的主权。

（四）

子曰："以不教民战[①]，是谓弃之[②]。"（《子路》第一三·三〇）

章旨

孔子言以不教之民作战，就是弃民、残民。

注释

①以不教民战　用没有经过训练的人民去作战。以，用也。不教民，不教之民。指未受过良好教化和严格军事训练的人民。

②弃之　抛弃他们。之，指人民。

析论

执政者不可轻易用兵，如需用兵作战，尤其是保国卫民的正义之战，必须先教育和训练人民。否则人民不知为何而战、为谁而战，也不具备相当的技能，让他们盲目参战，必然白白牺牲宝贵的生命，这就是弃绝人民的行为。唯有"明耻教战"，才能克敌制胜，也唯有视民如伤，具有仁者之怀的为政者，才能获得人民的拥戴。

上一章"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说明了善人教民，可使人民有勇且知义方，国家可以有备而无患。这一章则对"不教民战"的不负责态度，予以严厉批评，孔子认为这是抛弃人民，让人民白白去送死。在诸侯互相兼并、天下兵争无时或已的现实情况下，虽然只有德治，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但充实军备，训练战技仍是必要的，此二者并不冲突，这是我们阅读本章时应有的认识。

问题与讨论

1. 为什么一个国家在人口繁庶、人民丰足之后，还要提高人民的教育水准？

2. 为什么“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五）

子曰：“道之以政[①]，齐之以刑[②]，民免而无耻[③]；道之以德[④]，齐之以礼[⑤]，有耻且格[⑥]。”（《为政》第二·三）

章旨

孔子阐发以德、礼治国，其效果远胜于政、刑的道理。

注释

①道之以政　即以政道之，用法制政令引导人民。道，导也，引导。之，指人民。以，用。政，法制政令。

②齐之以刑　用刑罚整饬人民。齐，整饬而齐一。刑，指刑罚。

③民免而无耻　人民只求避免刑罚，却没有羞耻心。

④道之以德　用道德引导人民。

⑤齐之以礼　用礼治理人民。

⑥有耻且格　人民有羞耻心而且匡正缺失。格，正。

析论

为政的人如果光是用政令刑罚硬性规定人民应该如何，不该如何，而不强调道德和礼的教化，那么人民就算不敢犯法违规，也不会有羞耻心、荣誉感，更谈不上价值的观念和道德的觉醒了。

有些人，常常钻法律的漏洞，或是游走于法律的边缘。他们动辄说：“法律并未规定不可以这样做！”试图用这种借口来掩饰他们不当的行为，使之“合理化”、“正当化”！这真是一种戕贼人性，败坏道德，似是而非的示范！法律政令往往消极地告诉人们不要做坏事，否则会受到处罚；而较少指点人们如何克己复礼，温良恭俭。试问法律没有规定必须节俭，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奢靡浪费吗？法律没有规定人的心术必须温柔敦厚，

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刻薄奸邪吗？法制政令所没规定，可是却极有意义，理应实行的道理太多了！明乎此，就可明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的道理了。

政令刑罚既然不足以完全匡正社会人心，那就得靠道德和礼文的教化，使每一个人都能有耻，自动自发，守法守礼，实践道德，不仅有羞耻心而且还能匡正自己的缺失。

然则要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呢？那就必须“为政以德”（《论语·为政》篇第一章），“施教以德”，也就是“道之以德”。为政者以身作则，守正道，宏教育；施教者尊道贵德，化育人民，如此上下一心，以道德为基础，建立共识，形成价值标准，以此治国，何难之有！

（六）

子曰：“其身正，不令[①]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第一三·六）

章旨

孔子主张居上位的人必须立身端正，才能顺利推行政令。

注释

①令　命令，教令。

析论

领导者应该遵行正道，循途守辙，端正他的品格，作部属的模范。如果一个领导者具有上述领袖特质，自能感召众人，起而效法，也奉行正道。如此一来，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人格特质日益相似，自然形成共识，上下一心了，试问领导者还须三令五申来要求他的部属吗？有时领导者甚至垂拱无为，无所号令，大家也会潜移默化于他的德业和教化，凡事遵行正道，无所违逆呀！

反之，如果身为领导者，却言行不端，甚至败德丧纪；那么他的部属或民众必然厌薄此人，而不屑和他同流合污；如有品德不端的人，也自然会耳濡目染，学到一些乖戾的思想言行。如此一来，再怎么三令五申，也无法让部属民众奉行政令了！

（七）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①]以正，孰敢不正？"（《颜渊》第一二·一七）

章旨

孔子答季康子问政，强调为政必先正己，然后足以正人。

注释

①帅　通"率"，领导。

析论

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必须以正道为准。孔子用"正"字诠释"政"，是有深意的。那就是为政的人先要以身作则，笃守正道；如此一来，人民自然起而影从，归于正道了。

鲁国自春秋中叶以后，国政为三桓（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把持，纷纷僭越礼法，而季孙氏就是其中之一。于是有些家臣也起而效尤，据邑背叛。这些行径，都是和正道相违背的。孔子有感于此，所以才用"政者，正也"之道忠告季康子，希望他为政能正本清源。

（八）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①]有道，何如？"孔子对

曰："子为政，焉用杀[②]？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③]。"（《颜渊》第一二·一九）

章旨

孔子告诉季康子为政不可依恃刑杀；而应以身作则，以善化民。

注释

①**就**　接近，亲近。

②**焉用杀**　哪里用得到刑杀呢？焉，何。杀，刑杀。

③**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君子为政之德像风，小民从化之德像草，风从草上吹过，草一定会随风偃仆。小人，指人民。上，加。之，指"草"。偃，仆倒。何晏《论语集解》引孔注："加草以风，无不仆者，犹民之化于上。""草上之风"即"草，加之以风"。

析论

刑杀无道的人，这种行为本身是否"有道"，本来就值得商榷；更何况"齐之以刑"的结果是"民免而无耻"呢！因此"杀无道"以"就有道"，不管从理论或是实际的层面来说，都是行不通的。

领导者的好尚，往往动见观瞻，带动整个社会，形成某种风气，所谓"风俗之厚薄……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曾国藩《原才》），这几乎是古今的通则。季康子是鲁国的权臣，位高势重，言行思想，对于各级官员和人民都有相当的影响。孔子向他建议："子欲善，而民善矣。"说明为政治本之道，本来不在于凶残狠戾，专恃刑杀；而是要以仁厚的情怀与道德礼法引导人民，向上向善。

光是说理，或许说服力还不够，于是孔子又透过贴切的譬喻，以晓谕季康子。"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个譬喻阐明了居位的君子和人民之间，地位不同，势力悬殊；人民往往是较易听从领导者的呼吁的，领导者若能以身作则，为民模范，自能收到上行下效、风行草偃的效果。

（九）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①]，劳之[②]。"请益[③]。曰："无倦[④]。"

（《子路》第一三·一）

章旨

孔子示子路为政之道在于以身作则，持久不怠。

注释

①**先之**　以身先行。之，指民之行。

②**劳之**　以身先劳，勤于民事。之，指民之事。

③**请益**　请求进一步说明。

④**无倦**　不要倦怠。

析论

为政首在"先之"。先用最高的标准、最严的法度来自我要求，自我规范；然后用道德礼义教化臣民，凭学养知能服务部属。如此以躬行实践和热心服务来代替高高在上的领导，自能感化臣民部属，使他们崇德好学；于是推行政令，为民服务，自能收到风行草偃的良好效果。

其次是"劳之"。领导者日理万机，宵旰（gàn）勤劳，为的不是争权势，谋私利；而是要勤求民隐，纾解民困，为人民、部属谋福利。像这样不辞辛苦的"凡民之事，以身劳之"（朱熹《论语集注》语），自能使政通人和，百姓安泰了。

"先之，劳之"，虽然只是寥寥四字，却涵蕴着为政治国的许多道理。子路一时还不满足，以为不足以阐述为政之道，希望孔子多给一些指点。孔子于是再扼要的回答"无倦"两字，让子路深思，并且勉励他在"先之，劳之"的同时，要耐得住繁琐，要能持久不懈，假以时日，自能为政有成。

（十）

仲弓为季氏宰[①]，问政。子曰："先有司[②]，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③]？"（《子路》第一三·二）

章旨

孔子教导仲弓为政当重选贤举能。

注释

①**宰**　家宰。大夫家臣及大夫邑长之通称。

②**有司**　百官。古代设官分职，事事均有专人负责办理，故称有司。

③**人其舍诸**　别人会舍弃他而不推荐给你吗？其，岂，疑问词。诸，"之乎"的合音。

析论

仲弓任季氏家臣，孔子指点他三项行政要领：各部门的事，须先责成主管人员办理，使各尽其责；属下有了小过错要能赦免他，才能发挥劝勉鼓励的作用；提拔有贤能的人才，使事务能顺利进行。

国家政务繁多，若要一一亲自料理，如何兼顾得及？所以身为主管，行政业务应该要能分层负责，而由总理者考核功过。唐太宗曾诫杜如晦说："公等读牒不暇，安能求贤？"正说明了宰相要能知人善任，设官分职，各理所司。属下有过错，除非足以贻误大事者，理应惩处，否则应加以宽宥，这是领导者应具有的胸襟器度；能如此，自然人人奋勉，都愿尽心效力了。至于贤才更是国家政治清明与否的关键。能知人善任，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自然辅弼之士，人才济济，推行政事，易于有成。

孔子所说的三项原则，就今日来看，不仅可施于国政，举凡民营企业、制造工厂、连锁商店等人事管理，都可参考应用。

（十一）

子夏为莒父[①]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第一三·一七）

章旨

孔子告诉子夏为政不可求急功，好小利。

注释

①**莒父**　鲁国邑名，今山东莒县西南。父，音 fǔ。

析论

子夏出任鲁国莒父的县官，想在任内有所表现，见出治理的绩效。孔子看出他急于求效的心情，乃指示他"不能只求速效"、"不要贪图近利"，期勉子夏要有远大的眼光，着眼于长远的目标。然后又分述"只求速效"与"贪图小利"的后果，不但达不到预期的目标，而且不能成就大事。

行事草率，则不能洞烛机先；只见眼前利益，则往往忽略隐藏在背后的祸患。所以为政必须循序渐进，并从大处着眼，不可急求近功。

现在社会，一切讲究效率，追求快速，因此渐渐形成人们只求成效、不问工夫的风气。但是一心求快，却往往达不到预期的进度和目标。为政、求学都是如此，躐（liè）等躁进就无法有成效，无法透彻明了道理。

所以我们无论做事也好，求学问也好，都应该平心静气，不急遽无序，不一味求快。按照既定的计划，做好充分的准备，循序渐进，平平稳稳、踏踏实实去做，最后一定能达到目标，实现理想。

（十二）

哀公[①]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②]，则民

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第二·一九）

章旨

孔子答鲁哀公问政，说明为政重在举用正直之士。

注释

①哀公 鲁国国君。姓姬，名蒋，鲁定公之子。“哀”是谥号。

②举直错诸枉 举用正直之士，安置于邪曲不正的人之上，那么人民就会信服了。举，举用，拔擢。直，指正直之士。错，通“措”，安置，安排。诸，“之于”的合音。枉，指邪曲不正的人。

析论

用人的适当与否，关系着国家的治乱，社会的安危，不可不谨慎。国君治理国家，首重举用正直的贤士。如果正直之士、贤能之臣，都居于上位，自能弊绝风清，国泰民安。那些奸邪小人不但无法为非作歹，并且还会受到居上位的正人君子人格的感化，而改邪归正呢。如此一来，人民自然心服口服，纷纷向上向善了。

如果举用奸邪之徒，让他们居于上位；他们不但倾轧正人君子，还会欺压善良人民，使得是非不明，黑白颠倒，价值观念混淆，道义法理毁弃。北宋王安石重用吕惠卿、章惇等品行不端之徒推行新法，使得良法美意无法落实，令人惋惜！普天之下的为政者都应以此为殷鉴。

问题与讨论

1. 为政者何以必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2. 请阐发“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的道理。
3. 什么是“风行草偃”？
4. 请说明为政之道在于“先之”、“劳之”的道理。
5. 为什么从事政治工作时，不可求急功，好小利？
6. 政府用人，除了重视才学之外，为什么必须特别强调正直的品格？

（十三）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①]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子张》第一九·一〇）

章旨

子夏认为君子从政应先取信人民和长官。

注释

①**厉**　病，伤害。

析论

从事政治工作，无论对人民或长官，都必须发挥诚信的精神，先取信于对方，然后达到朱熹所说"诚意交孚（信）"的境界，才能完成政治任务。

政府的施政必须得到民众的协助、配合，与支持，才能有效达成目标，为人民谋福利。政府官员基于利民的考量，采取某些政治措施时，若能和人民建立共识，互相信赖；那么，动员人民来协助施政，以达成目标，自能减少许多阻力，甚至于化阻力为助力，获得大多数民众的支持，而有所作为，福国淑世了。反之，如果政府官员和人民不能以诚信相感召，不但不易推行政务；而且人民会误以为那些政治措施将损伤自己的权益，于是拒绝与政府合作，甚至起而抗争，引发不必要的冲突，那岂非欲益反损吗？

身为部属，也应取信于长官，这样一来，部属忠心劝谏长官，长官自然不疑有他，乐意接纳；当然也就不致误以为是攻讦、毁谤自己了。《中庸》第二〇章说："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部属与长官诚信相待，有所劝谏，长官自能欣然接纳，而推行政务、为民服务，当然也就顺利得多了。

（十四）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①]，民信之[②]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③]。"（《颜渊》第一二·七）

章旨

孔子示子贡为政当以诚信为本。

注释

①**足兵**　充实军备。

②**民信之**　人民信任政府而无离叛之心。

③**立**　立身。

析论

孔子回答子贡问政时，特别主张诚信的重要。孔子认为在承平时期，为政者首先要满足人民食、衣、住、行等各项需求，使人民衣食丰足。衣食丰足之后，自可加以教育，使人民知礼节，明荣辱，有教养。

为政者接着该努力的就是"足兵"，也就是巩固国防力量，建军备战。国防固若金汤，军队训练精良，才足以保障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的福祉。

对于"民信之矣"的含义，至少应有下列两点体认：第一、就人情而言，能够"足食"、"足兵"，为政者让人民感到可以信赖。第二、就民德而言，诚信本来就是人之所固有，为政者当以身作则，为民表率，使人民能笃守诚信。孔子强调"民无信不立"，也是这个原因。

如果对于"足食"、"足兵"、"民信"等为政要务无法兼筹并顾时，那应如何安排施政的先后顺序呢？孔子认为：第一、在必不得已的情况下，先去掉兵备；因为只要能维持相当的粮食，维持人民对政府的信心，

国家还是很有希望的。第二、如果局势转劣，更不得已了，此时也只有去掉粮食。然而到此关头，还是有一个大原则必须把握住，那就是“诚信”！在任何情况下，“诚信”是绝对不能舍弃的。“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一个政府，若不能“信誉昭著”，使人民信赖，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问题与讨论

1. 政府应如何以诚信感召人民？
2. 请说明“君子信而后谏”的道理。

（十五）

齐景公[①]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②]。”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③]？”（《颜渊》第一二·一一）

章旨

孔子告诉齐景公治国之道，在于君臣父子皆须尽其分。

注释

①**齐景公**　齐国国君，名杵臼，谥号为景。

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谓为人君者尽君道，为人臣者尽臣道，为人父者尽父道，为人子者尽子道。

③**诸**　“之乎”二字合音。

析论

鲁昭公末年，孔子前往齐国，齐景公向他询问为政治国的道理。由于景公怠惰政事，又多内宠，迟迟不肯立世子，再加上宠信大夫陈氏，造成陈氏专权，君臣、父子之间失去应尽的本分，国政日趋紊乱，所以孔子答

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景公当时对于孔子之说，非常赞成，也了解君臣、父子之间的伦理纲常如果失序，国家必然大乱，虽有粮食，也不可能安享。可惜景公未能反躬自省，国事听任陈氏，放任陈氏专权。数世之后，遂篡齐国。足见孔子的话，确有先见之明。

事实上，不仅君、臣、父、子各有其所应尽之职，以此类推，当医生的要像个医生，当店员的要像个店员，当学生的要像个学生，扮演什么角色，都要称职、守本分，一切自然上轨道。孔子这一番话，今日看来仍富积极意义。

（十六）

子路曰：“卫君[①]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②]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③]也。奚其正？”子曰：“野[④]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⑤]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⑥]；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⑦]而已矣！”（《子路》第一三·三）

章旨

孔子教子路为政之道，首重正名。

注释

①卫君　指出公辄。卫灵公之孙，蒯聩（音 kuǎi kuì）之子。

②正名　正名分，名实相副。

③迂　迂阔。谓远离事实，不切实际。

④野　鄙俗、粗率。责子路率尔妄对。

⑤阙如　搁置一边而不谈。阙，缺也。如，词尾。

⑥中　音 zhòng，切合情理。

⑦**无所苟**　谓不可轻率苟且。

析论

鲁哀公六年（出公辄四年），孔子由楚国回到卫国。那时卫灵公已薨（hōng），其孙出公辄代立。他的父亲蒯聩因得罪灵公夫人南子，流亡国外，请求晋国派兵护送他回国，而出公辄借祖父遗命，拒绝父亲归国。父子为争君位，竟动起干戈，真可谓父不父、子不子。而出公正想任用孔子，孔子就此借题发挥，告诉子路正名的重要。孔子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一一推论下来，由名分不正，最后造成的后果，将使人民生活不安。末了，孔子又补述：名必可言，言必可行，君子必须出言谨慎。这等于教训了子路。本章对师生二人精彩的问答、子路出言直率的性格，和孔子正言斥责的语气，都有相当生动的描述，读者可以善自体会。

（十七）

定公[①]问：“君使[②]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第三·一九）

章旨

孔子对鲁定公说明为人君当尽礼，为人臣当尽忠。

注释

①**定公**　春秋时鲁国国君。姓姬，名宋，鲁昭公之弟。“定”为谥号。

②**使**　指使，命令，差遣。

析论

鲁国自春秋中叶以后，权臣把持国政，甚至僭越礼法；到了鲁定公时，国君的力量更是微弱了。定公很忧心，因此问孔子：“君使臣，臣事

君，如之何?”言下之意，认为国君控御臣子，臣子忠于国君，这才是理所当然的事；卿大夫怎能失礼于国君，不把国君放在眼中呢?

孔子不但顺着定公的话锋，含蓄的点出君臣当各尽其分的道理；而且直探问题的核心，对君臣之伦作精到的阐发。孔子认为君臣之伦，应该用礼、忠这两个德目加以规范。国君以尊临卑，对于臣子常易疏略怠慢，因此要“使臣以礼”，让臣子受到应有的尊重，而使做臣子的知所畏敬，自然不敢失礼怠慢；在事君之际必能严守礼法，忠心耿耿，尽心尽力了。皇侃《论语义疏》说：“君能使臣得礼，则臣事君必尽忠也。君若无礼，则臣亦不忠也。”这样的阐述，应是相当中肯的。

做国君的对臣子固然要尽礼，做臣子的对国君也要尽忠。尽忠是做臣子的本分，所谓尽忠职守，不管是做什么官，只要是食君之禄，就必须全心全力辅佐国君，为国君做事。能全心全力为国君做事就是尽忠，臣子能尽忠行事，国君当然也会礼遇他的。这就是所谓的各尽其分。

（十八）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1]也，而犯之[2]。”（《宪问》第一四·二三）

章旨

孔子指点子路事君之道。

注释

①**欺**　欺瞒、蒙蔽。

②**犯之**　指君有过，可犯颜谏诤。

析论

孔子认为事君之道，要能做到不阳奉阴违，不阿谀谄媚。对国君施政的错误，要敢于犯颜直谏。

人性的弱点，总是喜欢听取甜言蜜语，对于规过劝善的言语，则多厌恶排拒。尤其对于在位的国君，如果规劝过于频繁，小则贬官降职，大则家破人亡。然而一个国家若无贤能、忠谏之士常在国君左右，那么奸佞之流必然大肆张狂，国家不仅永无宁日，也将步上衰亡之途。

不畏君王权威，也不惧斧钺（yuè）加身，却敢于犯颜直谏，正表现出一种刚正不阿的浩然正气，和不屈的硬骨精神。历史上这类例子实在太多了，可说正是受“勿欺也，而犯之”思想的熏陶。

（十九）

子曰：“不在其位[①]，不谋其政[②]。”（《泰伯》第八·一四）

章旨

孔子主张为政不宜越位侵职。

注释

①**位**　官位。

②**政**　政务。

析论

在位的人，必须善尽本分，把自己的角色功能作充分的发挥。如此自然名正而言顺，政通而人和；自然不致有敷衍塞责、争功诿过……等流弊。如果自己并未担任某一职务，却对于负责那个职务的同仁或公仆横加干预，代为筹划；不但不能成人之美，顺利推行政务，或许还会破坏体制，扰乱成规，影响别人的工作，导致治丝益棼（fén）的不良后果呢！

魏征《谏太宗十思疏》说：“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这是认为居上位的人不要越俎代庖，强为部属规划业务；孟子说：“位卑而言高，罪也。”（《孟子·万章》下第五章）可见居下位的人也不宜借箸代筹，强为长官谋划政务。其实，每一个人从政任事，都只要善尽本分，不应该为他

人谋划政务；这才符合一个政府设官分职、权责相副的基本精神。有些政客往往在政府机关执行公权力的时候，作违法的干扰，却美其名曰“关心”，这些政客实在应该深刻体认本章的含义。

问题与讨论

1. 为什么“名不正则言不顺”？
2. 民主社会中，人民与政府官员应如何相处？

（二十）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①]乎，何有[②]？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③]？”（《里仁》第四·一三）

章旨

孔子说明为国应以礼让为本。

注释

①**为国**　治国。

②**何有**　何难之有，有什么难处？

③**如礼何**　礼仪又有什么用？

析论

崇尚礼让的精神，能使社会有条理、有秩序。政治人物每天念兹在兹的，应是如何发展教育，增强国力，安定社会，使人民安居乐业。如果能有这样的体认，那么规划国家大政、从事政治活动时，就会充分体现礼让的精神，凡事能包容、知体谅，思虑云为，都能兼顾天理、礼法、人情、谦让等精神，而成为宅心仁厚、气象雍容的政治家。如此“以礼让为国”，推行政令，福国利民，自能顺理成章，减少许多阻力和困难了。

有许多政客利欲熏心，器识褊狭，心中根本不把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幸福当一回事；只是一味地党同伐异，争权夺利。为了私利，可以在庙堂之上口出秽言；为了争权，可以在庙堂之上大打出手！他们用这样的言行给民众作示范，自然世风日下，甚至礼法荡然！社会因而充斥着暴戾之气，许多人没有谦让为怀的涵养，不知礼义廉耻为何物，各种乱象因而层出不穷。在这样的社会中，想要顺利推行政令，岂非增添许多阻力和困难吗？如果政治人物还要制定一些礼仪法度，要求人民严格遵守，其效果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孔子说："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真是慨乎言之呀！

（二十一）

子禽[①]问于子贡曰："夫子之至于是邦[②]也，必闻其政[③]。求之与？抑与之与[④]？"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⑤]。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⑥]！"（《学而》第一·一〇）

章旨

孔子以温、良、恭、俭、让的风范得闻时君之政。

注释

①**子禽**　姓陈，名亢，字子禽。孔子弟子，小孔子四十岁。

②**是邦**　这个诸侯国。是，此。

③**必闻其政**　一定会知闻这个邦国的政事。闻，与（yù）闻。

④**求之与抑与之与**　是请求而得知的呢？还是人家主动告诉他的呢？"与之"的"与"，是"告予"的意思。第一、第三个"与"字，通"欤"。

⑤**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　孔子是凭着温和的辞色、善良的性情、恭敬的态度、俭约的生活、谦让的美德，获得国君的钦仰，而得以知闻该国的政事的。

⑥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或许和别人请求知闻国政的方法不一样吧！其诸，大概，或许。

析论

孔子不但集周代文化的大成，而且怀着相当圆融的智慧。他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具有温、良、恭、俭、让的涵养和气象。他每到一个诸侯国，一定会知闻这个邦国的政治，由于他有温和、善良、恭敬、俭约、谦逊的风范，使得每一位国君都推崇他的涵养和智慧，都会主动和他接触，向他请教施政的道理，请他提供治国的方略。

陈亢不明此理，请教子贡，子贡不愧为孔门弟子，深谙孔子的为人，因此要言不烦的将孔子那种伟大政治家的气象和风范说了出来。

（二十二）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①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②，屏四恶③，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④，劳而不怨⑤，欲而不贪⑥，泰而不骄⑦，威而不猛⑧。"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⑨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⑩？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⑪，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⑫，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⑬，不戒视成谓之暴⑭，慢令致期谓之贼⑮，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⑯。"（《尧曰》第二〇·二）

章旨

孔子指点子张从政之道在于遵行五美，屏除四恶。

注释

①斯　则，那么。

②尊五美　遵行五种美德。尊，通“遵”，遵行。

③屏四恶　除去四种恶政。屏，音 bǐng，除。

④惠而不费　给人民恩惠却不多花费。

⑤劳而不怨　让人民效劳却不埋怨。

⑥欲而不贪　虽有嗜欲却不贪求。

⑦泰而不骄　舒泰宽和却不骄矜。

⑧威而不猛　威严却不凶猛。

⑨斯　此，这。

⑩又焉贪　又有何贪求？焉，何。

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　居位的君子不分人多人少，事情或大或小，都不敢轻忽怠慢。

⑫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　居位的君子端正衣帽，端庄仪态，那种威严的气象使人望见他就肃然敬畏。瞻视，指容态。俨然，威严的样子。

⑬不教而杀谓之虐　不教人民礼乐，却在他们犯罪时把他们杀了，叫作虐待人民。

⑭不戒视成谓之暴　不事先告诫人民，却临时之间要检查成效，这是残暴人民。戒，告诫。

⑮慢令致期谓之贼　不及早颁布命令，却要求限期完成，这是贼害人民。致期，刻期、限期。

⑯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同样是要给人民财物，却在致送时，舍不得给，这叫作出纳之吏的作风，不是从政君子的风范。犹，均、同样的。有司，职有所司的出纳人员。吝，惜。

析论

从政之道，应以人民为主体。孔子提出五美，就是针对服务人民来说的。首先是“惠而不费”。民之所利，在于提升食衣住行育乐的水准，从政者就应因势利导，使人民获利。使民获利，所以是“惠”；因势利导，所以“不费”。例如协助滨海的居民发展渔业，就是一种“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美政。

其次是“劳而不怨”。从政者所有的作为，都是替人民着想的。假使

需要劳动人民来配合，也应利用闲暇之时，动员人民配合政府施政，改善民生，绝不扰民。这就是择可劳而劳之。例如里长发动里民清扫环境，一定得在假日，才不会招致怨尤。

从政者的嗜欲，理应以仁德为依归。不断的造福人民，立人达人，就是“欲仁”的实践，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篇第三〇章）仁德普及大众，还有什么其他的贪欲呢？

从政的君子待人处事，谦恭舒泰，无论对方人多人少，事情或大或小，都敬谨面对，绝不轻忽，这就是泰而不骄。有些行政官员，面对社会大众时，言语轻浮，态度傲慢，这就违反“泰而不骄”的守则了。

孔子对季康子说：“政者，正也。”（《颜渊》篇第一七章）从政的君子，必须为民表率，他的言行举止、服装仪容，都应规矩端庄，表现适度的威严，却仍然温和而不凶暴。这一方面是有品有格，令人钦服；另一方面也足以端正视听，让人民知所效法。

从积极方面来说，遵行上述美德，自能成为理想的政治家。

有哪些行为是从政的君子所应该避免的呢？孔子陈述了四项。第一是“不教而杀”。从政的君子必须导之以德，以德教民；如果放弃教化人民的职责，导致人民违法犯纪，却诉之于刑杀，这就是残虐人民，就是不仁无道。这是从政的大忌！

第二是“不戒视成”。从政者平常轻忽怠慢，从不督导告诫部属臣民应该如何如何，到时却要求部属臣民应该有所成就。这是凶暴的态度。从政旨在服务人群，怎能如此背道而驰呢？

第三是“慢令致期”。做任何事情，总有个期限，且须按部就班，加以完成。从政者若要求部属臣民完成某事，就应该即时宣达命令，并且密切注意是否掌握进度，按时工作，以求圆满达成任务。假使从政者本身有所延误，却限令部属臣民在急迫的时程中完成某事，否则就要处罚，这就是贼害臣民。

第四是“出纳之吝”。主管财物出纳的官吏，收支钱财，经常锱铢必较。但是从政者施恩惠给人民时，就应该大方的给予，不可有吝啬小器的心态，这样才能得民心。

遵行五美，屏除四恶，的确是每一个政治家必须力行实践的要务。

问题与讨论

1. 政治家应具备怎样的风范？

2. 孔子所说的“尊五美”中，哪一“美”可以综摄其余诸“美”？请说明理由。

（二十三）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①]，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②]？”曰：“二[③]，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④]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颜渊》第一二·九）

章旨

有若告诉哀公富国之道当先足民。

注释

①**饥**　谷不熟，指荒年。

②**盍彻乎**　为什么不实施十分取一的税法。盍，“何不”二字的合音，相当口语“为什么”。彻，周代十分取一的税法。

③**二**　十分取二。

④**孰与**　犹“如何”，相当口语“怎么会”。

析论

根据《春秋》的记载，鲁国自宣公以来，已实施十分取二的税法，在年岁歉收、国用不够时，哀公不知怎么办？有若却劝他实行减税，恢复以前通行的税法。有若这一财经策略，充分体现了民为国本的道理。人民富足，国家自然富裕，这是藏富于民的做法，具有高明而开阔的视野。

为政者治理国家，如果不顾百姓疾苦，而只求自利，终将遭到人民的唾弃。所以善于治国者，必先富民，如果人民上不足以事父母，下不足以

畜妻子，在饥寒之际，往往无暇计及荣辱，焉能不兴起盗心，作奸犯科？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句话已是古今广为传诵的政治箴言，它深刻地阐发了民富民穷与国富国穷的关系，值得为政者省思。

（二十四）

季氏[①]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②]而附益[③]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④]鸣鼓而攻之[⑤]可也。”（《先进》第一一·一六）

章旨

孔子责备冉求任季氏家臣而为之聚敛。

注释

①**季氏**　鲁卿，季康子。

②**聚敛**　急于征敛赋税。

③**附益**　增添、助长。

④**小子**　谓门人。

⑤**鸣鼓而攻之**　谓群起声讨其罪行。

析论

鲁国先祖周公，征收人民赋税，不过是耕亩的十分之一；自宣公十五年起改变税率，征收到十分之二。而鲁国权臣季氏却又苛征赋税，搜刮民财，他不过是诸侯的大夫而已，财富却比位居周天子冢宰的周公还多。若非巧取豪夺，何来这么多的家私？冉求既然任季氏家臣，就应匡正他的过失，诱导他忠君奉公，转变他贪求财富的私心。未料冉求未能做到，又替他催征赋税，更增添他的财富，所以惹得孔子极度气愤。

孔子如此严厉批评冉求为季氏“聚敛而附益之”的行为，其实也是借此抨击季氏的贪得无厌。从这里可以看到孔子反对厚敛的态度及爱民仁心。

（二十五）

叶公[①]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②]。"（《子路》第一三·一六）

章旨

孔子回答叶公为政之道在深得民心。

注释

①**叶公**　春秋时楚国人。姓沈，名诸梁，字子高。担任叶县（今河南叶县）令尹。叶，音 shè。

②**近者说远者来**　近处的百姓受到恩泽而喜悦，远方的人民向慕而来归附。说，音 yuè，假借为悦，喜悦。

析论

为政之道，最重要的就是惠爱人民。爱民之道，在于使治安良好，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环境优美，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果真实现这样的理想，近处的人民自然心悦诚服，远方的人也会纷纷来这个国度观光、投资，甚至定居了。

问题与讨论

1. 请阐述藏富于民的意义。
2. 如何为政，才能使近者悦，远者来？

教材基本

论语卷·论礼乐

本单元选收七章，都是孔子阐发礼和乐的言论。约而言之，礼追求的是秩序，乐追求的是和谐，进而达到仁爱、敦厚、祥和的社会。所以礼和乐只是工具、形式，和谐、仁爱才是根本。所以，孔子再三强调礼要注重实质，不能只追求外在形式的铺张奢侈。另外，“子之武城”一章，也可以看出孔子教育方法的灵活及日常的幽默。

（一）

林放[①]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②]也，宁戚[③]。"（《八佾》第三·四）

章旨

孔子答林放问礼的本质在于恭敬，不应只注重外在的排场。

注释

①**林放**　鲁人。其生平不详。

②**易**　治。

③**戚**　忧伤。

析论

礼，表现在外的是一些仪式器物，蕴藏在内的则是恭敬诚笃——这就是礼之本。但是，内在的恭敬诚笃不容易看到，而外在的仪式器物却很容易看得到。在道德浇薄的时代中，很容易让人讲究外在仪式器物的排场，而忽略内在恭敬诚笃的蕴发。因此孔子主张，礼与其太过奢侈，不如俭约来得好。

丧礼以哀戚为主，因为哀戚是发自内心的，没有深厚的情感、诚挚的信服，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哀戚。有些人没有真正的哀戚，只是以盛大的排场来充数，甚至于盛大排场的目的本来就不在表达真正的哀戚，而在借此显示自己的地位，或作为结交权贵的媒介，那就更不足取了。

（二）

子曰："奢则不孙[①]，俭则固[②]。与其不孙也，宁固。"（《述而》

第七·三六）

章旨

孔子指出与其奢侈而犯礼，不如俭约而固陋。

注释

①不孙　不顺。不顺礼则违礼犯义。孙，音 xùn，假借为逊。逊，顺也。

②固　简陋。简陋则易失礼。

析论

一个人钱多势大，手头阔绰，他可以把礼数安排得很周到，让人觉得很温暖。但是，这种人生活奢侈，排场过人，久而久之，就比较会不甘于原有的身份地位，于是渐渐地超越尺度，一步一步地做出违礼犯义的事情来。相反，生活俭约的人，由于习惯俭约，往往礼数不周。但却比较安分，不会违礼犯义。孔子以为，一个人与其不顺礼义，我们宁可希望他固陋。春秋时代，齐国的田常势力大了，最后篡了齐国的君位。鲁国的季氏势力大了，最后居然祭起泰山来了（那是鲁君的权利）。近代社会强调经济发展，但如果忽略了社会秩序，就会产生很多后遗症，这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防范的。

（三）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①]，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②]。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③]。"（《泰伯》第八·二）

章旨

孔子举出无礼之病，并强调礼的功效。

注释

①**葸**　音 xǐ，畏惧。

②**绞**　急切。

③**偷**　浇薄。

析论

恭敬、谨慎、勇敢、直率，是四种美好的德行。但是，如果不以礼来节制，反而会变成惹人厌恶，甚至于伤害他人的行为呢！恭敬、谨慎、勇敢、直率，如果不合礼，就会导致烦扰徒劳、畏怯害怕、粗暴作乱、轻率躁急的反效果。

在位的人如果能发挥礼的精神，厚待自己的亲人，老百姓就会随着兴起仁爱之风；在位的人如果能够不忘记故交旧友，老百姓就会变得宽厚不浇薄了。由此可见礼的重要。

（四）

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①]之，而后和[②]之。（《述而》第七·三二）

章旨

本章记孔子对歌唱的态度。

注释

①**反**　复也。

②**和**　音 hè，唱和。

析论

音乐是一种和谐的艺术，所以中国古代音乐，特重和谐，《礼记·乐记》说："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礼可以宣导人民的心志，乐可以和

谐人民的声音。)”又说：“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最能显示乐的功能是和。孔子对音乐的这一个特性把握得非常好，因此他和人歌唱，听到别人唱得好，一定请他再唱一遍，然后跟着和。请唱得好的人再唱一遍，这是孔子与人为善的表现；孔子一起和着唱，在和谐的歌声中，人的情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人与人就容易沟通、容易互信了。

（五）

子之[①]武城[②]，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③]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④]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⑤]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阳货》第一七·四）

章旨

本章记子游能行圣门之道以教民。

注释

①**之**　到。

②**武城**　鲁邑。在今山东省费县西南八十里。费，音 bì。

③**莞尔**　小笑貌。莞，音 wǎn。

④**子游**　吴人，姓言，名偃，字子游，孔子学生，小孔子四十五岁。

⑤**道**　指礼乐教化之道。

析论

子游当武城的宰，孔子去看他，听到处处弦歌之声，俨然一派礼乐教化之邑。孔子看了很高兴，一时开玩笑说：“杀鸡何必用牛刀？”子游很严肃地说：“从前我听夫子说过：‘君子学道就爱人，小人学道就容易听教令。’”孔子听子游讲得很好，于是赶紧声明自己刚才只是开玩笑。弦歌之声和学道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儒家主张礼、乐、政、刑同样是治民达道的

工具。从礼、乐下手治理人民，则宽厚和易，人民容易涵养仁爱之心；从政、刑下手治民，则严肃僵硬，人民虽然也会遵守法令，但是没有什么廉耻之心。礼、乐是从人的内在去感化人的心灵，使人的情性在未发之前就能向善慕道；政、刑从人的外在去规范人的行为，使人的情性在既发之后受到惩处。子游把弦歌看成是学道的方法，并且认真实施，所以孔子看了很高兴，发出由衷的赞美。

本章既显示出孔子的政治理念，也显示出孔子的幽默，及孔子教育方法的灵活。

（六）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①]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②]云乎哉！"（《阳货》第一七·一一）

章旨

本章表明礼乐不能只重形式。

注释

①**玉帛**　行礼用的玉器及束帛。

②**钟鼓**　奏乐用的钟镈（bó）及鼓。

析论

礼的目的在追求秩序，乐的目的在追求和谐。因此礼和乐的根本目的是要我们塑造一个恭敬和顺的社会。达成这个目的的媒介物是玉帛、钟鼓，因此玉帛和钟鼓只是礼的形式。我们不能本末倒置，只把礼乐的重心放在玉帛的多少、钟鼓的大小等形式，反而忽略了礼的本质和目的。今人办活动，把很多重要的礼仪活动办成嘉年华会，结果参加的人只求个人的快乐；乐也是一样，很多人只注重音响器材的昂贵，或把音乐当作个人发泄情绪、娱乐身心的工具，而忽略了音乐致中和的根本目的。这就是舍本逐末了。

（七）

子曰："人而[①]不仁，如[②]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第三·二）

章旨

孔子强调礼乐的根本在仁。

注释

①**而**　通如，如果。

②**如**　相当于口语的"对于"。

析论

仁是礼乐的根本，礼乐是达到仁的外在手段、形式。儒家强调礼乐的作用在借着礼乐的浸润，使人渐渐近于仁。因此，一个人如果没有仁心，虽然行礼如仪、奏乐喤喤（huáng），但是都只是外表，仿佛一只狼披着羊皮，一只猴子穿着人的衣冠罢了。礼乐的目的在塑造一个仁爱祥和的社会，人而不仁，只是以礼乐来充场面，那礼乐也不可能带给他任何实质的改变了。

问题与讨论

1. 在学校及家庭生活中有哪些跟礼乐有关，请举例并说明这些礼乐对你的影响。

2. 恭、慎、勇、直，这些道德为什么要用礼来节制？

3. 请就"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一章，体会礼乐教化之道的重要，并说明孔子的幽默。

文学类

孔子所以被尊为“至圣先师”，是因为他特别重视教育。他不仅自己“学不厌、教不倦”，同时还提出许多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这些理念和方法，历久弥新，至今还被大家所尊崇。

孔门四科中的“文学”，指的是《诗》《书》六艺之学，这些学问必须透过教育才能传扬下去。所以“文学”这一类科，正是孔子展现教育理念和教学精神最精切所在。兹将《论语》中有关教育的章节，分别汇整于“文学类”下，俾读者对孔子的教育学说，能得到更深一层的认识。

在文学类中，又因其不同内涵，分为“论为学”、“论学”和“论诗”三大节目。“为学”是三大节目中最重要的一环，是孔子教育学说中精神之所在，故列于首。包括孔子的教学理念与教学经验，犹能作为现代教育之指针。

继“论为学”之后的“论学”，是谈论实际教学以外的一些教育理论，颇具启发鼓励的功用。最后“论诗”选录三章，可以看出孔子对《诗》三百篇的重视，以及学《诗》的价值。

教材基本

论语·论为学

为学是孔子教育学说中最重要的一环，今就选辑之章句内容，分为“学习科目”、“治学方法”、“学习态度”、“教学精神”等四个子目。孔子教育学生最重要的是要使他成德成仁、是要使他成为君子、是要使他兼善天下。要达到这个目的，学习的科目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学习科目”列在“为学”之首。有了科目之后，要教学生如何去学习，这就是“治学方法”。在这个子目中，有好几章是记录孔子现身说法，提供学生学习的。在学习过程中，孔子非常重视“学习态度”，学习态度是一个人学习成败的关键所在，而“好学”则是这关键的枢纽。至于孔子的“教学精神”则是有教无类，同时着重于因材施教和“不愤不启”的启发式教学。

一、学习科目

孔门施教，尤重道德实践，以陶铸完美的人格。因此《礼》、《乐》、《诗》、《书》之文，是其教学内涵；文、行、忠、信、道、德、仁、艺，为其科目大端。如此分门别类，设定科目，既便于施教，也利于学习。教育的宗旨，可由此体现；教学的目标，也自能循序达成。以下就“弟子入则孝”等四章加以析述。

（一）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①]，泛爱众[②]而亲仁[③]。行有余力，则以学文[④]。”（《学而》第一·六）

章旨

孔子教人先以孝悌为本，行有余力，则学习六艺。

注释

①**谨而信**　做事谨慎，说话信实。

②**泛爱众**　博爱众人。泛，广博、普遍。

③**而亲仁**　还要亲近有仁德的人。

④**文**　指《诗》《书》六艺。

析论

孝悌是个人一切道德行为的基础，也是行仁的开始，“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孔子期勉青年子弟在家要孝顺父母，在社会要尊敬长辈。

在孝悌的基本德行之外，做事要谨慎，言语要信实，能广泛地关爱社会大众，并亲近有仁德的君子。这样躬行实践，如果还有多余的心力，再去学习《诗》《书》六艺之文。

本章显示孔门之学一贯的主张：以德行的实践为本，知识的求取为末。易言之，年轻人为人处事应入孝出悌，谨言守信，有爱心、近仁贤，行有余力，才去学文，读书才有意义。否则有才无德，反足以济恶。

（二）

子以四教：文[①]、行[②]、忠、信。（《述而》第七·二四）

章旨

孔子教人学文修行而存忠信。

注释

①**文**　古之遗文，指《诗》、《书》、《礼》、《乐》等典籍。

②**行**　德行。

析论

本章记述孔子平常用四项功夫教导学生：“文”指《诗》、《书》、《礼》、《乐》等先王遗留的典籍，学“文”可以增广见闻，奠定学问的基础；“行”指个人行为的践履，要守礼行义，修养品德；“忠”指对人、对事尽其心力；“信”指说话真诚，不欺良心。这四项施教纲要，包含了知识的吸收、行为的实践与品行的修养。

刘宝楠《论语正义》说：“此四者皆教成人之法，与《学而》篇教弟子先行后学又不同。”可知夫子教人有先后深浅，知而后能行，下学而上达，并非认为读书重于敦品，此不可不辨。

（三）

子曰："兴于《诗》[①]，立于《礼》[②]，成于《乐》[③]。"（《泰伯》第八·八）

章旨

孔子教人立身成德之法。

注释

①兴于诗　诗是性情之作，易于感人，故能兴发好善去恶之心。兴，奋起，有"鼓舞"之意。

②立于礼　礼以恭敬逊让为本，故学礼可以端正人的行为。立，立身。

③成于乐　乐可养人性情，荡涤邪秽，故可陶养完美的人格。成，完成，有"陶养"之意。

析论

孔子所谓学的内容，主要指的是《诗》、《书》、《礼》、《乐》六艺之教，其学主要在进德修业，所以《诗》与《礼》、《乐》都可借以涵养自己的德行。

孔子极肯定诗人情思的纯正无邪，认为诗对个人心志的发展、情性的涵养，乃至人伦的体察、自然知识的增进都有很大的助益。所以他说："兴于《诗》。"诗可陶冶性情，兴起向善的心念，感发人的志气。礼，虽是个人行为的规范，也是社会风俗的制约，甚至是治理国家的凭借，所以孔子也非常重视礼。他说："立于《礼》。"又说："不学礼，无以立。"礼可教人卓然立身于社会。音乐能变化人的气质，提高人文素养，保持和谐的心境，成就完美的人格。所以他说："成于《乐》。"

《诗》、《礼》、《乐》三者能好好加以学习，对青年学习知识、增长才

干、协调社会各方面都很有帮助和启发。尤其今日经济建设早已超越文化建设，涵养文学、沉潜艺术，重视伦理道德，建立“富而好礼”的社会，倍觉迫在眉睫。孔子之教，对我们仍有很大的启发，值得学习和发扬。

（四）

子曰：“志于道[①]，据于德[②]，依于仁[③]，游于艺[④]。”（《述而》第七·六）

章旨

孔子以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四项，示人为学之全功。

注释

①**志于道**　志向在追求合乎义理的正道。

②**据于德**　执守着学道所应有的德目。

③**依于仁**　片刻不违离仁心。依，依附。

④**游于艺**　优游在礼、乐、射、御、书、数这些技艺之中。

析论

进德修业有一定的方法，分明的层次。孔子开示道：首先要立定志向，一心向往人生的正道。再把学道而后有得于心的“德”，拳拳服膺，固守不失。等到德积厚了，自然人欲私心尽去，纯是天理良心之呈现，自可不离仁道。然后再兼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优游其中，借此以涵养心灵，陶冶性情。如此循序渐进，必能深造有得。

本章一开头即标举“道”、“德”二字，可见此二德目之重要，尤其“志道”方面，更指出人生在起步的时候，就须坚定志向，追求所当知当行的“道”，具有鼓舞人们立志图强、独立自主的精神力量。

问题与讨论

1. 从孔子所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一章中，可以看出孔门重视日常生活中的实践力行，而不是表面功夫。请就此章加以说明，你做到了什么？还有什么尚未做到？

2. 为何孔子将“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四项之中，“志于道”置于首项？

二、治学方法

教育是孔子一生的职志。他周游列国，交接诸侯，传播为政之道，即是一种教育；退而与群弟子讲习六艺，进德辅仁，更开中国平民教育的先河。

《礼记·学记》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教与学原是相辅相成的。注重教育的儒家，当然注重学习，不仅要求子弟勤学，为师者更要在教学中孜孜进修，作好榜样。

孔子的好学，为弟子所信服；他的成就，为百世所钦仰，所以他的治学方法，亦必有可遵循处。本单元试从三方面来理解，第一是学思并重，第二是博学于文，第三是一以贯之，共举五章，以供研读。

（一）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①]，思而不学则殆[②]。"（《为政》第二·一五）

章旨

孔子主张学习与思考并重。

注释

①**罔**　迷惘。假借为惘。

②**殆**　危殆。

析论

孔子主张的学习方法是"学思并重"。既不偏于学，也不偏于思。

思考的好处在于能对事理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学习的好处在于能汲取前人智慧，增广见闻。如果只偏重思考，将会因不切实际而徒劳无功；如果只偏重学习，将会惑于众说纷纭而无所适从。

有些学生读书，往往“学而不思”，死记课本，不求理解；老师上课教多少，回家后便只背诵那些教过的部分，只求能应付考试而不会活用所学于日常生活之中，也不会触类旁通，引申发挥。而另一种“思而不学”的类型即是一些走出校园的社会人，他们在遭遇到难题或想提升技艺时，往往仅依靠自己，凭空想象，却不肯再潜心学习，请教先进，以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

倘若真能做到“学思并重”，相信不论是学生还是社会大众，一定都能够获益良多，而且学业或技艺都能够突飞猛进。

（二）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①]，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第一五·三一）

章旨

孔子戒人勿徒思而不学。

注释

①**寝**　睡觉。

析论

前一章可以看到孔子学思并重的主张，这一章，孔子以亲身经验告诉我们“思而不学”的坏处。没有学识作基础，思考往往会沦于浮薄，失去重心，没有头绪，变成浪费时间、心力的胡思乱想。即使有时自觉略有所得，可是一说出来，才知道那是他人早已阐述过的知识、道理，很容易就可以学习得到的。

事实上，人类可以借由问学，快速累积知识，扩大经验，使自己不再浅薄无知，不见得要凡百道理都由“自己思考”而得到才行。那么，学思并重的“思”，应在何处发挥其重要功能呢？这一章说“不如学也”，上章主张“学而思、思而学”，很显然地，我们应该在学习之中运用思考力。我们应该对学习而得的知识，思考、判断其真伪，评量其价值，并且思考如何善用知识、如何发展知识。只凭思考而不学习，断绝了向前人、他人汲取经验、知识，所得到的很可能只是主观的臆测，不过徒耗精神而已，所以还不如借学习以吸取新知来得好。

（三）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①]矣夫[②]！”（《雍也》第六·二五）

章旨

孔子认为君子能够博文约礼，故不违背正道。

注释

①**弗畔**　不违背。畔通“叛”。

②**夫**　句末语气助词，相当口语的“吧”，有推测的意思。

析论

当人背弃正道的时候，内心往往会感到惶恐不安，那是因为人所遗弃的不是外在的物件，而是内在不可取代的良心。而如何让生命在正道中发展，并且保住散发人性尊严的良心，就成为十分重要的课题。“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即是孔子提供的解答。

“博学于文”，便是要广博地学习先王留传下来的六艺之文、典章制度，乃指人要在浩瀚的学海中，汲取一切可贵的文化经验。不过，孔子所期许的学问，是要学习一种足以发出力量，使得自我、家庭、社会以及全

天下，都能更加完善的知识，否则“博学”只会将生命塑造成“两脚书橱”而已。所以，孔子又提出了“约之以礼”。君子应将一切的言行举止安顿于合宜的规范中，进而躬行实践，达到依循正道、存养良心的目的。如此才能将博学之文充分发挥，用之于家庭、用之于社会，甚至于全天下，而达到立己立人、达己达人的境界。

（四）

子曰：“赐也，女[①]以予为多学而识[②]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③]。”（《卫灵公》第一五·三）

章旨

孔子自述其学一以贯之，以示子贡。

注释

①**女**　即“汝”，你。

②**识**　音 zhì，记住。

③**一以贯之**　用一个基本道理，贯穿所学。

析论

“学”是未知而求知；“识”是已知而记住它。孔子在当时，无论是应事接物、出处进退，都能圆融合礼，无所黏滞，时人多以为这是聪明异常、多学强识所致。即使子贡如此聪颖的弟子，仍不免有此一想法。所以孔子问而启发之，告诉子贡自己并非“多学而识之”，而是“一以贯之”。“一以贯之”，简单地说就是以“忠恕之道”贯穿所有事理。既是忠恕之道，则人人可以为之，并不只有聪明、记性好的人才能办到，于是“浅学无记性”便不能作为世人不努力的借口了。

孔子将“学习”之事简约到“一以贯之”，而不强调多学而识的功夫，与《卫灵公》篇回答子贡“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其实是相关联

的，都是指导子贡要能行忠恕之道，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要子贡，也要后学知道：儒者之学，并非只是求知识而已，而是要学习成就仁德的成人之学。这种学问，必须是以内在自主自动的省察为基础，而不是向外驰求的。

（五）

子夏曰：“博学[①]而笃志[②]，切问[③]而近思[④]，仁在其中矣。”（《子张》第一九·六）

章旨

子夏说明成就仁德的方法。

注释

①**博学**　广博学习。

②**笃志**　坚定心志。笃，专一、坚固。

③**切问**　恳切的发问。

④**近思**　从切近的问题思考。

析论

“博学”即“博学于文”（《雍也》第六·二五），是广博地学习先圣先贤所遗留的文章典籍。“笃志”乃对于所学，潜心深造，专志一心，以求有得。“切问”是恳切地发问自己不明白的事情，相当于《中庸》所说的“审问”。“近思”则是反身而思，思考自己能力所能及的事情。“博学、笃志、切问、近思”这四者都是学者一己的学问思辨之事，虽然所希望达成的都是仁的境界，但仁最重要的功夫是己立立人，己达达人，除了成就自己，还要能推扩出去，有功于人。而此四者却独缺行其学于世的功夫，所以仍不能称之为仁。不过，“博学、笃志、切问、近思”虽未达仁之境界，却能由此操存良知，使心不外驰，得以遵道不违，所以子夏才

说："仁在其中矣。"

如果只是博学而不能笃志，则因不能持之以恒，最后恐将一无所成；只是漫无边际、不切实际地询问和思索，则因不能切于事理，最后终将白费心力，徒劳无功。子夏的"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于孔子"学思并重"的主张是有所承继的，对我们为学处世，自有一番深刻的启发。

问题与讨论

1. 孔子的博学，主要是学什么？为学的目的何在？而"思考"在为学中占有什么地位？

2. 孔子说自己为学"一以贯之"，请问"一"指的是什么？

三、学习态度

在日新月异、互动频繁的社会里，没有哪个人是可以不经过学习而能应付自如的。人必须不断地吸收新知，以了解社会新事物，适应社会大环境；也必须不断地审视自己，学习如何在人生各个阶段、各种境遇，调整自己的心理，以发展健全的人格，建立良好的人我互动关系。

学习，是一辈子的事。对任何人而言，这是不会停止，也不容停止的生命本能。但是，一个尊重生命的人，除具此本能之外，他还会时时保持学习的自觉，以更积极活泼的心态，迎接学习，并且从中体会因学习而成长的喜悦。

本单元共九章，介绍孔子好学、乐学的精神。

（一）

子曰："学而时[①]习[②]之，不亦说[③]乎？有朋[④]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⑤]而不愠[⑥]，不亦君子乎？"（《学而》第一·一）

章旨

孔子说明为学、交友及学为君子之乐。

注释

①**时**　时常。

②**习**　反复钻研练习。

③**说**　音 yuè，愉悦。假借为"悦"。

④**朋**　志同道合的人。

⑤**人不知**　别人不知道我的才德。

⑥**愠**　怨忿。

析论

现代人不论学生或社会大众，有许多人往往对于学习感到枯燥，如果不是为了某种目的，如考试或升等，总不会主动去学习，更别说能乐在其中了。但孔子却说不断地学，时时温习，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同样是学习，为什么存有这么大的差异呢？原来孔子所从事的学习，不像我们今日所偏重的学习知识而已，更不是因为某种功利目标而勉强为之。而是学习如何成人养德，将所学习到的道理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借以培养德行，扩展智慧，使生命获得安顿。这是学习如何使自己成为理想的人（成人），这种学习不能一日或忘，使人不断成长，自然散发喜乐和成就感，所以孔子说："不亦说乎？"

酒肉朋友自远方来，聚在一块饮酒作乐，不也是一件愉快的事吗？常常有许多人把孔子这句话用来印证这种聚会情形。事实上，这种说法完全误解孔子原意。孔子所说的"朋"是"友直、友谅、友多闻"的朋友，是"以友辅仁"的朋友。益友自远方来，聚在一起，乃相互切磋学问，彼此砥砺德行，以求道德精进。享受因朋友相互激励而使生命成长的快乐，这才是孔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原意。

既然"学而时习之"和"有朋自远方来"都是为了培养、砥砺自己的学问、德行，使生活有意义，生命境界提升，这既不为名声，也不为功利，那么，即使人们不知道我的德行学问成就，又何必生气呢？能做到如此，已不失为有德的君子了。

（二）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①]，敏[②]以求之者也。"（《述而》第七·二〇）

章旨

孔子自谦非生而知之，但能好古敏求。

注释

①**好古**　喜好古圣贤之道。

②**敏**　勤勉。

析论

“生而知之”，就是资质优越，天生即明白事理的天才。可是，在现实的人生中，天才寥寥可数，其出现完全是偶然的。人若要处处依赖天才的话，无疑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天才可以被歌颂，但不必过分期盼。少了优越的天分，人也不必自馁自弃，因为还可以“学而知之”（《季氏》篇第九章）。

“学而知之”，乃是秉持一股主动学习的精神，向着开放的世界，猎取宝贵而不竭的知识。在许许多多的知识门类中，孔子对于古圣贤之道，特别感兴趣。圣贤之道，并非如博物馆中的矿物，只具形象，却无生命；而是一种可以启发人生，增进自我内涵的智慧。学者勤勉地学习圣贤之道，并且与自身的处境相观照，必可从中汲取丰富的生命经验。因此，“好古敏求”正足以弥补人非“生而知之”的遗憾。

（三）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①]，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②]？”（《述而》第七·二）

章旨

孔子自许可以做到默识之、学不厌、诲不倦。

注释

①**厌**　满足。

②**何有于我哉**　对于我，何难之有？

析论

不论是学习人生的道理，或是各种知识，记住所学所习的内容，是重要的奠基功夫。唯有记住了、理解了，才能进一步实践、活用、扩展所学，使学习的内容成为自己的。如果对于所学漫不经心，那是记不住的，其结果是不能运用所学，不能从学习中拓展自己，这与不曾学没什么两样。孔子说自己“默而识之”、“多见而识之”（《述而》篇第二八章），可见他学习上的专注与踏实。

“学而不厌”是勤学态度，“诲人不倦”是教育精神，其中最为可贵的是“不厌”与“不倦”表现出来持之以恒的积极态度和乐在其中的坚持。大凡一般人对于学习或教学，起先总能保有丰沛的热忱，但随着时间的延长、困难的增多、挫折的加重，许多人便画地自限，半途而废，而不能持之以恒。

所以孔子说：“何有于我哉？”一方面表示这些事情不难办到，一方面也暗指出一般人的怠惰常情。不能“默识”而道听途说、漫不经心是惰于思；不能“学不厌”是惰于学；不能“诲不倦”是惰于教。孔子是以正面来描述自己，期许自己，同时也鼓励我们。

（四）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①]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②]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述而》第七·三四）

章旨

孔子不敢以圣与仁自居，谦称只是不断学习和努力教诲而已。

注释

①**抑**　犹“但”，表转折语气的连词。

②**云尔**　犹言如此。

析论

孔子心目中最高的人格典范为“圣人”，其次则为“仁人”。“圣人”具有完美的人格，可以广泛施惠黎民，普遍救济众生，发挥其开创力量，完成安顿天下的鸿业；“仁人”在兼善天下的能力、格局上，稍逊于“圣人”，但他仍能从具体而细微的生存感受出发，将自己的道德理想实践出来，并且影响他人，完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境界（《雍也》篇第三〇章）。

孔子不敢自称“圣人”或“仁人”，而仅以“为之不厌，诲人不倦”自许。“为之不厌”乃是不断扩充自己的知识，操存自己的良知，经由时时自我砥砺的功夫，追求完美的人格；“诲人不倦”则是将自我所拥有的知识与道德，传授于他人，协助他人人格的养成。而在此同时，也因为整理所学与他人切磋，而产生对所学的再认识与再补充，于是更可促使自己为学不已。所以，“为之不厌，诲人不倦”虽非“圣人”、“仁人”的境界，但它却是通往“圣人”、“仁人”的路径。

（五）

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①]。”（《泰伯》第八·一七）

章旨

孔子勉人当勤于学。

注释

①**犹恐失之**　学到了，又恐怕失去。犹，还、又。

析论

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而世间的道理，是由世世代代的人类逐渐累

积起来，修正出来，拓展开来的。所以一个勤于学问的人，面对世间的道理，总会升起“学如不及”与“犹恐失之”的感受。

“学如不及”，即是一种孜孜追求，却又恐惧来不及学习的急迫感；“犹恐失之”，则是一种既已学成，但又深怕根基不稳，倏忽遗忘的不安感。对于具有积极人生态度者而言，急迫感正好使人刚健不已地向学海挺进，以减低知识贫乏的难堪；不安感则令人不断地温习已知，以避免知识流失的痛苦。这种不安感与急迫感，表面上看似栖栖遑遑，不平不静，其实却烘托出学者追求道德、知识的热情。而其背后，更有坚毅厚实、约之贯之的沉潜精神。

（六）

子曰：“十室之邑[①]，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第五·二八）

章旨

孔子称自己好学。

注释

①**十室之邑**　有十户人家的小地方。邑，人聚居之处，犹“里”。

析论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篇第二五章）。《论语》一书中，也经常可以见到孔子重视“忠信”，并且用以教导学生的记载。“忠”是对人竭尽心力的表现，“信”是对人讲求信用的表现，两者都是高贵人格的表征。

事实上，“忠信”不是僵硬的道德条目，而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被活活泼泼地实践出来的美德。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忠信”的意义、目的、方法等等，都需要时时反省考察。譬如忠于人，万一所效力之人，并非善

类；他托付的事，也是违法犯义的事，那么，岂可为了尽“忠”而竭尽心力？譬如信于人，万一原本为人所欺骗而许下了承诺，而此承诺的实行将危害自己，甚至他人，那么，岂可为了守“信”而不顾一切恶果？然而这种反省考察的理性力量，是须透过“好学”加以培养的。

一个“好学”的人，他会遇事衡量轻重，详考可否，并且选择最符合理性的结果。循此而下，“忠信”也就能在思辨中，获取可贵的生命力。反之，若一味执行“忠信”，而不知辨别是非，就可能以“忠信”为口实，不计手段，而遂成私欲。如此一来，“忠信”便只成工具，而毫无道德意义可言了。

总之，孔子以“好学”开发“忠信”的意义，非他人的小忠小信，故难掩一股自豪的气概。

（七）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①]矣乎？”对曰：“未也。”“居[②]！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③]；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④]；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⑤]；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⑥]。”（《阳货》第一七·八）

章旨

孔子向子路阐明不好学的流弊。

注释

①六言六蔽　六言指“仁、知、信、直、勇、刚”等六种德行。六蔽指“愚、荡、贼、绞、乱、狂”等六项壅蔽。

②居　坐下。

③荡　放荡。

④贼　贼害。

⑤绞　急切。

⑥**狂**　轻率。

析论

本章主要在说明“学”的重要，透过“学”可以避免追求德行时所产生的蒙蔽。首先，我们要问，为什么“学”可以避免这些蒙蔽呢？原来孔子所说的“学”是博学于文、是学思并用、是好古，敏以求之，所以可以从当中找到殷鉴，可以找到评断是非的标准，可以找到合于规矩的礼节，可以找到颠扑不破的道理，这样在追求德行时，才不致不知变通、固执墨守，也就不致为蒙蔽所牵引了。

只喜好仁却不好学，容易流于徒讲仁义之名，不知仁义的真谛，则易于被人以仁义之名欺罔，还自以为是，所受的蒙蔽就是“愚昧”。只喜好智却不好学，遇事则竭尽智虑，只要有可行之策则刻不容缓为之，毫不考虑是否合于道义，所受的蒙蔽就是放荡。只喜好信却不好学，则狼狈为奸，集体作恶，往往亦有信在其中，若不加明辨，只为守信而为之，所受的蒙蔽就是贼害。只喜好直却不好学，容易流于凡事以正直之名，急切地苛责他人，所受的蒙蔽就是急躁、攻讦。只喜好勇却不好学，容易流于冲动行事，不考虑任何结果，所受的蒙蔽就是造成祸乱。只喜好刚却不好学，一味要奋发，一味要有担当，结果所受的蒙蔽就是轻狂。

（八）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①]而正[②]焉，可谓好学也已。”（《学而》第一·一四）

章旨

孔子以不追求安饱而敏于求道的人为好学。

注释

①**就有道**　亲近有道德的人。

②**正**　匡正。

析论

一般人所讲求的好学，常将知识与生命割裂开来，并将学习内容视为工具，期盼经由学习某种知识技能，获得权势名位、享受较好的生活品质。心里想的，全是现实利益。但是孔子的好学，却力求生命与知识的结合，以知识砥砺道德生命。

孔子认为一位好学者，无暇在食住上求取精美丰足、舒服安适，不会将精神耗费在感官的享受上。他甚至认为那些无法忍受困穷、以恶衣恶食为耻的人，是不可能立志于道，求道有成的。所谓“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篇第九章），也应是对求饱暖安逸者的批评。

孔子的好学，乃着力于道德生命的拓展上。对于生命学问的学习，对于道的追求，他总是不断告诉弟子，力行是最重要的。必须勤敏于实践义理，在做事上磨炼自己的心志，而不是空凭口说，把道理挂在嘴边，说得玄妙动人而不做。而且更应该接近贤德者，向他们请教、学习，以期修正自己，增益自己。

（九）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①]，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子张》第一九·五）

章旨

子夏认为好学者日新而不失。

注释

①**亡**　无。

析论

对知识保有旺盛的求知欲，才能在任何环境下自动自发地坚持学习。旺盛的求知欲源自于以求知为乐。能以求知为乐，除了有兴趣之外，尚须全心一致、心无旁骛地投入其中，用力既久，渐渐就显现出一点成果来，好的成果带来自信与成就感，转而增加学习的动力，支持学习的坚持，乐趣与求知欲便沛然而生。而子夏所说“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正是这种旺盛求知欲的展现。除了每天要不断吸收新知、认识自己的不足，以求学问上、道德上有所精进外，更要紧的是：学而勿忘，得而不失。旧学新知，日日累进，才能不断向圣与仁的境界挺进，所以子夏才说：“可谓好学也已矣。”

子夏所说的主要是指道德修养，日日修为，则道德必有长进。而不是天天捧书猛读，追求知识上的满足而已，更不是那种探听小道消息，和染习小技玩好的杂学。

问题与讨论

1. 孔子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三者对他而言没什么困难，是自夸吗？这番话有何用意？“学不厌”与“诲不倦”有怎样的关联？

2. 记得曾子每日“三省吾身”的内容吗？他每日反省自己有无不是之处，与子夏说的“日知其所亡”有何异同？

3. 做一件事情时，动机良善并不能保证行为也是正确、良善的。譬如为了考取理想的大学，让父母高兴，让自己有好的学习环境，动机是良善的，但若为此而作弊，那么，行为便有了偏差。“六言六蔽”章，其意大概类此，不是只针对那六德而已。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这种动机好而行为不见得对的事，请提出来讨论。

四、教学精神

孔子的教学精神，主要的表现在“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诲人不倦”和“学无常师”上面。本单元共选录十四章：“有教无类”章居首，次以“自行束脩以上”及“互乡难与言”二章，则为“有教无类”的说明。“生而知之者”及“中人以上”二章，则是孔子“因材施教”的叙述。“不愤不启”章是孔子自述“诲人”之法，“颜渊喟然叹曰”章则是弟子赞叹孔子学问博大道德精深。“吾有知乎哉”、“由诲女知之乎”二章是孔子“诲人不倦”的事例。“非不说子之道”章，是责冉求的纪录，也是“诲人”的一端。其次“予欲无言”、“孺悲欲见孔子”二章，陈述孔子的身教及不言之教，亦是“诲人”之事。“三人行必有我师”章是孔子“学无常师”的明证。“视其所以”一章，则是孔子教人如何观人，殿附于后。

（一）

子曰：“有教无类[①]。”（《卫灵公》第一五·三八）

章旨

孔子主张施教不论对象。

注释

①**无类**　指不分贫富、贵贱、贤愚，皆一视同仁。

析论

这一章是孔子的教育基本主张。在孔子之前，受教育是贵族的权利，他却认为人人都应该有受教育的权利，他教导学生，一本大公，不分贫

富、贵贱、贤愚，一律给予教育。

孔子曾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篇第七章）这说明了他不只把教育从贵族开放到平民，而且对于贫富、贵贱、贤愚等，均赋予受教育的机会，这是何等伟大的见解和胸襟。

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并不代表孔子教学生的教材、方法都一样，也不代表每个学生的成就会相同。孔子采用因材、随机、启发、实践等各种教学法，使每个学生都能获得适当的发展，跟他学习的人，前前后后达到三千人之多，这是非常伟大的事业。

现代化国家都规定受教育是国民应有的权利，而早在二千多年前的孔子就有"有教无类"的主张，他的高瞻远瞩，真是值得钦仰。

（二）

子曰："自行束脩[①]以上，吾未尝无诲焉[②]！"（《述而》第七·七）

章旨

孔子自述对有心向学者无不加以教诲。

注释

①**束脩**　一束干肉，此指弟子拜师的见面礼。脩，干肉，十脡（音tǐng，肉切成条者）为束。

②**未尝无诲焉**　没有不教诲他的。未尝，不曾。焉，代词，指自行束脩以上的人。

析论

孔子自己说："凡是带着薄礼，诚心拜师求学的人，我是没有不教的。"这一段话，有三个重点：

一、**束脩**：指一束干肉脯，是拜师的微薄见面礼，古人要执贽作为见

面礼，“贽”字从贝，贝是古代的货币，因此“贽”不一定是束脩，束脩只是微薄的礼物，可见孔子并不是以礼物的贵贱多寡作为收徒的条件，不能把“束脩”视为学费。

二、**自行**：是自动的意思。自动送束脩，表示他诚心想读书上进，孔子就教导他。尤其是家境困穷的子弟，仍想办法奉上束脩，更可见其向学的诚心。

三、**未尝无诲**：只要诚心向学的，孔子就教他，这正是“有教无类”的表现。

（三）

互乡[①]难与言[②]。童子见，门人惑[③]。子曰：“与[④]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⑤]！人洁己[⑥]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⑦]也。”

（《述而》第七·二八）

章旨

孔子有教无类，对来学者不存偏见。

注释

①**互乡**　鲁国乡名，其乡风俗恶劣。

②**难与言**　互乡之人多自以为是，难与之交谈。

③**惑**　疑惑。疑夫子不当见童子。

④**与**　赞许。

⑤**唯何甚**　又何必过分要求。甚，过分。

⑥**洁己**　修洁自己，即“洁身自好”的意思。

⑦**不保其往**　不追究其既往的行为。

析论

互乡的人难与交谈，并不代表他们无药可救，教育应该可以改变他们

的气质。互乡童子洁已以进，求见孔子，孔子的基本教育理念是有教无类，当然不究既往，予以接见。弟子们疑惑不解，孔子就告诉他们“恕道”，对人不能心存偏见，只要诚心向善学好，都应该给予鼓励和支持。俗语说：“英雄不问来路。”出身不理想的人，更应该下定决心向善学好，不被环境污染，不受陋俗羁绊，洁身自好，去除包袱，终有成功之日。

（四）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①]，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②]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③]斯为下矣！”（《季氏》第一六·九）

章旨

孔子言天赋资质不同，勉人力学为贵。

注释

①**生而知之者**　不学就知道的人，指特别聪明的上智者。

②**困**　有所不通。

③**民**　人。

析论

孔子依据天赋的高下，以及学习的勤惰，把世人分为四等：生而知之者，是第一等人。学而知之者，是次一等的人。困而学之者，是又次一等的人。还有困而不学的，那是最下等的人。

“天赋”属于先天的智力，“学习”属于后天的努力。凡一事一物，都有它的道理，有人天资聪敏，对种种事物一看便知其道理，好像天生就知道似的，这是最聪明的上等人。其次是对种种事物，不能一见便知，但能主动学习，探求道理，然后明白事理，这是第二等人。再其次遇到了困难不通时候，才去学习，一样能明白事物的道理，这是第三等人。最差的是遇到困难不通，仍不肯去学习，沦为一个不明事理的人。

孔子曾说："唯上知（音 zhì）与下愚不移。"（《阳货》篇第二章）《中庸》也曾说："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第二〇章）所以先天的智愚，虽无法改变，但知识能力却可以用后天的努力来弥补，俗语说："勤能补拙。"就是这个道理。孔子把人分成四等，主要用意是在勉人努力向学。

（五）

子曰："中人[①]以上，可以语上[②]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第六·一九）

章旨

孔子明示教导人应随其资质高下而告语之。

注释

①**中人**　资质中等的人。

②**语上**　告诉他较高深的道理。语，音 yù，告诉。

析论

人的资质禀赋不能平齐，孔子把这资质大略分为上、中、下三等，这三等人既然资质不同，教育的方法自然要有不同。这种因资质不同而给予不同的教育，叫作因材施教。

人的资质既分为三等，上等的是上智，下等的是下愚；这两等的属于少数人，一般人皆属于中等。孔子说具有中等以上资质的人，可以告诉他上等的道理，这说明了孔子认为中等以上的人都可以理解较高深的道理，而中等以下的人，不能告诉他高深的道理，这原因有二：

一、**无力理解**。告诉中等以下的人高深道理，实际上无力理解，枉费心力。

二、**容易产生误解**。因为智力不及，对于高深道理可能产生误解，以

致实践的方向错误，与其让对方产生误解，还不如不告诉他。

资质与成就有关联而不相等，中等以上的人，可以了解较高深的道理，但是能不能有所成就，就要靠个人的努力了。

（六）

子曰。“不愤[①]不启[②]；不悱[③]不发[④]；举一隅[⑤]，不以三隅反[⑥]；则不复[⑦]也。”（《述而》第七·八）

章旨

孔子自述诲人之法，要因势利导，注重启发。

注释

①**愤**　愤懑，心求通而未得。

②**启**　开导。指开导他使能通达。

③**悱**　音 fěi，口欲言而未能。

④**发**　引发。指引发其言辞使能表达。

⑤**隅**　音 yú，角。

⑥**反**　回应。

⑦**复**　再。指再告诉他。

析论

人们思考一个问题，或研究一门学问，如果想不出答案，或研究不出它的道理的时候，就是“心求通而未得”，这时心里难免着急，愤愤然，这就是“愤”。孔子教人，很懂得学习心理，当学生想学习而不能得到答案，心中愤懑着急的时候，适时给予开导启示，这是最好的教育方法。《论语》中，有很多师生问答的文字，学生问问题，正是他“心求通而未得”的时候，老师所给予的回答，正是“启”，如果不是这种教育方法，形成不愤而启，不悱而发，那岂不是灌输式、填鸭式的教育？这种教育，

效果当然差很多。

不悱不发的道理，和不愤不启的道理相同，只是“不愤不启”指心，“不悱不发”指口，当学生们有话想说而不知如何表达的时候，孔子适时的给予引导——发，这种随机的教学自然效果倍彰。

至于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是指学生学习时不去思考，以致不能触类旁通。譬如方形之物有四角，举其一角，当可联想到其他三角，如果不能想到，就表示他没有学习此类题材的能力，孔子就不再教他这类题材。孟子曾说：“欲其自得之。”（见《离娄》下）这“自得之”就是举一反三的教育；《礼记·学记》也说：“语之而不知，虽舍之可也。”正是“不复”的意义。

从这一章孔子的叙述，可以知道孔子教人注重启发。

（七）

颜渊喟然[①]叹曰：“仰之弥高[②]，钻之弥坚[③]，瞻之在前，忽焉在后[④]！夫子循循然[⑤]善诱人：博我以文[⑥]，约我以礼[⑦]，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⑧]，虽欲从之，末由也已[⑨]！”（《子罕》第九·一〇）

章旨

颜渊赞叹孔子学问博大道德精深。

注释

①喟然　赞叹貌。喟，音 kuì。

②仰之弥高　越仰望越觉高不可及。本句在赞叹夫子之道崇高伟大。之，代词，指孔子之道。弥，音 mí，愈，更加。

③钻之弥坚　越钻研越觉坚实难入。本句在赞叹夫子之道广博深厚。坚，坚实。

④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看起来在前面，忽然间又好像在后面。本句在

赞叹夫子之道精微莫测。瞻，视。忽焉，忽然。

⑤循循然 有次序貌。

⑥博我以文 用文章典籍来增广我的学问。博我，使我博。文，指文章典籍。

⑦约我以礼 用礼仪法度来约束我的心志行为。

⑧卓尔 特立貌。

⑨末由也已 无法跟上啊！末，通“莫”。由，从。也已，助词。表感叹语气。

析论

我们从这一章颜渊对孔子的赞叹，可观察到孔子的教育方法和孔子的伟大。

“仰之弥高”在盛赞孔子之道的崇高。在山下看高山，愈仰愈高，看不到顶，在颜回心目中，孔子的道德就像摩天大楼一样看不到顶。

“钻之弥坚”在盛赞孔子之道的博大坚实。研究学问的人都知道，越钻研则道理越出，越钻研则道理越深，孔子的学问，颜渊要效法学习，却永远学不完，越钻研则越坚固不可钻。

“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在盛赞孔子之道精微莫测，无所不在。圣人之道，看起来平凡，其实是不平凡，看起来平淡，其实是不平淡，孔子拥有的就是圣人之道，因此颜渊瞻仰孔子，就觉得他的道无所不在，忽前忽后，忽左忽右了。

“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以下一段，在盛赞孔子教育方法的高妙。说孔子教育方法的高妙，正所以说孔子道德学问的博大精深。孔子教颜渊，不只教他知识，还教他礼节。现代知识普及，但是社会秩序反而比以前乱。多半的原因是出在有些知识分子不知约束自己，不能循规蹈矩。换句话说，这些人能博以文，而不能约以礼。从这儿就可以知道孔子教育内容的周延了。

颜渊自己说，他已经竭尽其才力去学习效法，但是孔子的道范，好像高高的立在那儿，想跟也跟不上。有一次鲁国大夫叔孙武叔说子贡贤于孔子，子贡就举例说，子贡的墙只有肩膀高，从墙外就可以看见墙内的美好，而孔子的墙却有好几丈高，如果找不到大门走进去，就看不到里面宗

庙之美，百官之富。（参见《子张》篇第二四章）子贡的赞美，就像颜渊说“虽欲从之，末由也已”一样，都是弟子们的感受和心声。

（八）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①]也！有鄙夫[②]问于我，空空如[③]也，我叩[④]其两端[⑤]而竭[⑥]焉。”（《子罕》第九·七）

章旨

孔子自谦无知，但能竭诚教人。

注释

①无知　孔子自谦无知。知，指知识。

②鄙夫　指乡下人。

③空空如　诚恳的样子。空空，犹悾悾。如，犹“然”，助词。

④叩　问。

⑤两端　犹言两头，像本末、始终、上下、内外、精粗皆属之。

⑥竭　尽。指详告。

析论

知识贵在活用，但是我们生活上的事事物物，却是变化多端的。如何把学来的知识应用到真实人生中，找出正确的思考方向和行动原则，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

我们面对生活上种种问题，不必预先存有成见，但要就问题的正反两端以及处理的利弊，做冷静客观的思考，再决定因应之道。当你不预存成见时，似乎是无知，但当你就事物两端反省思考时，你的所思所为就能中规中矩。孔子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他遇事能处理得很恰当，教人时也能令人满意。

《论语》记载“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篇第

四章）说明孔子不凭空揣测，不绝对肯定，不固执拘泥，不自以为是，这是真知的人。凡是有真知的人，都会觉得自己无知。俗话说："半罐水响叮当，满罐水不响。"知识到了满罐，就没有主观，心中宁静，不自觉自己有知。孔子如此，西哲苏格拉底也是如此。苏格拉底说："你们把我看成有学问的人，真笑话，我什么都不懂。"这种自谦无知的态度，是学问涵养很高的境界。

（九）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第二·一七）

章旨

孔子教子路什么是真知。

注释

①**诲女知之乎**　教导你求真知的道理吧！女，音 rǔ，通汝，代词。

析论

"实事求是"是一种良好的生活行为。子路只比孔子小九岁，孔子在二十四岁时开始收徒教学，那时子路已入门。子路是个个性率直的男儿，比较容易好勇斗狠，爱出风头，或口气狂大，孔子就以这段言辞教诲他。孔子说："对于知道的事，才说知道，不知道的事，就说不知道，这样才是真正的知道啊！"《论语》记载"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同又）闻。"（《公冶长》篇第一四章）后来在孔门中成为十哲之一，名列政事科，想来孔子这段话对他一生的行事有很大帮助。

（十）

冉求曰："非不说[①]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②]；今女画[③]。"（《雍也》第六·一一）

章旨

孔子责冉求自限不前。

注释

①**说**　喜悦，今作"悦"。

②**中道而废**　半途放弃。

③**画**　指画地为界，停止不前。

析论

求学或做事的过程有时是辛苦的，要付出精神劳力，还要靠坚定的心志才能持续下去，直到学有所得或事情做完，才会感到真正的快乐。如果心志不坚定，容易松懈荒怠，所学所事就不能竟其全功。冉求跟孔子学习，对孔子传授的道理虽然心仪，但是心志不够坚定、毅力不能坚持，就说"力不足"，企图来原谅自己，为自己找到不想学的借口。孔子斩钉截铁地告诫冉求说，力不足，半途而废，这还情有可原，其实你并不是力不足，而是心意不坚，无心力行，就等于画地自限，不想再前进了。

求学过程中，难免有意志较薄弱的时候，当我们面临这种情况，就要多想想孔子告诫冉求的这一番话，画地自限的人，永无成功之日，只有勇往直前的人，才能成功。

（十一）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①]何述[②]焉？"

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③，百物生焉④，天何言哉！"（《阳货》第一七·一九）

章旨

孔子示门人身教重于言教，如天理流行，不待言而昭著。

注释

①**小子**　弟子自称。子，音 zǐ。

②**述**　遵行。

③**四时行焉**　指春、夏、秋、冬时令之运行。

④**百物生焉**　万物自然生长。

析论

宇宙天体的运行，像春去夏来，夏去秋来，日夜循环，风雨阴晴都是默默而有规则的运行，孔子体会到天道的伟大，却是无声无息，因此人道的充实，也须靠身体的实践与力行，而不是言语的表达而已。因此孔子发出"予欲无言"之叹。子贡以为孔子若不言，则学生不能遵行，孔子就以天理流行，无声无息教诲子贡。

言教是教育的手段之一，但身教的效果远大于言教。孔子与弟子朝夕相处，孔子所言，弟子们固然聆听而有所得，但孔子言之而能行，弟子的感受一定非常深刻，因此孔子以身教教学生，又何须多言？

（十二）

孺悲①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②。将命者③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④。（《阳货》第一七·二〇）

章旨

记孔子以不教为教，期使孺悲深自反省。

注释

①孺悲　鲁人，曾跟孔子学习丧礼。

②辞以疾　以有病为由，推辞不接见。

③将命者　传话的人。

④使之闻之　使孺悲听到歌声，知道孔子不是生病。上“之”指孺悲，下“之”指鼓瑟而歌之声。

析论

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按道理没有理由不接见孺悲。孔子推辞有病不见孺悲，传话的人刚走出门，孔子就取瑟而歌，故意让孺悲知道孔子是不见他而不是生病，这一定有原因在。朱熹《论语集注》说：“当是时，必有以得罪者，故辞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朱子认为这是因为孺悲得罪了孔子，孔子故意不见他，使他能自我反省。后人说，这是不言之教、不屑之教，目的是要受教者能深自警惕，其收效可能比言而教之更大。

（十三）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①]。择其善者[②]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第七·二一）

章旨

孔子言学无常师。

注释

①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三人同行，其中必有可做我老师的。朱熹《论语集注》云：“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恶，则我从其善而改其恶焉。是二人者皆我师也。”

②**善者**　长处。

析论

这里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师”，并不是教我、诲我的师，而是可资我效法或改正缺失的人。任何人都有优点，也都有缺点。优点看在我们眼里，我们就要立刻学习效法；缺点看在眼里，也要立刻反省改正。这样说来，有优点可以让我们学习效法，或者有缺点可以让我们反省改正的，都可说是我们的老师了。

孔子时代，卫国的大夫公孙朝问子贡：“孔子的学问是从哪里学来的?”子贡回答说：“周文王、武王之道，并没有失传，还散在人间。贤能的人记其大处，不贤的人记其末节，这些人都有一些文、武之道保存下来，我的老师何处不学？又怎么有固定的老师专门传授呢?”（参见《子张》篇第二二章）圣人无常师，正是圣人何处不学、何人不可学的结果。

既然圣人无常师，凡人亦无常师，只要三人行即有我师，则我师不必一定在学校，校外任何地方、任何人都可成为让我学习、或让我反省改正的老师，只要我们能虚心，何患德业不修呢?

（十四）

子曰：“视其所以[①]，观其所由[②]，察其所安[③]。人焉廋哉[④]？人焉廋哉?”（《为政》第二·一〇）

章旨

孔子教人观察人的方法。

注释

①**视其所以**　看他做的事。以，为，动词。朱熹《论语集注》：“以，为也。为善者为君子，为恶者为小人。”

②**观其所由**　细观他的动机。朱熹《论语集注》：“观比视为详矣。

由，从也。”

③察其所安　详察他内心是否安适快乐。朱熹《论语集注》：“察则又加详矣。安，所乐也。所由虽善，而心之所乐不在于是，则亦伪耳，岂能久而不变哉？”

④人焉廋哉　人善恶真伪哪里隐藏得住啊？焉，何。廋，音 sōu，隐匿。

析论

这一章是孔子叙说观人的方法，这方法有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先看一个人所做的事。如果一个人所作所为都是坏事，那么这个人不会是一个善人，这种人就不能结交，但如果他做了一件善事，未必马上可以肯定他是善人，还需另加观察。

第二个步骤是还要细看他做事的动机。有些人所做的事，表面看来是好的、善的，可是他是另有所求，别有目的，一旦所求及目的获得或达到，就露出原来面目，所以要细看他做事的动机。有时一个人所做的事是好事，而动机也纯正，但这件事只是偶然的行事，不是平常的行为，所以还要第三步骤来详察他。

第三个步骤是详察他是否内心安适快乐，如果他内心纯良，平常就乐于为善，那么经过前两个步骤所检视出的善事，就可以肯定是他平常所乐之事，那么这个人才是真正可以结交的人。

利用以上三个步骤来察看一个人，先看他所做的事，又看他做这事的动机，再看他所做的事是否平日所安，那么就能辨别出他的真伪与善恶。孔子认为利用这三个步骤观察人，人就无所遁其形了。

孔子曾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季氏》篇第四章）交到损友，会身败名裂，甚或赔上生命。要想结交益友，拒交损友，对于益友、损友的判断选择，就要好好利用孔子的观人术了。

问题与讨论

1. “有教无类”的大义是什么？

2. “困而学之”是什么样的人？在学习上应该有什么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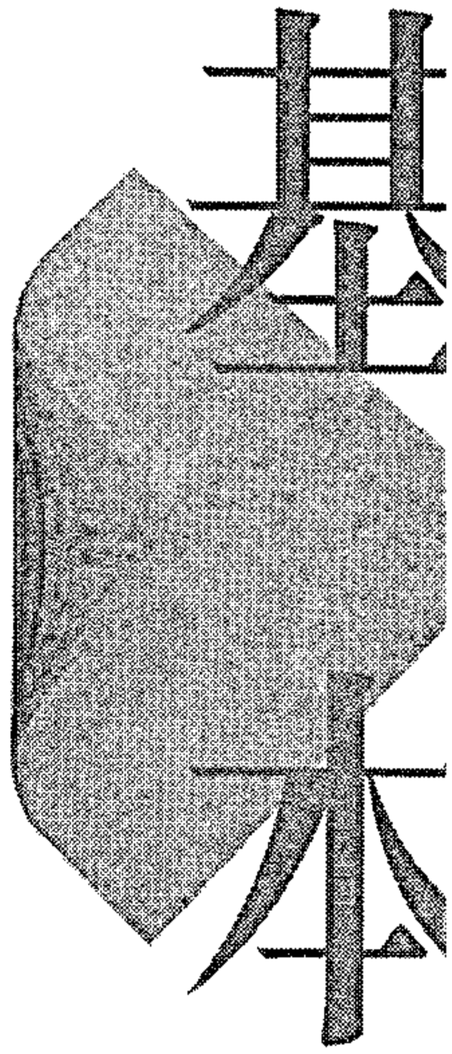
3.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是怎样的教育方式？

4. 《述而》篇“互乡难与言”章，代表孔子教育的何种精神？

5. 孔子不教孺悲也是教育吗？

6. 对于资质不同的人应该给予何种不同的教导？

基础教材



本单元共收五章，主旨在鼓励人学习要持之以恒，把握时光，只要肯学，就不怕没有成果。既学之后，要力求深入，沉潜涵养，久而久之，学问变成自己的，就会觉得乐在其中了。

（一）

子曰："知之[①]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②]者。"（《雍也》第六·一八）

章旨

孔子论学道用心的深浅。

注释

①之　指道。

②乐之　学道有所得而乐之。

析论

为学问道，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如果只是知道，学问是学问，我是我，那么学问跟我仍然是两回事，这就表示所学仍停留在皮毛的层次。等到所学渐深，对所学的东西越来越了解，就会开始喜欢它了，这就比"知之"要高了。等到所知更深，对所学醉心，沉浸其中觉得悦乐，这又比"好之"更高了。

朱熹《论语集注》引尹氏说："知之，谓知学问有益者也。好之，谓欲好学之以为好者也。乐谓欢乐之也。"《朱子语类》也说："人之生便有此理，被物欲昏蔽，故知此理者少；好之者是知之已至分明，见此理可爱可求，故心诚好之；乐之者是好之已至，而此理已得之于己。凡天地万物之理皆具足于吾身，则乐莫大焉。"这两段解说把本章的重点在学问求道，说得非常明白，值得我们玩味。

（二）

子在川上[①]曰："逝者如斯夫[②]！不舍[③]昼夜。"（《子罕》第九·一六）

章旨

本章写孔子在川上叹惜时光流逝不停，而勉人自强不息。

注释

①**川上**　川旁。古人把在河水边都称作"上"。

②**夫**　句末语气词。

③**舍**　舍弃。

析论

时光流逝，永不停止。就像一条河水，不舍昼夜地流逝。人生天地之间，不过百年光阴，而生命之流也同样不舍昼夜地流逝，令人想到就会害怕——生怕我们一不努力，生命流逝了，却未能在学问道德上有什么收获。

西哲说："临流濯足，抽足复人，已非前水。"和孔子以川水比喻时光的说法完全相同。早期革命人士黄兴曾说："墨磨越短，人磨越老；尺璧勿竞，寸阴是宝。"这些先圣先贤是这么地珍惜时光，我们当然也不能蹉跎生命啊！

（三）

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①]，止，吾止也！譬如平[②]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子罕》第九·一八）

章旨

孔子勉人为学要自强不息，不可中道而废。

注释

①未成一篑　差一笼的土而不能成为一座山。篑，土笼。

②平　填平，作动词用。

析论

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看起来很笨，但是，愚公和精卫都有持之以恒的心，所以他们终有成功的一天。这就是“进，吾往也”。

唐玄宗即位之初，励精图治，缔造了非常良好的政绩，史称“开元之治”。但是到后期，他开始懈怠了，宠爱杨贵妃，政事被杨国忠、安禄山、高力士等人左右，终于在天宝十四载爆发了安禄山之乱，大唐国势从此走下坡，唐玄宗早年的勤政美名也因之化为乌有。这就是“止，吾止也”。

《战国策·秦策》：“行百里者半于九十。”明明已经走到九十里了，但是很多人却在这个时候放弃，那是多么可惜啊！一件事，只要能坚持到底，就能成功；如果半途而废，就是失败。因此本章旨在勉人为学行事一定要持之以恒，自强不息。

（四）

子曰：“苗[①]而不秀[②]者，有矣夫！秀而不实[③]者，有矣夫！”

（《子罕》第九·二一）

章旨

孔子感叹有人学而不至于成。

注释

①苗　植物始生。

②**秀**　植物开花。

③**实**　植物结果。

析论

王安石写过一篇《伤仲永》，叙述在他的江西家乡，有位天才儿童，叫作方仲永，他在幼年时就写得一手好诗文，他父亲于是带着他到处去表演，换取别人的一点赏金。方仲永因此到处奔波，失去了进一步雕琢的机会，等到他长大成人的时候，已经和一般平庸的人没什么不同了。这就是“苗而不秀”。

颜渊天资聪颖，又很努力进德修业，很得孔子的欣赏。他跟随孔子多年，学习有成，但是，没等到为世所用，他就病死了，这就是“秀而不实”。

人类社会“学而不至于成”的很多，一个人可以学而不好好学，这是受制于己，也是最要不得的。一个良材美质如果不能得到好的栽培，有再好的资质也没有用，这是受制于人，受制者应该力图上进，摆脱人为的限制。“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是天理；但是，有时候耕耘了也未必有收获，这是受制于天。人类在这种时候尤其不应该灰心丧志，怨天尤人，反而应该更加努力，以待下一次机会的到来。

（五）

子曰：“后生[①]可畏，焉[②]知来者[③]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④]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子罕》第九·二二）

章旨

孔子勉人当及时努力。

注释

①**后生**　年少后学之人。

②焉　通“安”，相当于口语的如何、怎么。

③来者　指后辈。来，将来、未来。

④闻　声名。

析论

植物的生长，有一定的时序，人类耕作时如果违反这个时序，则用力多而收获少。人类的学习也是一样，和年龄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一般而言，年纪越小，记忆力越好，所以很多记忆性的东西要在小时候学，学会之后，一辈子都忘不掉。这是播种、生长的阶段。等到二三十岁时，分析、归纳等能力慢慢地变强，而记忆力则慢慢地减弱。四五十岁时，各方面的知识、能力都已成熟，体力还算充沛，所以是开创志业、实现理想的黄金时期，应当要好好把握。这是茁壮、开花的阶段，这时如果不能有所成就，再来就很难发展了。四五十岁以后，虽然智慧日趋成熟，但是体力日趋衰弱，这是收成、享用的阶段，已经不可能再去耕耘了。

“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千古传为佳话。但这是鼓励少年失学的人的话。现代教育鼓励终身学习，所以有很多五六十岁上大学，七八十岁拿学位的佳话。这些理念都只是鼓励人“活到老，学到老；活到老，学不了”，永不要放弃学习！并不是要人在青年时候荒废学习，等到年纪大了才发愤学习的。

问题与讨论

1：为什么“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2. 何以“后生可畏”？

教材本

基本单元

论语卷·论诗

本单元共收三章，指出读《诗经》的用途，由兴、观、群、怨到事父、事君、多识草木鸟兽之名；向外推展开来，可以达政、可以专对。由此反映出孔子对读书的态度，重在经世致用，而不是关起门来做自了汉。《论语》一书，对《六经》提得最多的就是《诗经》，由此可以看得出孔子对《诗经》的重视。也可以看得出我们后世能成为“诗的民族”，确实是其来有自。

（一）

子曰："诵《诗》三百[①]，授之以政，不达[②]；使于四方[③]，不能专对[④]，虽多，亦奚以为[⑤]？"（《子路》第一三·五）

章旨

孔子指出诵《诗》的目的在经世致用。

注释

①**诗三百**　指《诗经》。《诗经》共有三百零五篇，举其成数，所以说《诗》三百。

②**不达**　不能通达政事。

③**使于四方**　出使各国。

④**专对**　由自己决定如何应对。

⑤**奚以为**　有何作用？

析论

《论语》上说："学而优则仕。"（《子张》一九·一三），因此先秦的教育大体是要训练学生投入政治。《诗经》是先秦的重要教材，当然也具备这种功能。

春秋时代，各国之间的使节来往非常讲究礼仪，语言表达尤其委婉有致。有时候，很多话不明说，而用赋诗来表示。好的外交官可以在《诗经》中引出最适合自己所要的句子，成功地完成上级所交付的任务。

根据《左传》鲁襄公八年，晋国的范宣子到鲁国来聘问，并且要把晋国将攻打郑国的讯息告知鲁国。鲁襄公宴请范宣子，范宣子赋了《摽有梅》，鲁国就知道晋国希望鲁国一同出兵，鲁国于是由季武子赋《角弓》这首诗，范宣子立即知道鲁国要表达的是希望鲁、晋两国像兄弟一样。范

宣子和季武子都能“闻弦歌而知雅意”，这便是使于四方而能专对的例子。

相反地，鲁襄公二十七年，齐国的庆封出使到鲁国，鲁国的叔孙豹赋了《诗经》的《相鼠》篇，庆封居然不知道叔孙豹是在讽刺他，成为外交史上的一个笑话，为人所不齿。

（二）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①]、可以观[②]、可以群[③]、可以怨[④]，迩[⑤]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第一七·九）

章旨

孔子指点弟子学《诗》的功用。

注释

①兴　引发内在的感受，以奋发心志。

②观　观风俗盛衰，以考见施政的得失。

③群　群居和乐，以养成合群的习性。朱熹《论语集注》：“群，和而不流。”与人和乐相处，而不同流合污。

④怨　讽刺政治，以宣泄心中的怨而不怒之情。

⑤迩　音 ěr，近。

析论

《诗经》是百代文学之祖，表现手法比较多样。借着它的音乐性和文学性，很容易地牵动读者的情感，使人奋发，这就是“兴”。由于《诗经》中有来自各地的诗歌，因此可以反映出各地的民情风俗、施政得失，这就是“观”。《诗经》中有很多人伦的描写，使人体会到合群的重要，这就是“群”。《诗经》中有很多反映民间疾苦、基层心声的诗，读了这些诗，可以让人心中的悲怨得到宣泄，这就是“怨”。从《诗经》中所叙述的亲子

关系，我们可以学会如何奉养父母；由《诗经》中所叙述的君臣关系，我们可以学会怎样服事君上。《诗经》中又有很多草木鸟兽的名称，可以让我们学习。

由孔子所叙述《诗经》的功能，我们可以知道儒家是以什么尺度来看《诗经》的。我们也可以同意，这样认识《诗经》，《诗经》的功能确实既深邃又博大。

（三）

陈亢问于伯鱼[①]曰："子亦有异闻[②]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③]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季氏》第一六·一三）

章旨

本章记孔子勉人学《诗》、《礼》，虽对其子亦无所偏私。

注释

①**伯鱼**　孔子之子，名鲤，字伯鱼。

②**异闻**　不一样的教诲听闻。

③**趋**　小跑步。依照古礼，臣子到国君跟前或从旁经过，子女到父母跟前或从旁经过，都要趋，表示恭敬。

析论

孔门《六经》之中，《乐经》姑且不论，其他五经中，和日常生活关系最密切的是《诗》和《礼》。人活在世间，离不开言和行，《诗》教人如何言，《礼》教人如何行。《诗》中有很多优美的修辞，温厚的情感，让

人听了心灵感动，所以学《诗》可以使人言语委婉动人，性情温柔敦厚，这就达到言的要求了。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中庸》），都是教人进退应对，揖让周旋的，所以学《礼》可以使人进退适当，应对合宜，这就达到行的要求了。

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并不是说不学《诗》就不能讲话，而是讲得不漂亮、不得体。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也不是说不学《礼》就无法立身，而是立得不适切、不得体。学习《诗》和《礼》，可以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多一些缓冲，多一些祥和。现代社会受到商业文化的污染，有些人言语粗暴，行事蛮横，所以容易产生利害冲突，造成社会不安。

陈亢问伯鱼，从伯鱼的回答之中知道君子对自己的子女并没有特别的私心。这种"君子远其子"的不偏私行为，正展现出圣人对人一视同仁的伟大胸襟。孔子之所以被尊为"万世师表"，为后代教师者的典范，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问题与讨论

1. 请选一首你读过的诗，并抒发读后的感怀。

2. 孔子对伯鱼"学《诗》"、"学《礼》"这一类的谈话，后人称之为庭训，请举一、两则对你影响较深的庭训。（出自父母、祖父母，或家族中其他长辈都可以。）

附录一

论语概说

论语释名

“论语”名称，各家说法不一：

（1）班固《汉书·艺文志》云：“《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2）刘熙《释名·释典艺》云：“《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言也。”

（3）何晏《论语集解·序》邢昺《疏》云：“论者，纶也、轮也、理也、次也、撰也。以此书可以经纶世务，故曰纶也；圆转无穷，故曰轮也；蕴含万理，故曰理也；篇章有序，故曰次也；群贤集定，故曰撰也。郑玄《周礼》注云：‘答述曰语。’以此书所载皆仲尼应答弟子及时人之辞，故曰‘语’。而在‘论’下者，必经论撰然后载之，以示非妄缪也。”

根据班固说法，所谓“论语”，是论纂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之语。而刘熙与邢昺则是从《论语》一书的内容，以及其功能与价值来说明《论语》的名称。按班固的说法，“论语”的“论”字，应是“论纂”的意思。当音“lùn”。然而，世人多读“论”为“lún”，这是受到刘熙与邢昺的影响，以为“论”字既有伦理、经纶、轮转之义，然则读“lún”，适足以呈现“论语”教化人伦、经纶世务之价值。

近人陈大齐先生直接自《论语》书中，寻绎“论”和“语”字的用法，然后归纳出“论语”二字的真正含义。其结论是：“《论语》所载，以孔子言论为主。而孔子语论可大别为二类：一为与人问答讨论；二为未经人问而自动告人。前一类正是论，后一类正是语。故书名《论语》者，意即孔子的论与语，用以显示全书的主要内容。”（《孔子学说》首章）

此数说之中，以班固《汉志》之说或可得其实，近人陈大齐之说，亦可供参考，至于刘熙、邢昺所说，大多穿凿。

论语纂辑

《论语》之纂辑，历来说法亦不一致。

（1）何晏《论语集解序》引刘向云："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

班固《汉书·艺文志》谓《论语》为孔子门人所纂辑（见前引）。

赵岐《孟子题解》云："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

此数家之说，皆以《论语》为孔子弟子所纂辑。

（2）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引郑玄谓《论语》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定。"

《论语崇爵谶》则谓《论语》是："子夏六十四人共撰。"此则明指《论语》纂辑者的姓名。

（3）皇侃《论语义疏》云："《论语》者，孔子殁后，七十弟子之门人共所撰录也。"

皇侃说法，必有所见，可惜没有详细说明。

柳宗元《论语辨》云："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且是书载弟子必以字，独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号之也……今所记独曾子最后死，余是以知之。盖乐正子春、子思之徒与为之尔。"

柳氏根据《论语》记孔子弟子都称"字"而不称"子"，独曾子、有子称"子"，而且《论语》书中记有曾子之死，而曾子又是最后死，因而断定是曾子、有子的弟子所纂辑。此说颇有见地。虽然《论语》究竟是否真如柳氏所言为曾子弟子所编定，还难断言；不过能断其非出于孔子门人之手，则是极具卓识。

论语成书时代

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论语》记曾子之殁，吴起尝师事曾子，则曾子殁于战国初年；而《论语》成于战国之时，明矣。"

近人屈万里先生《古籍导读经书解题》云："《礼记·檀弓》篇，子

夏居西河教授时，曾子尚在。时子夏六十三岁（据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曾子小子夏二岁，时为六十有一。孔子殁时，曾子方二十七岁。而《论语》记曾子临终之事。是知《论语》之编成，至早亦当在孔子殁后三十余年。且就‘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之语证之：孟敬子名捷，为孟武伯之子。孟武伯当鲁哀公二十七年（孔子殁后十一年）犹在（见哀公二十七年《左传》）；则其子之卒，当更远在其后。而《论语》已称敬子之谥。然则章氏谓《论语》成于战国之时者，盖信而有征矣。”

章学诚根据《论语》记载曾子之没，而战国名将吴起曾经师事过曾子，于是断定《论语》一书成于战国。屈万里先生则根据《礼记·檀弓》记载子夏居西河教授时，曾子尚在。推算曾子当时年龄六十一岁，已是孔子殁后三十余年。再从孟敬子探问曾子之疾一事，以及《论语》已称敬子之谥印证，亦断《论语》的成书当在战国初年，而认为章学诚之说信而有征。

《论语》一书，乃纂辑孔子弟子所记孔子之言行，及再传弟子所记孔子，或孔子弟子等之言行。其成书时间，虽约在战国初年，然其中也有极少数篇章为后人所附益。如：《阳货》篇：“公山弗扰以费畔”章，同篇“佛肸召，子欲往”章，崔述《洙泗考信录》皆考辨其为必无之事，极为精审，应可确信。

至于崔书又云：“窃意此（末）五篇者，旨后人之所续入，如《春秋》之有续经者然；如《孟子》之有外篇者然；如《考工记》补《周官》者然。”虽未必定论，然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亦云：“《论语》为孔门相传宝典，大致可信，然其中未尝无一部分经后人附益窜乱。末五篇《季氏》、《阳货》、《微子》、《子张》、《尧曰》，皆有可疑之点。此末五篇中，最少应有一部分为战国末年人所窜乱。”则《论语》书中，间有后人所附益之篇章则可知矣。

汉代论语传本

《汉书·艺文志》著录《论语》传本有三：（1）古《论语》二十一篇；（2）齐《论语》二十二篇；（3）鲁《论语》二十篇。

古《论语》是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于壁中所得。据何晏《论语集解序》，古《论语》二十一篇，是将《尧曰》下章《子张问》分出来

成为一篇，而有两《子张》篇。其篇次也不与齐《论》、鲁《论》相同。因为写的是古字，所以称为古《论语》。

齐《论语》是齐国传本，比鲁《论语》多出《问王》、《知道》两篇。其余二十篇中，章句也比鲁《论语》多。

鲁《论语》是鲁国传本，与古《论语》相比，除了《尧曰》仍是一篇外，其余大致相似。

除了以上三种传本外，西汉晚年有张禹所定之本。张禹本习鲁《论》，后又讲齐《论》。于是将鲁《论》与齐《论》合而考之，删其繁惑，除去《问王》、《知道》两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曰“张侯《论》”。

自从张禹混合本之《论语》出，东汉学者大都采用，包咸、周氏并为章句。东汉末，郑玄再就张禹、包咸、周氏之章句，校以齐《论》、古《论》，并为之注释。今行之《论语》读本，当是郑玄注本演变而来。

论语之篇名与内容

《论语》之篇名，据章学诚《文史通义·繁称篇》云：“古人著书，往往不标篇名；后人较雠，即以篇首字句为名。”《论语》二十篇，正以每篇篇首字句名篇。各篇篇名并无特殊意义。如首篇“学而”，即取篇首字句“学而时习之”之“学而”二字为名篇。次篇“为政”，即取篇首“为政以德”之“为政”为名篇等是。

至于《论语》之内容，依据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之分类，有：

（一）关于个人人格修养之教训。

（二）关于社会伦理之教训。

（三）政治谈。

（四）哲理谈。

（五）对于门弟子及时人因人施教的问答。

（六）对于门弟子及古人时人之批评。

（七）自述语。

（八）孔子日常行事及门人诵美孔子之语。

前所列第（一）、（二）项，约占全书三分之二；其余六项，约合占三分之一。第一项人格修养之教训，殆全部有历久不磨的价值。第四项之哲

理谈，虽着语不多，而皆渊渊入微。第二项之社会伦理，第三项之政治谈，其中一部分对当时阶级组织之社会立言，或不尽适于今日之用，然其根本精神，固自有俟诸百世而不惑者。第五项因人施教之言，则在学者各自审其个性之所近所偏而借以自鉴。第六项对人的批评，读之可以见孔子理想人格之一斑。第七项孔子自述语及第八项别人对于孔子之观察批评，读之可以从各方面看出孔子之全人格。

梁氏的分类与叙述，不仅将《论语》一书之内容全面呈现，而且《论语》一书之价值也剖析得极为清楚，使读者对于《论语》有一概略的认识。

附录二

孔子传略及其教育学说

孔子之家世

孔子是殷代后裔。周成王时，封殷之宗室微子启于宋（今河南商丘县），以奉殷祀，是为宋开国之君主。五传至弗父何，何本宋闵公长子，应继世而为宋国之君，但是却让国与其弟厉公。又四传至正考父，先后辅佐戴公、武公、宣公，位至上卿。其子孔父嘉，别为公族，以孔为姓。孔子之所以姓孔，实由孔父嘉始。后孔父嘉因与太宰华督不和，遂为华督所杀。再三传而至防叔，因避华氏之祸，乃由宋奔鲁，为防邑（山东费县东北）大夫，孔氏于是世为鲁人。

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由防迁邾（今山东曲阜县东南），为邾邑大夫，是即孔子之父。叔梁纥先娶施氏，连举九女而无子；其妾生孟皮，有脚气病，不良于行。叔梁纥老而无妻，遂又求婚于颜氏之女征在。结婚之后，颜氏以夫年已高，恐难生育，乃祈祷于尼丘山，而生孔子，所以孔子名丘，字仲尼。

孔子之诞辰

孔子之诞辰，据《公羊传》记载为鲁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日。《谷梁传》记为同年十月之后庚子日。惟《世本》则记为鲁襄公二十二年十月庚子日。前二说经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已故教授程发轫先生用各种历法推算，发现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无庚子日，是则《公羊》之说已不可靠。《谷梁传》只有庚子日而未系月，惟经文有“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以历法推之，九、十两月频见日食，不合天象。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之日食，可能是襄公二十六年十月庚辰朔之日食，错简于此。而九月亦无庚子日，然则《谷梁》之说，亦不合于历数，最后只有《世本》之说可以取信。《世本》载：“襄公二十二年十月庚子

孔子生。”经程教授以历推之，庚子为周正十月二十七日，即夏正八月二十七日，核算为公历九月二十八日。

孔子青少年时期

孔子三岁丧父，生平得力于母教。儿时游戏，常陈俎豆，设礼容，故在少年时，即以“知礼”著称于乡党。十九岁娶丌官氏（汉《礼器碑》作“幵官氏”）女，逾年生伯鱼。当伯鱼生日，鲁昭公以鲤鱼赐孔子，为纪念国君之荣赐，于是名其子曰鲤，字伯鱼。孔子此时家境贫穷，曾经充任委吏、乘田等小吏。二十四岁，遭母丧，乃与父墓合葬于防。当时有门人来助葬，所以得知母在之日，孔子曾经设教于阙里。

孔子之仕鲁

先是鲁国政权旁落，由孟孙、叔孙、季孙执政，而季氏最为专权。定公五年，季平子死，其子桓子当国，大权操在陪臣阳虎之手，阳虎藐视幼主，反对桓子。定公八年，阳虎将享季氏于蒲泽（曲阜县东门外），欲执而杀之。季桓子诈走孟氏家，得免于难。从此鲁国君臣知政在陪臣，必伏萧墙之祸。定公九年，孔子为中都宰，主张一切名位器物，应立制度，不得陨越。行之一年，四方诸侯多来仿效。定公遂升孔子为司空，乃分别山林川泽原隰等五种土质性能，择定各种适宜之生物，从事培养，民皆称便。又转为司寇。定公十年，孔子相鲁君，会齐景公于夹谷（今山东莱芜县），在会场中，却莱夷之兵，反汶阳之田，齐人服其义。十二年冬，孔子言于定公：“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过制，请皆损之。”当时子路为季氏宰，倡言堕毁三都，于是季孙氏堕费（山东费县），叔孙氏堕郈（山东东平县），独孟孙氏不肯堕城。齐人正惧孔子为政必霸，乃馈女乐于鲁，季桓子接受，三日不朝，孔子遂离“父母之邦”，周游列国。

孔子之周游

先是孔子于昭公二十四年，得国君之助，远游各地，先到成周，以王都所在，得观时王之制。并访老聃、苌弘，明礼乐之渊源。自周返鲁，远

方弟子来学者日众。昭公二十五年，鲁有季氏之乱，孔子去鲁到齐，在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时齐国有“公弃其民，政归陈氏”之趋势，齐景公遂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善其言而不能用，于是回鲁国。定公十三年，再次出游，首适卫。卫灵公厚致粟禄，停留十个月，又离开卫国。南过匡邑（河北长垣县），因为匡人曾受阳虎之祸，而孔子又貌似阳虎，遂围孔子，五日乃解。是即《论语》所谓“子畏于匡”。由匡再返卫，居于大夫蘧伯玉之家。卫灵公夫人南子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悦。乃去卫往宋，宋司马桓魋欲害孔子，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由宋过郑至陈，居陈三年，陈闵公不能用，再往卫国。欲西往晋见赵简子，临河滨而止。仍回卫国，卫灵公问阵于孔子，孔子对曰：“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去卫，欲经陈蔡往游楚国，结果困于陈蔡，绝粮数日。哀公六年，楚昭王迎孔子至楚，阻于令尹子西，中途回车，再往卫国。卫灵公欲请孔子为政，孔子拟以“正名”为先。哀公十一年，孔子年六十八，季康子以币召孔子返鲁。明年伯鱼卒，孔子遂不出游，删诗书、定礼乐，终老于杏坛。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年七十三岁。（详见孔子周游列国表）

孔子周游列国表

周敬王二年 公元前 518 鲁昭公二十四年	孔子三十四岁。	得国君之助，远游各地，先到成周，观时王之制，并访老聃、苌弘。
周敬王三年 公元前 517 鲁昭公二十五年 齐景公三十一年	孔子三十五岁适齐后返鲁，不仕而教授，弟子益进。	鲁昭公欲诛季氏，三桓氏攻公，公出居郓。鲁乱，孔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
周敬王二十年 公元前 500 鲁定公十年 齐景公四十八年	孔子 五十二岁，其时为鲁司寇，鲁定公与齐会夹谷，孔子相，齐人来归汶阳田。	齐晏平仲卒。

续表

周敬王二十三年 公元前 497 鲁定公十三年 卫灵公三十八年	孔子五十五岁，不得志于鲁，春郊，膰肉不至，孔子去鲁适卫。	在卫停留十个月。
周敬王二十四年 公元前 496 鲁定公十四年 卫灵公三十九年	孔子五十六岁，去卫，南过匡邑，因貌似阳虎，遂被围。	由匡返卫，居蘧伯玉家，卫灵公夫人南子召孔子。
周敬王二十七年 公元前 493 鲁哀公二年 卫灵公四十二年	孔子五十九岁，去卫往宋。	世家，孔子以鲁定公卒之岁去卫，尚前二年，不可据。 宋司马桓魋欲害孔子。
周敬王二十八年 公元前 492 鲁哀公三年 宋景公二十五年 陈湣公十年	孔子六十岁，在陈。	
周敬王三十一年 公元前 489 鲁哀公六年 陈湣公十三年 楚昭王二十七年 卫出公四年	孔子六十三岁，自陈如蔡，被兵绝粮。在蔡见叶公。楚昭王迎孔子至楚，阻于令尹子西。	吴伐陈，楚救陈，孔子绝量在其时。
周敬王三十六年 公元前 484 鲁哀公十一年	孔子六十八岁，鲁人以币召孔子，孔子返鲁；孔子之去鲁，至是十四年矣。	

续表

周敬王三十七年 公历前 483 鲁哀公十二年	孔子六十九岁，伯鱼卒。 删诗书，定礼乐。	
周敬王四十一年 公历前 479 鲁哀公十六年	孔子七十三岁，夏四月己丑，孔子卒。	

孔子之为学

（1）学无常师

孔子学无常师，所以博学多能。《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昭公问少皞氏以鸟名官之缘由。孔子好学心切，往见郯子，问明官制，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史记》载孔子学琴于师襄子，得其数，得其志，得其人。后访乐于苌弘，弘誉为有圣人之表。因学琴访乐，故其后能语鲁太师以乐，能评论《韶》乐、《武》乐，能返鲁正乐，《雅颂》各得其所。《史记》又载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孔子所以问礼于老聃，因自周公制礼作乐，至孔子时已有六百余年，东周以后，时王制度，有损有益，不能不加研讨，是孔子所言者必西周之礼，故老子谓人骨已朽，独言在耳。《论语·述而》篇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改之。"是有一善之长，孔子必从而师事之。《子张》篇子贡对公孙朝曰："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因其无所不学，学无常师，故《子罕》篇载达巷党人赞美孔子曰："大哉孔子！"

（2）学而时习

《论语·学而》篇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平生最好学，《公冶长》篇孔子自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此为孔子自言其好学。惟有好学，才能解决一切疑难问题。故《阳货》篇云："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仁、知、信、直、勇、刚，皆为美德；愚、荡、贼、

绞、乱、狂，皆其不好学，观察体认不透辟，故有此偏蔽。孔子之天资，人视之为“天纵之圣”，惟孔子自认与人无别，《述而》篇孔子自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好古敏求，孜孜不倦，便是作圣之基，亦与“学而时习”之义相契合。

（3）学不躐等

学有程序，不可躐等，君子进德修业，亦必按部就班，故《论语·为政》篇孔子自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虽是孔子自谓，实亦指示学者，应循序渐进而不已。每逾十年，有一进境。十五入大学，受成人教育。三十而立，是意志坚定，卓立不移。四十而不惑，是物理透彻，了无滞碍。五十而知天命，是知道阴阳消长变化之理，而以“顺受”为是。六十而耳顺，是声入心通，不思而得之意。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是随心所欲不逾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之意。大抵五十以前是知的境界，六十以后是觉的境界；六十以前是见闻境界，七十以后，是超出见闻以外，进入无声无臭之境界。

（4）治学方法

孔子治学方法，约可归纳如下：

1. **学思并重**　《论语·为政》篇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是研习前人之知识经验，嘉言懿行；思是深入探究义理本源。学而思是将已得之资料，加以整理研究，使其有系统。思而学是将已发现之端倪，予以扩充验证，成为理则。两者相互为用，便能达到有文有物，条理分明。《卫灵公》篇又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与其胡思乱想，毫无所得，倒不如用心去学，还有益处。这正是孔子学思并重之治学方法。

2. **由博而约**　《论语·雍也》篇孔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子罕》篇颜子亦云：“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所谓文，指《诗书》六艺；博习六艺之文，则可扩大胸襟，放宽眼界。然后分类归纳，钩玄提要，约其旨归。是即孟子所谓“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由博而约，为古今治学方法之铁则。博而不约，如一叶扁舟，漂泊汪洋大海之中，将无着岸之处；约而不博，如斗筲之人，终日钻营于寸楮之中，将无以自拔。故博而能约，则无泛滥支离之失，而其博不失之

杂；约而能博，则无褊狭固滞之病，则其约不失之陋。如此能博大，又能精深，故由博而约，亦孔子治学之另一方法。

3. **温故知新**　《论语·为政》篇孔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温故是复习旧观念，知新是启悟新现象。从旧观念中寻绪扩展，触类旁通，便能发现新境界。一切智慧便由此出，为治学方法最重要的一环。温故而知新，实即今教育学所谓之"类化原则"。如子贡有"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的旧观念，一听到孔子"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之说，便领会出"切磋琢磨"之诗义。能温故而知新，则可肆应无方，层出不穷。《礼记·学记》云："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正是说明新旧观念，不能融会贯通，将无由启迪新知。所以孔子非常重视"温故知新"之治学方法。

4. **下学上达**　《论语·宪问》篇孔子曰："下学而上达。"所谓下学，指日用伦常之事；所谓上达，指中和位育之理。学者必须由日用伦常之事物入手，进而理会事事物物之理。易言之，就是从最切身、最经常接触、最容易做到之事物学起，从而体认出深层玄妙之事理。如由父子、兄弟、夫妇、君臣之伦，来体认仁义礼知之性。由喜、怒、哀、乐、爱、恶之情，来体认中和节制之道。如此学其事而通其理，上下才能贯彻。

5. **为学步骤**　《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此五个步骤有其连贯性，缺一不可。学要博大，才能广其见闻，明其得失。然载籍浩繁，详略不一，是非各异，不能无疑。如何析疑，则必多方寻问，是即所谓审问。审问之后，犹须慎思，思考答案是否正确，道理是否圆通，有无偏颇之处。从慎思中相互比较，明其是非，辨其真伪，尤于疑似之处，更应缜密辨明，以定其真是真非，是即所谓明辨。既得真是真非，则须切实力行。此为学五步骤，为治学方法中最紧要处。

6. **思维六术**　《大学》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止、定、静、安、虑、得，是思维之六术。止是抉择目标，定是身不游移，静是心不妄动，安是身心泰然，虑是思考周详，得是心会理得。前三者是由动而静，后三者是由静而动。由动而静，即孟子"求放心"之说；由静而动，即《易》所言"感而遂通"之说。自来讲思维术者，未有如《大学》之周详。

孔子之立教

（1）有教无类

孔子以前，是官师合一制度，教育大权，操之王官。非仕无从受书，非吏无从得师。至孔子时，乃打破王官制度，开私人讲学之风。《论语·述而》篇孔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所以凡来学者，不论家世，不问贵贱，不分智愚，皆列门墙，同样教化。所谓达巷党人、互乡童子、空空鄙夫、泛泛或人，以及时君世卿、太师封人，有时请见请问，孔子亦莫不竭知以告。故《卫灵公》篇云："有教无类。"教育万能，尤以变化气质，愚者可使之明，柔者可使之强，不善者日迁善而不自知。《述而》篇孔子曰："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此不咎既往，鼓励自新，乐取于人以为善之精神，实具有伟大教育家之风范。

（2）孔门学制

可分为二：

1. **能力分级**　依学者之造诣，分门人小子为一级，弟子为一级，升堂弟子、入室弟子为一级。讲堂有堂上堂下之分，升堂弟子是列席堂上，入室弟子是侍侧孔子两旁，有类助教。普通弟子则在堂下，堂下所不能容纳，则在大门左右，故曰门人。《论语·先进》篇孔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可见孔子门徒，有门人及升堂弟子之分。《学而》篇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可见弟子一级，注重孝悌亲仁，尚不汲汲于学文。《子张》篇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之何？"可见门人小子，所学是洒扫应对进退之礼节，连孝悌亲仁之本务，犹未讲习。亦进学能力分级、学不躐等之明证。《雍也》篇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2. **分科教育**　《论语·先进》篇孔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语言：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是孔子门中，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因材施教，分别深造。以《学而》篇弟子入则孝章为例，德行科

以孝悌为先，故首言“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言语科以信实为重，故次言“谨而信”。政事科以爱众亲仁为要，故次言“泛爱众而亲仁”。三种具有基础，则习文学，故又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3）教授方法

1. **启发式**　《论语·述而》篇孔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所谓“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解。意谓学者心求通而未得之际，老师即应趁机教学，使其豁然开朗。学者明于心而未能发于口之时，老师应助其发言，使其说得明白。未愤而启，则学不坚固；未悱而发，则言不会心。学之效果，自然不彰。此式教学法，完全以学者为中心，教师处于辅导地位，就学者自动自发情形，再予辅导，当能加深心得，必能收到更佳效果，故自古至今，此式教学法，犹为教育者所遵用。

2. **扣端式**　《论语·子罕》篇孔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扣其两端而竭焉。”所谓“扣”，就是反诘。因鄙夫力不能问，故设辞反诘，以发其意。盖凡事必有正反两面，孰是孰非，何去何从，不能无疑。必先行反诘疑点，使毕尽其辞，然后尽己所知以告之，达到问者求知之满足。是即所谓扣端式教学法。《子张》篇：“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之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一章，便是最好例子。子夏的门人，问子张交友之道。子张不直接回答题，而反诘以“子夏云何？”是即所谓“扣”。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是即透过“扣”来激发提问的人，使能毕尽其辞，以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后尽己所知，告以“异乎吾之所闻……”云云，是即所谓之“扣端法”。

3. **举隅式**　《论语·述而》篇孔子曰：“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举一个角说明，其他三个相同之角，以此类推，不再另作说明。此方式在教育学谓之“类化法”。即新旧观念联系，引起融化作用。类化法约可分为三：（1）同例类化，即举一隅，不以三隅反。（2）新旧类化，即前述之“温故而知新”。（3）举譬类化，即设辞譬喻，以明本意。如《颜渊》篇仲弓问仁。孔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以“见大

宾”类化出门，何等庄敬？以“承大祭”类化使民，何等慎重？可见孔子教学，随时举譬类化，以明本意。

4. **发展个性**　教育之目的，除发展学者之群性外，尤应发展学者之个性，培养其创造力，以使其在社会上能有特殊之贡献。《论语·为政》篇孔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此为孔子考察个性之方法。所以孔子对其弟子最为了解，如《先进》篇孔子评论弟子：“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又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又如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惟有对学生性情、天资及家庭背景，先有确实之了解，才能因材施教。是以孔子回答学生问仁、问孝等问题，其答案皆因人而异。如《先进》篇记子路问“闻斯行诸？”孔子回答：“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诸？”而冉有问：“闻斯行诸？”孔子回答：“闻斯行之。”同样问题，不同答案，因而引起公西华之疑惑。孔子乃告以：“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此即发展个性之最佳例证。

5. **注重兴趣**　学习兴趣，是引起学者学习之动力，增进其注意力，使其专心致志，努力不二。如《论语·述而》篇记载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兴趣可以使孔子听到《韶》乐以后，全神贯注，竟至数月之久连食肉皆不知其滋味。所以《雍也》篇中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能够如此，学习起来，自然便能孜孜不舍，无人而不自得。

（4）人格教育

《孟子·公孙丑》篇云：“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可见人格教育是孔子最为重视。孔子人格教育感召最深者，莫过于颜回。《论语·子罕》篇：“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颜回在孔门中最为好学，故赞叹孔子教学方法最为精妙。孔子人格教育最重要在于“学不厌、教不倦”。《述而》篇孔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孟子·公孙丑》篇亦云：“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子贡曰：‘学不厌，知也；教不倦，仁也。仁且知，夫子既圣矣。’”伟大的人格教育，有如春风化雨，行不言之教，而感人最深，亦即所谓潜移默化。《阳货》篇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盖法天而行，故能发挥人格教育，以弘教化。

附录三

本书孔子弟子名录

曾　子	姓曾，名参，字子舆。鲁国南武城（今山东费县西南九里）人。小孔子四十六岁。
颜　渊	姓颜，名回，字子渊。鲁国人。孔子弟子，小孔子三十岁。
仲　弓	姓冉，名雍，字仲弓。鲁国人。孔子弟子，小孔子二十九岁。
樊　迟	姓樊，名须，字子迟，鲁国人。孔子弟子，小孔子三十六岁。
子　张	姓颛孙，名师，字子张。孔子弟子，小孔子四十八岁。
司马牛	姓司马，名耕，字子牛。孔子弟子。
子　贡	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卫人。孔子弟子，小孔子三十一岁。
有　子	姓有，名若，鲁人。孔子弟子，小孔子三十三岁。
孟懿子	姓孟孙，名何忌，谥懿，孟僖子（仲孙貜）的儿子，鲁国大夫。
孟武伯	姓仲孙，名彘，谥武。孟懿子之子。
子　游	姓言，名偃，字子游。吴人。小孔子四十五岁。
子　夏	姓卜，名商，字子夏。卫国温邑人。孔子弟子，小孔子四十四岁。
季　路	姓仲，名由，字子路，一字季路。鲁人。

承续中断了的文化血脉（代后记）

王　丽

当2008年迎新的钟声即将响起之时，这套《国学基本教材》终于要在大陆问世了。

早在前几年，我就有个想法：站在现代的立场，将儒家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四书五经，请国内一流学者重新加以选辑注释，对象为中学以上文化读者。后来咨询了庞朴先生、童庆炳先生等几位师长，他们都认为此事很有意义，但做起来并不容易，首先是找不到有水平又愿意担当的学者，于是只好作罢。

去年五月，我为了写一篇有关民国时期及海峡两岸语文教育对比的文章，从厦门松柏中学的林采凤老师那里得知有这么一套书——台湾正中书局出版的高中《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即《国学基本教材》）。2005年，林采凤老师曾借鉴这套教材，在本校高一年级开设了“两岸语文教学比较”的选修课。开适时由于名额限制才30个学生。第一堂课上完后，学生非常喜欢听，并且认为“很有用”。第二堂课听课人数一下子增加到80多名，不少是从别的科跑过来的，普通教室坐不下，只好换到大的多媒体教室。

林采凤老师的大胆尝试使我对这套教材产生浓厚的兴趣。后来，她应我的要求将书寄到北京。我看了后，觉得这正是我心目中设想的适合中学生学习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读本。

这套教材初版于1999年，是依据1995年台湾“教育部”最新修订公布的《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编写的。自1967年始，台湾“教育部”便要求各中学开设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课程。因此，这套教材是在原来教材的基础上，前后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精心打磨、不断修订而成。教材内容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选读，供台湾高级中学三学年六学

期教学之用，为每一个国民中学学生在国语课上的必修，不但要逐章逐节背诵默写，还要举行考试。教材编辑目标为“陶铸中学生优雅之气质、高尚之品德、并启导人生意义，宏扬中华文化。”选辑内容之标准为“以能反映中华文化之精髓，培养伦理道德之观念，且具有时代意义者为考量。”

也许是因为我当过多年中学语文教师，近年来又参与了新课标高中语文教材的编写，故特别注意编者对经典的立场，尤其是从原著中延伸出来的思考讨论题。因为选编一套四书五经通俗读本并不难，市面上充斥的同类读物已经无数，但能够做到即忠实于原著，同时又能将传统与现代打通，以现代来激活经典的却很少见。

而这套《国学基本教材》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尤其是“析论”部分紧扣原著要义进行阐发。如第一册“论君子篇”共选了孔子 13 条言论。其中第 6 条为：“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篇》）。’”教材是这样向学生解释的：

一个人的内在和外表都很重要。内在等于本章讲的“质”，指学问、道德等而言；外表等于本章讲的“文”，指口才、仪态等而言。假如一个人学问很好，却拙于言辞，不会表达；或者说品德很好，却仪容不整，不够雅观，给人呆板、粗野的印象，这就是“质胜文”。反过来说，假如一个人的言词非常流利，却没有内容；或者说相貌堂堂，威仪过人，却品德低下，给人浮夸、虚假的印象，这就是“文胜质”。“质胜文”或“文胜质”，都有缺憾，因此，内在外表，朴实与文采要配合得当，才能成为表里一致、彬彬温雅的君子。

在此基础上，编者又进一步发挥说：

一个人的内在与外表，犹如一件器物的材质与外貌，材质好、外貌不好看，或者外貌好看、材质不好，人们不一定会很喜欢它，必须要二者兼美，才会得到人的喜爱，做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内在外表双美具备，才能称为彬彬君子。要特别注意的是，外表是指表现在外的语言能力、举止行为，不是指天生外表的美丑。

最后编者总结说：

一个人的内在与外表，又如一篇文章的内容与形式，内容指文章所表达的思想观念，而形式指文笔或书法，也必须二者兼美，才是好文章，要称为一个彬彬君子，又何尝不是如此！

这样的阐释堪称循循善诱，精当恰切，令人信服。

而每小节末的“问题与讨论”尤具特色，启发读者联系现代生活领悟原作精髓，生动活泼。如“君子与小人”一节是这样设计的：

1. 你是否有过义、利交战的心理经验？结果如何？

2. 想法、生活习惯与你差异很大的同学，你会如何与他相处？你会考虑自己来适应他吗？

3. 对于别人骄傲、骄纵的行为，你作何感想？自己是否也有过骄傲的心态举止？改正了吗？

综观全套教材，感觉编者确实严格依照“以能反映中华文化之精髓，培养伦理道德之观念，且具有时代意义者为考量。”的选辑标准。在解读上即尊重原著又联系现实，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无道德说教之嫌。联系学界近年来一直探讨的关于儒家文化如何完成现代转型的课题，这套台湾国学教材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回答和尝试，同时也是一个具体切实的实践范本。后来，我在自己的文章《语文丢失了什么》中对此套教材及台湾国文教育状况做了介绍。文章在2006年6月21日中国青年报刊出后，被各门户网站广泛转载，引起了众多读者的关注。

在引进此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师长与朋友的支持。首先是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他是研究中国哲学文化的大家。他以九二高龄，领导主持着中国最大规模的传统文化资料整理工程：107卷、总字数过亿的《中华大藏经》；镇馆之宝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出版；总计约7亿多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中华大典》。1996年，他主编了一套多达100册的《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包括考古、史地、思想、文化、教育、军事、经济、文艺、体育十个门类，面向大众普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毕

生致力于中国文化研究的学者，他十分关注儒家文化在现代的转型，并且也很关心传统文化教育在国民基础教育中的应有地位。

当我将书带去请他过目之后，他便认定这是一套好书，认为“严格忠实于原文，朴素、简要、有新意，深入浅出，是一套很适合青少年读者的好书。”他还认为，新加坡、台湾的传统文化传承之所以做得比我们好，原因就在于他们有这样的教科书。任继愈先生还多次表态：“如果找不到出版社来出，我愿意凑一份钱，我们自己来出。”

还有现任山东大学国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庞朴先生，虽然他人在山东，没有见到这套书，但听了我的详细介绍后，积极支持我的想法，多次跟我说：“这件事很值得做。我给你摇旗呐喊。”此外周围还有一些朋友，自始至终地充当我的参谋，给予我最无私的支持。

万事开头难，由于我对出版行业并不熟悉，走了很多弯路。在这里，我特别感谢正中书局海外企划部经理王才方先生，他以“君子”式的诚笃和信义，给我以信任和帮助。

直到今年六月间——距离我起意做这件事已一年的时候，转机出现了：我在《中华图书商报》——那期报纸有我对任继愈先生的访谈——看到一篇报道，其中提到兼事图书出版的批评家、诗人叶匡政先生，于是怀着试试看的心情找到他的联系方式。素不相识的我们对这套书有着出乎意外的共识。在得到他确定的答复之后，我立即通知台湾正中书局，双方很快达成了合作意向，使得这套国学教材终于在大陆有了归宿。教材版权引进后，征得正中书局同意，改名为《国学基本教材》，并以简体字版在大陆出版。

朱自清先生在他的《经典常谈》一书序言中说：“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的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郁达夫先生在《怀鲁迅》一文中说过一段话：“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同样，我们也可以说，有伟大经典而不知拥戴崇仰的民族，是没有出息的民族；对优秀民族传统文化采取虚无主义态度，无异于自毁根基。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无论政府还是民间，对传统文化的价值都逐渐开始有了共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一

个只有高 GDP 而不珍惜自己文化的民族是没有长久生命力的，也是很难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在此背景上，《国学基本教材》的出版有其特殊意义。这套教材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伦理价值观成功地转化为青少年人格养成和道德建构的资源。它在年轻一代心中种下精神的根，文化的根，并对台湾民众的整体文化素质和道德伦理价值观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点，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台湾地区已经得到充分的验证。

同时，还值得一提的是，2006 年 9 月，福建省高中新课程改革实验全面铺开。林采凤老师所在的厦门松柏中学被确定为福建省高中课改样本校。借此机会，林采凤老师组织她负责的《海峡两岸高中语文教学比较》课题组的老师，借鉴台湾正中书局的这套教材，编了一套《国学》系列校本教材，在高一年级开设，受到学生热烈欢迎。在课上，学生经常分成古代派和现代派进行辩论。如讲到“中国孝文化”中《论语》“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之句，“古代派”认为：孔子的观点是对的，尽孝应尽量留在父母的身边，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照顾他们；“现代派”则认为，好男儿志在四方，况且孔子也说过，“士而怀居，不足为士矣”。教师则加以引申：双方各有道理；只是这则“论语”的现代意义是告诫我们，不要动不动就离家出走；让父母担心、操心，这也是不孝啊！不料有个学生说：“老师啊，我们班上某某同学是他父母亲被他气得离家出走了！……”林采凤老师还让学生参照《论语》中论“士”的句子，归纳古代读书人的优秀品质：以天下为己任；将仁作为最高的理想，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等等。然后让学生说说他们的理想。没想到学生都说：考上大学，找份好工作，买套房子，娶个老婆生个儿子，如果再有一辆车子就更好了。林老师引导学生分析两者的区别及原因。像这样的讲课方式避免了僵硬的道德说教，令学生觉得受益匪浅。学生们还幽默地把林采凤老师称为“国学老师”。更可喜的是，经过一年来的学习和熏陶，高一年级的学生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变得明辨是非、温文尔雅了；校长不止一次在行政会上表扬这个年段的学生有礼貌，懂事、很少有打架斗殴的事。林采凤老师认为，是传统文化教会了学生怎样立身处世、做人做事。

最近，笔者在《凤凰周刊》总第 271 期上看到一篇题为《孔子在台

湾》的文章，其中也提到这套国学基本教材在台湾的影响和作用。作者这样评价：

因为历史的偶然与必然，台湾无可选择地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复兴基地，而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思想正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虽然无可避免要面对知识分子的质疑与批判，却从来未曾被破坏或者以“打倒孔家店”的名号连根拔起过，于是就像基督教故事已成为西方社会普同的文化背景和行为规范，孔子的道德思想、个人修养、处世方法、教育主张和政治理想等等，形塑了台湾社会的道德观、伦理观、家族主义以及对待自然（“天”）的态度，虽历经“全盘西化”和新科技的挑战，依然根深而蒂固，不易摇撼，也不被摇撼。

笔者相信，这样的评价应该是客观公允的，也是值得海峡这边的我们深思的。毛泽东当年曾经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周恩来总理也在 1970 年代一次接待外宾时说过：“你们看台湾地区，把中华文化保持得要比大陆的好。”而儒家文化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之所以历二千年而生生不息的根源所在。它所倡导的推己及人、反求诸己、诚信仁爱、躬行实践、重义轻利、自强不息和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等，是与人类普世价值相通的，是人类共同的精神文化遗产，因此，也是所有炎黄子孙都应该拥戴崇仰并身体力行的经典。在中华民族历经劫难，对新世纪的文化复兴充满期待的今天，我们没有理由对这样伟大丰厚的精神资源采取狭隘虚无的态度。

笔者在文革动乱中度过中小学时代，于“批林批孔”的大批判声中完成最初的语文教育。笔者至今记得初一作文课上为写不出批判“孔老二”文章时的着急、苦恼。直到笔者成人后，师范毕业自己做了语文教师，才慢慢习惯用“孔子”的称呼来替代原先心目中那个丑陋的、“丧家犬”般的“孔老二”形象。作为一个中国人，没有机会接受完整系统的传统文化经典教育，已成了笔者一生中无法弥补的缺憾。笔者读这套书，深深觉得这些两千年前的先贤先哲们是还活在我们身边的蔼然长者。他们富于个性，亲切幽默，平易宽和，乐于用自己的人生经验和智慧启迪我们，使我们变得更坦荡、更奋发、更仁爱、更勇毅、更有智慧，从而成为既有现代

人格又有中国心灵的名副其实的“君子”。

正如叶匡政先生所言：“一本书有它的命运。”今天，笔者终于看到了这套书的出版，也终于可以告慰所有在此过程中帮助过我的朋友和师长。从2005年初起意想编这样一套书，忙碌中三年一晃过去；随着“不舍昼夜”的时光之流，笔者又走过了一段精神历程。笔者愿意将这套书的出版看作是从海峡对岸引来的一根青枝、一泓清泉，以期为大陆语文教育注入新鲜养料和活力，以承续中断了的传统和血脉；同时也使大陆的读者能够一睹台湾中学经典教育的面貌。——当然，如果有一天，这套书能成为所有大陆高中学生语文课堂上的中国文化选修教材，笔者于愿足矣。

初稿于2007年霜降之日

改毕于冬至之日